



中國文藝協會發行

肅親王書畫



趣園主人藏

# 藝 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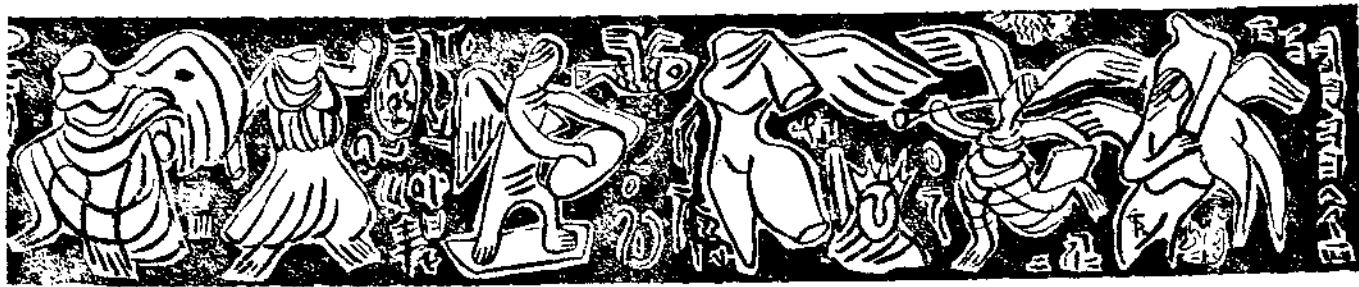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擁護國民政府還都  
歡送國民政府答禮使節團赴日



# 4

中國文藝協會發行



# 國藝月刊第四期

## 卷頭語

庚戌蒙難實錄序

雙荔園記

婁東書畫閣見錄自序

詞源箋釋序

舜若多齋詩草序

## 選文今

地學簡明

## 著專

陳可園先生年譜

姜白石歌曲旁注歌調譜字解釋

東坡龍馬硯考

## 證考

詩緒輯雅

雨花石子記

茶丘西屋金泥石屑

京市名勝古蹟最新調查表

游香山記

浙東之遊

東行散記

采風新錄

庚子西狩紀事詞

庚辰上巳禊集詩

## 詞詩

茶壽會續編

單雲閣詩話

單雲閣詩話	四三	汪兆銘	二
茶壽會續編	四〇	江古懷	三
庚辰上巳禊集詩	三八	汪曾武	三
庚子西狩紀事詞	三六	張應銘	四
采風新錄	三〇	陳能羣	四
東行散記	二七	汪志伊	五
浙東之遊	二五	張江裁	九
游香山記	二二	耐克	一一
京市名勝古蹟最新調查表	二〇	懷希	一三
茶丘西屋金泥石屑	一八	曹惺悵	一五
雨花石子記	一五	張次溪訂	一八
詩緒輯雅	一三	老寒	二〇
東坡龍馬硯考	一一	霖	二二
姜白石歌曲旁注歌調譜字解釋	一〇	趣	二四
陳可園先生年譜	九	王程箇	二五
地學簡明	八	重綠	二七
雙荔園記	七	什公等	三〇
婁東書畫閣見錄自序	六	鷓鴣	三六
詞源箋釋序	五	伯治等	三八
舜若多齋詩草序	四	黃賓虹等	四〇
庚戌蒙難實錄序	三	單雲	四三





# 乘筆

新書  
文學

脂井殘紅錄

燕歸來移野錄

讀書隨筆

記秋心女史

燕都史蹟風土叢編

國民政府赴日答禮使節羣象

從封面談到佛像(藝術)

狗

平民氣質的作家鄭燮他的作品風格和生平

給寶珍(書信)

由戀愛和結婚談到潘金蓮與西門慶

悲歡的分界線

咖啡館的一夕

蠻子營的故事

紅樓夢劇本及其演唱

好萊塢的重重黑幕

母親的悲劇

青春悲壯曲

(書評)曾國藩生平及事業評

「新詩」桃花

補白七篇

編者的話

插圖：佛像雕刻(封面)

蕭觀王書畫(二幅)

漢代瓦當

主一人體部份習作(二幅)

馬午汗水開情(十幅)

李穉穉書地因樓區

橘叟山水

許疑盒雙龍洞詩石刻

非洲黑人藝

後紫霞翁……………四九

演 肇……………五一

惆悵私憐室主……………五三

鳳 介……………五四

拜袁堂主人……………五五

花香育……………六二

馬 午……………六四

徒 微……………六六

依 衣……………六九

國 政……………七四

歷 子……………七五

依 衣……………七五

國 政……………七五

歷 子……………七五

依 衣……………七五

國 政……………七五

歷 子……………七五

依 衣……………七五

國 政……………七五

歷 子……………七五

依 衣……………七五

國 政……………七五

歷 子……………七五

依 衣……………七五

國 政……………七五

歷 子……………七五

依 衣……………七五

國 政……………七五

歷 子……………七五

依 衣……………七五

國 政……………七五

歷 子……………七五

依 衣……………七五



# 國藝月刊第一二三期要目

## 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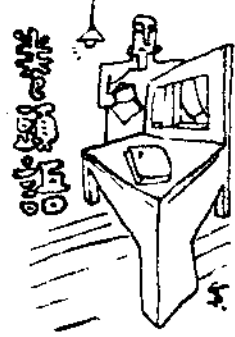
已卯上己酉園集詩序	梁鴻志
已卯重九集詩序	梁鴻志
重刻不去盧集跋(附汪公來書)	汪兆鏞
紫泥雪影	後紫霞翁
茶丘西屋金泥石屑	老寒
由蘇州的皋橋說到「舉眉齊案」	穿珠
蘇州等塔寺廢址訪查記	散客
雨花石子記	東生
八十年前之金陵風物	王程齋
寶巖塔發掘始末	老漢
吳淞江邊的往事	衛
于家	綠蒂
采風新錄	菲草
十國秋思圖題詞	衆異等
關中的民歌	靖陶等
單雲閣詩話	蔣學文
小河	單雲
流浪歸來	滄海生
珍寶和搜搜	王難
就職	失名
外人眼中之中國小說	彌美譯
絲文藝工作家的公開信	鳳介
電影的藝術價值	重綠
美人計(獨幕劇)	徐公美
美國影城中 的聖誕與新年	未名
吳蓬萊與徐東海	紅宮
中國文藝協會成立之日	胡椒室主
	重綠等

## 第二期

壁畫存影引言	李太疏
北平天橋志序	夏蔚如
天籟軒詞話後跋	陳耐充
歷史的文藝兩大派	徐凌霄
死與中國人	曹見微
文學與宗教(上)	淳
漫畫之認識及其藝術上的原理	徒子
禁閉室中	金諧
流浪歸來	王難
傷兵	郭夢麟
追念着的長沙	人
無春	子
采風新錄	蘇茵
單雲閣詩話	衆異等
壽巖專頁	單雲
閒話詩鐘	錢崇威等
愛源	耐充
五十年來昆曲盛衰記	綠蒂
舊劇的編演難	丁
古鏡漫談	馬二先生
紫泥雪影	東生
茶丘西屋金泥石屑	後紫霞翁
中國四大美人考	老寒
「哭廟」案及其他	楊火魂
藝林珍屑	牛谷
關新房	鼠堪
母與子	无悶室主
	美彌譯
	市橋一宏作

## 第三期

龍山却店樓題壁	江古懷
李翰芬提學鄂鄂隨筆序	王西神
七塔寺志序	葉恭綽
談文章的分野與派別就教於	專諸
徐凌霄君	
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的研究	紅
文學與宗教(續)	淳
歌德	衛
東行散記	重綠
燈下走筆	未名
夜	牛谷
滿洲文藝動態	衆綠
雙足的泣訴	獨生
黃家村之夜	醉休
馬午素描集	馬午
南京速寫	圭一
采風新錄	衆異等
爲社茶村生日作茶壽會專輯	黎士等
單雲閣詩話	單雲
幻夢的破滅(獨幕劇)	汪野綠
舊劇不可改也	馬二先生
好萊塢的重重黑幕	紅宮
東坡龍馬硯記	瞻麓齋主人
茶丘西屋金泥石屑(續)	老寒
燕都史蹟叢編	燕歸來主人
瞻園拜石記	後紫霞翁
讀書隨筆	惆悵私憐室主
藝林珍屑	鼠堪
命運的歧途	丹羽文雄作
	蕉峯譯



十年前漫遊西北，凡是古代遺留下來的陳迹，以及曾經被文人學士讚美或記載過的名勝，不論路程的遠近，和有沒有同伴，都一處一處的去訪問憑吊。那個時候，有一種感想，走了萬里路，最好胸中先預備了萬卷書，才可以互相印證，彼此感發！同時又回想少年讀書的窗下，常常盼望有一個游歷的機會，深恐老死只作了一個鄉曲之士。現在已是中年了，非但『學然後知不足』，並受了『做到老，學到老』的教訓。書是讀不完的，路也是走不完的，只要在這『讀書』『走路』的過程中，不要抹煞了一個『我』，便不算『自暴自棄』！

用文字或其他方式表現出來的歷史上的痕跡，我們有時感覺到技巧和功夫的欠缺或薄弱。但是一方面，名勝古蹟，也有不如書冊上寫得有聲有色的，甚至『名』而不『勝』，『古』而無『蹟』，又感到文藝人作品的偉大，有渲染到不朽的力量。

一種作品，好和不好是沒有絕對分野的，都從比較上得到的批判。無論屬於那一類的作品，作者的精神，都已交融在發表的作品上。我們這一冊『國藝』在文藝的立場上，已博得愛好文藝者的同情，此後更希望善意的批評，指導和協助。我們覺得每一個鉛字，每一條鉛線，都經過詳細的考慮和研究，每一篇文，每一首詩，和每一篇創作或翻譯，都是作者心血的結晶。但是，並不能算是滿足，永遠向前地努力與推進。



### 庚戌蒙難實錄序

汪兆銘

余於辛亥九月十六日出刑部獄。其時黨禁雖弛。而同人方各有所事。祕其行蹤。不能集獄門外相候。獨張君篁溪來迓。遂同至泰安棧。君為留日法政同學。歸國後供職法曹。平日與黨人無往來。至是毅然不以指目為嫌。盡其周旋之雅。故人風義。有足多者。自是二十餘年間。余為國民革命。碌碌奔走。君則殫精所學。沈潛自得。不惟不多把晤。即通訊亦不常有也。前數年余在南京。得君自北平來書。知於法學外。兼治國故。覃思所到。發前人所未發。而哲嗣次溪。復能稟承家學。發揮光大。並以暇日輯成庚戌三月間余入獄始末見示。余既喜故人無恙。且鯉庭新陰。鬱葱未艾。又振觸舊事。自以為國戮力三十餘年。而成效未見。災難且洊至。深以不獲早死為恨。故於次溪索序。遲遲未有以應也。頃次溪復以書來。並贈以所著燕都風土叢書。且語以將重纂庚戌紀事。比年以來。神州陸沈。生民邱墟。故都尤不勝荆棘銅駝之感。余方不自揣。欲以微力與海內有志之士。共挽此垂亡之局。事之濟否。誠未可知。猶憶辛亥出獄後。同學許有壬和余以詩。有不死何云幸。餘生亦大難之句。感慨係之。以次溪之勵志而篤學。纂述舊聞。盱衡時事之餘。其亦將有同感乎。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汪兆銘謹識。



### 雙荔園記

### 江古懷

唐開元寺東側有經院巷。巷中間有微徑。紆餘三折。以赴龍山。俗名彭家街。山椒有園一區。縱廣函可五六丈。屋如之。園若屋舊為彭氏有而未嘗有名也。園以內有荔支兩樹。皆百餘年前物。樹之左近。復有荔奴各一。年齡似稍弱。惡木亂草。駢織叢土。常人見之必唾且走。余以愛荔故受焉。先舉其門牆而新之。既而因樹開徑。劃兩荔而東西。命名曰雙荔園。蓋欲園與荔。荔與主人。無獨有偶而相得益彰也。西荔斜臥而驤首如龍。置風露亭其下。坐此亭可餐風吃露也。東荔參天而開張如翠緞。樹根置石桌石凳。夏日圍坐。雖赤日行天。如也。翳翳既去。豁然開朗。隙地補以花。肥以土。明年二三月則嫣紅姹紫。衆湊成春。六七月則賴虬孕卵。高懸滿樹欲然。七八月龍眼纍纍如貫珠。九月以後菊淡梅芳。應有盡有。四時佳興。於是乎不絕。閩都故多花。而限於地不能容。會東家牆有屋。略與園稱。更求而得之。立更其屋之強半。就中鑿一小池。池外緣周嵌崖石。間以梅花十數本。花開時照水逾生姿。池上架短橋。過橋位以花臺。可受十五六人。臺下有徑。徑以外有松竹梅一窠。歲寒主人時徘徊於幽徑之上。蓋儼然四友也。池北面起却店樓一間。做東南窗。塞西北戶。風則涼。日則暄。九仙山方山在南窗。石鼓山在東窗。烏石山偏於西。爲老荔遮蔽。然樓上重以露臺。更上一層。亦歷歷在目。西北諸山如之。樓左半翼兩屋。與老屋連。庭下有梨花藤花。開亦稱意。陳石遺老人題園詩。所謂二分花樹一分屋。樓臺亦不爭渠渠。洵足寫吾園之真矣。吾園昔深藏彭家街。南梗於官路。路之南更梗於民居。

其必購求南面衆屋。迺達經院巷。經營既久。終乃得十有一屋。而門巷始定。園之姿狀。亦庶幾乎適觀。夫荔支之於吾閩。固非稀生之樹也。不生於西禪寺范公祠半野軒。偏生於僻巷窮閭人跡罕到之地。舊主人視之又不甚愛惜。使湮沒於茶尊廢壤。誰能知者。自歸吾而後。歲歲養其根。疏其枝。因之實大而肉肥。同者者播之詩歌。僉謂古江家綠不是過。則荔之遇也。吾自有此雙荔。因以娛園林。博樓臺地館時花美竹之奉。因以樂妻孥因以求友朋於良辰美景一觴一詠之不暇。則吾之遇也。荔不自貴。惟主人能貴之。園惡乎名。惟主人之可名而後能名之。天下事類多如是也。因書。

### 雙東書畫聞見錄自序

### 汪曾武

自河圖洛書出。伏羲氏造書契。爲後世書畫權輿。三代周秦。代有聞人。炎漢班孟堅始志藝文。於是郡縣作志。必列藝術一門。凡善書畫技術者。詳著姓名爵里。生平事實。厥後文人鉅子。率皆專著成篇。如佩文齋書畫譜。廣搜博集。收儲石渠寶笈。他若名家書畫譜。嚴氏書畫記。涇河書畫舫。庚子書畫評。藝芳書畫錄。蝶隱園書畫雜綴。類此紀述。汗牛充棟。其書畫專集。如王氏書畫斷。庚元成論書論畫。古今法書苑。畫史會要之類。尤不可勝數也。吾邑人文淵藪。法書名畫。至太原秦常而集大成。康雍以降。名作如林。顧廚米舫。美不勝收。不佞本貫太倉。喜弄翰墨。不諳書畫。而嗜之甚深。爰集太倉舊新各志。凡邑之書畫名人。散見於各家著述者。薈萃成書。肇自胡元。迄乎國朝嘉慶新志。中闕者補之。略者詳之。得若干人。將其人之姓名官階事實著述。專長兼技。一一志之。題曰雙東書畫見聞錄。本好古

之心。寓表彰之志。並將道咸以後。苟非生存未見記載者。悉著於篇。流寓方外閩粵。各列一門。而以吾平陽氏為之殿。其乾嘉以上。雖有諸書考證。猶懼蒐探不廣。大雅君子。倘鑒搜輯之本心。勿笑其陋。勿譏其濫。糾正誤謬。是則不佞之厚幸也夫。丁卯花朝太倉汪會武識於燕京大乘巷寓廬。

### 詞源箋釋序

張應銘

閩縣陳君能羣與余年少時同師事瑞安陳介石先生。於經義治事之餘。君喜填詞。余乃學詩。相與晨夕。樂此不疲。三十年來。猶在心目。顧飢來驅人。一別如雨。比歲君歿樓邊白門。余則流離海上。聞聲相思。未圖良晤。而書疏往還。如嚙昔懼。韻語酬會。恍親聲歎。日君貽書。賸以舊作詞若干。閱。暨詞源箋釋上下卷。且屬為敘言。余自惟固陋。昔日同游陳門。不啻郭泰之拜仇香。讀茲鉅著。敢贊一辭。矧往時余所印舜若多齋詩草十卷。徒供覆瓿用耳。若取譬倚聲。慮貽譏大雅。然以君勲勳懇懇。一再郵促。重違雅意。安忍默爾而息。夫詞曰詩餘。至宋已臻極盛。張叔夏於是。有詞源之作。商榷音律。歸重雅正。然至清季始漸著聞。今君慨然為之箋釋。匪惟剖析精當。抑亦發揮光大。獨到之處。突過前人。乃知契闊以還。君於音律之學。蓋已登堂入室矣。於序。陳門弟子數以萬計。多材多藝。大不乏人。若遂於斯學者。舍君其誰屬邪。吾道不孤。喜心飄倒。詠歌聖歎。曷取贊言。若夫君所填之詞。不囿一格。音備衆長。既堪唱關。東鐵板。復足入女郎紅牙。至語其佳處。精妙高華。酷似姜白石。和雅渾厚。不減周美成。而意度超遠。律呂協洽。置諸山中白雲詞集中。幾可亂真。然則君之此著。辨香玉田。

可謂詞客有靈應識我焉。雖然。世變方興。生才有用。君豈甘拋殘心力。長作詞人而已哉。則又故人應命之后。而更為之進一言也。是為序。嘉應張應銘叔彝謹。

### 舜若多齋詩草序

陳能羣

嘉應居珠江上游。地靈人傑。文風稱盛。曩讀黃公度人境廬詩。見其元氣渾灑。憂憂獨造。為開詩界之革命。又讀吾師邱滄海先生詩。取源正則。追效西崑。月觀雲烘。金迷紙醉。未嘗不心焉慕之。唯師中年以後。流連山水。詩筆益肆。如游羅浮諸作。要皆蠶枝大葉。不拘方格。乃知斲輪老手。詩與境遷。方言同學張子叔彝秉資聰穎。執業勤劬。既通價譯之文。亦曉聲韻之學。會賦浣溪沙為題小照云。眼底苔岑庸有幾。相逢拍手笑洪崖。翩然物表絕塵埃。此吾兩人交契之深。迥非尋常可比。辛亥以後。勞南燕北。天各一方。叔彝聽鼓西冷。余則淪落舊京。郎潛十載。時或恩惠會面。未盡東道之意。旋而國都南徙。僕僕奔走。東出山海關。西至張家口。音書隔絕。思念徒勞。比與吾宗伯洽同客都門。結社聯吟。詢知叔彝著作等身。會刊有舜若多齋詩草。不下二千餘首。五古酷似杜陵。而近體則與義山為近。爰馳尺札。索讀舊稿。印須之念。不絕於懷。既而書至。附寄近作若干首。展而讀之。琳瑯滿紙。神味淵永。因歎叔彝文章經濟。洵可大用。不必靳靳以詩傳。而詩之所為傳叔彝者。猶其小也。近叔彝以余相知為最深。委余為詩刻之引嚙。然余拙於此業。平日性喜填詞。不過熟讀溫庭筠李長吉詩。以為倚聲之助。至於循例酬酢之吟什。悉付毀棄。所幸叔彝以詩行世。而余為綴數語。乃挂姓名於其集中。附驥以傳。斯為慰已。庚辰暮春三月左海陳應羣能羣序於白門旅次。



# 專 著

## 地 學 簡 明 (二)

桐城汪志伊未刊稿

桐城汪志伊。字稼門。乾隆舉人。以知縣累官兩湖總督。所至勵清節。飭吏治。處事堅定。嘉慶初值白蓮教初平。兩湖多盜。志伊治用猛。多所誅捕。去久而民益思之。調閩浙。坐事奪職。有近齋齋集。余得其手寫地理簡明七冊。為未刊稿本。志伊固不以形家名。而說理透澈。絕無空洞蕪陋之弊。顏曰簡明。名實相副。其自序云。「陶公侃晉名臣也。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故為廣州刺史時。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於優逸。恐不堪事。噫侃亦賢矣哉。其不自暇逸且如此。下此而可不佩惜陰之訓乎。予素患胃疾。三十餘年間。雖劇不廢事。至老彌篤。獨自以封圻任重。力疾為之。則恐誤國計民生。故作歸田圖。并記。以警戀棧。嘉慶辛酉科予監臨文闈。主考武場。既積勞矣。兼理七閩形錢一切事。元神以耗。疾乃大作。得請假歸。欲親卜其藏。旋奉恩詔。寬心靜養。偃仰屏山堂中。自惟小勞。亦可却疾。因較閱形家言。輒病其蕪陋。久久刪定。手錄其精者。名曰地學簡明。為卷凡十有七。此豈第為卜藏計哉。亦猶陶公運甓之意云爾。茲將裝帙。特墨數語。以弁簡端。嘉慶七年歲次壬戌暢月下澣稼門力疾書。」此書為桐城馬通伯氏舊藏。有「稼門」「中丞之章」「抱潤軒」等印。庚辰花朝翠微居士識於函名人稿本齋。

(一) 山家五行 地理本形家言。地渾土也。人生於土。歸於土。故卜居。謂即形察理也。自太極分陰陽。陰陽生。卜葬。視土而已。夫土一耳。起而為峯。六為水。居北。二七為火。居南。三八五行。五行生萬物。太極無形者也。陰。變。變而為岡阜。衍而為平原。古人知。為木。居東。四九為金。居西。五十為陽亦無形者也。至於五行。乃有形象。五行之中。復有五行。爰即土之生相。土。居中。北方水。生東方木。東方木在天成象。歲。癸。惑鎮。太白。辰。以別為木火金土水之形。論其生剋制化。為五星。在地成形。水。火。木。金。以立尋龍求穴之法。是為山家五行。土。生西方金。西方金。生北方水。此土為五材。凡此五材。民並用之。而大 (二) 五行相生 水生木。木生火。五行相生之序也。

(三)五行相尅 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央。一六水。尅二七火。二七火。尅四九金。四九金。尅三八木。三八木。尅中央土。中央土。尅一六水。此五行相尅之序也。

(四)五星之形 夫五星形體。古人以木之條達。而取象於直。火之炎焰。而取象於銳。土之厚重。而取象於方。金之周堅。而取象於員。水之流動。而取象於曲。故凡山形之曲動者爲水星。光員者爲金星。方正者爲土星。尖銳者爲火星。直聳者爲木星。此亦自然之理。而非牽強也。但五星形又有不純者。謂之變格。故後人又立九星之名焉。其實九星不能外此五星耳。或曰。五星爲正。九星爲變。今只取五星。不取九星。是用其正。不用其變。曰。非也。五星之變。不可勝紀。九星烏足以盡其變。惟守約該博。則五星實有統之矣。奚取九星之異名哉。

(五)五星之名 金曰太白。木曰歲星。水曰辰星。火曰熒惑。土曰鎮星。此固五星之名也。而堪輿家以山形論星名。必寓以吉凶之辨。前輩於此。頗相抵觸。如應金精以金爲文星。木爲將

星。張子微以金爲武星。木爲文星。楊松以土爲尊星。而子微金精又皆以土爲財星。若此之類。是皆以一星而拘之矣。竊謂五星之變化無窮。卽一星之用。亦可爲武爲文爲富爲貴爲吉凶。第觀其發現如何耳。苟以一星拘之。理難包括。莫盡其蘊。今以清濁凶分爲三格。以例其名。庶幾各極其妙。而於諸家之說。自相貫通。不致矛盾云。

(六)五星分清濁凶三格 凡星辰秀麗光彩者爲清。肥厚端重者爲濁。醜惡帶殺者爲凶。或問卜氏。有金清土濁火燥水柔之說。今謂五星各有清濁凶三格。而不詳燥柔之論何也。曰。彼以情性論。而不及夫形象。此以形象論。而兼推其情性。若專論情性。則其說固當。然必依形象而察其情性。則其言未爲盡善。蓋堪輿家因形察氣。不可舍形象而專言情性。若以形言。則金之肥大粗飽者。不可謂清。土之骨立方正者。不可謂濁。火之秀麗者。不可謂之燥。水之特遠者。不可謂之柔。故必兼形象情性而始盡其妙。此五星所以必各分清濁凶三格也。

(甲)金星 清者曰官星。主文章顯達。忠正貞烈。濁者曰武星。主威名烜赫。兼殺伐之權。凶者曰厲星。主殺戮。

兵戎殘殺。天札絕滅。金。西方之星也。於時爲秋。然金明而有聲。且百煉不變。爲世珍重。故其清者爲官星。天文。金星有變異。則主兵革。金倍明芒角。亦主用兵。故其濁者爲武星。金氣肅而凋萬類。古者兵刑之用。必以秋。以金主殺伐。故其凶者爲厲星。

(乙)木星 清者曰文星。主文章科名。聲譽貴顯。濁者曰才星。主勳業。才能技藝。凶者曰刑星。主刑傷尅害。及遭刑犯法。天札殘疾。木。東方之星也。於時爲春。春主發生。萬卉獻秀。此木之文也。故其清者爲文星。木體條暢。風雨撼之有聲。爲器用。則文理可觀。爲大廈。則棟梁備具。故其濁者爲才星。或推折倒仆。則能壞物。或枷桎桎梏。製爲刑具。故其凶者爲刑星。

(丙)水星 清者曰秀星。主聰明文章。智巧明潔。度量及女貴。濁者曰柔星。主昏頑委靡。疾苦不壽。及詔諛阿邪。凶者曰蕩星。主淫邪奸詐。貧病夭折。流移水溺。水。北方之星也。於時爲冬。水精懸象於天。常隨太陽而行。故爲近帝之貴。實行於地。清微可鑑。風行而紋生。淵涵不遺。變動不拘。故其清者爲秀星。水本內明外暗。體柔性順。故其濁者爲柔星。水漲則滔天漫野。

蕩折民居。溝渠之間。穢污混濁。故其凶者為蕩星。

(丁) 火星 清者曰顯星。主文章發達。大貴烜赫勢焰。濁者曰燥星。主剛烈。主殺伐慘酷。大盜誅夷絕滅。火南方之星也。於時為夏。火之為物。其起甚微。其發甚盛。其滅甚速。有吉有凶。易與易敗。楊公云。大地若非廉作租。為官終不到三公。乃以廉貞屬火。而火星宜作租龍矣。蓋五行之中。金分則輕。木分則小。水分則淺。土分則微。惟火愈分愈盛。如一星之火。分而為萬里之焰炎。此所以能作租龍耳。然火星欲其脫卸多。或撒落平洋。或穿田渡水。重疊過峽。然後結穴則吉。吳公云。若見火星焰動時。到處須尋一百里。言其遠則脫卸淨耳。

(戊) 土星 清者曰尊星。主極品王侯。勳業崇高。慶澤綿衍。濁者曰富星。主多財產豐富。丁蕃壽延。凶者曰滯星。主昏愚懦弱。疾病牢獄。土為鎮星。德居中央。功為地載。故其清者為尊星。五星之中。土為重濁。故鎮星之行度最遲。大率二十年一周天。而土之性情最緩。亦最耐久。其生物甚繁。故其濁者為富星。土有雍塞之象。雖凶亦不為

大禍。故其凶者為滯星。

木有華麗。萬紫千紅。香氣襲人。金有光彩。有聲音。水有波紋。蕩漾飛瀉。火有光明焰動。故木為文星。金為官星。而火之顯為文明之象。水之秀有智巧之能。而土不與焉。不知土於五行為至尊。於五方居中。為萬物之母。有配天之德。天下之貴孰加焉。惟其渾厚質樸。不露圭角。不逞華麗。故凡文章科第。威武軒昂。烜赫華耀。聰明才辯。則少讓於木火金水。若夫爵祿之厚。品位之高。王侯公輔之尊。及延長之慶。嗣續之蕃。萬全之福。非土星不能也。是土星力量。豈不冠於四星乎。卜氏謂土旺牛田。廖氏謂土主家門多豪富。非知土星之大者也。

(七) 五星分高山平岡平地三格  
(甲) 金星 高山之金。如鐘如釜。頭員不欹。光彩肥潤。吉也。平岡之金。如笠如馬。倒木員擗。如珠走盤。吉也。平地之金。圓如糖餅。肥滿光淨。有弦有稜。吉也。  
(乙) 木星 高山之木。高聳卓筆。挺然時立。不欹不側。吉也。平岡之木。枝柯宛轉。回抱表然。勢若之玄。吉也。平地之木。軟員平直。枝柯曲延。泡節牽連。吉也。

(丙) 水星 高山之水。山泡曲澗。勢如展帳。橫闊擺列。吉也。平岡之水。平脚平鋪。勢如行雲。逶迤曲折。吉也。平地之水。展席鋪毡。波浪暈界。有低有昂。吉也。

(丁) 火星 高山之火。秀麗尖聳。焰焰燒空。為祖為宗。吉也。平岡之火。手足表延。縱橫生焰。得水相連。吉也。平地之火。斜飛閃閃。田中生曜。水裏石梁。吉也。  
(戊) 土星 高山之土。如倉如屏。重厚雄偉。端正方平。吉也。平岡之土。如几如圭。重厚濶肥。不欹不傾。吉也。平地之土。墜傍如削。方厚平齊。有高有低。吉也。

(八) 五星性體  
(甲) 金之體。圓而不尖。金之性。靜而不動。山勢。定靜光圓則吉。流動不正則凶。山面。圓肥平正則吉。欹斜臃腫則凶。山頭。平圓肥滿則吉。破碎巖巖則凶。山脚圓齊肥潤則吉。尖斜走竄則凶。  
(乙) 木之體。直而不方。木之性。順而條暢。山勢。直硬清瘦則吉。欹斜散漫則凶。山面光潤清勁則吉。崩石破碎則凶。山頂直削圓靜則吉。臃腫欹斜則凶。  
(丙) 水之體。動而不靜。水之性。沉泥就下。山勢。橫波重疊則吉。牽拽蕩散則凶。山面。水泡磊磊則吉。爛坦

散漫則凶。山頭圓曲欲動則吉。欹斜峻增則凶。山脚平鋪流瀉則吉。蕩然不收則凶。

(丁)火之體銳。焰動而不圓。火之性炎。縹渺而不靜。山勢。稍峻焰動則吉。不經脫卸則凶。山面平靜下闊則吉。秃頭破頂則凶。山脚斜飛帶曜則吉。反逆惡陋則凶。

(戊)土之體方凝而正。土之性鎮靜而遲。山勢渾厚高雄則吉。欹斜傾陷則凶。山面方正聳立則吉。臃腫破陷則凶。山頂方平闊厚則吉。圓角軟怯則凶。山脚齊平端斂則吉。牽拖破浪則凶。

(九)五星所忌 五星不宜太肥太瘦。金太肥則飽。飽則凶。金太瘦則缺。缺則凶。木太肥則腫。腫則凶。木太瘦則枯。枯則凶。水太肥則蕩。蕩則凶。水太瘦則涸。涸則凶。火太肥則滅。滅則凶。火太瘦則燥。燥則凶。土太肥則臃。臃則凶。土太瘦則陷。陷則凶。

(十)五星聚講 夫五星聚講者。金木水火土之五星團聚而起。森森土立。如孔門諸賢。相聚而講道德也。其山皆須秀麗尊嚴方合格。多作龍祖。主至貴。若在少祖山。福力尤緊。

(十一)五星聯珠 夫五星聯珠者。金木水火土之五星。串連而不相間也。蓋五星聚講。不論在前後左右之山。生來團聚。皆為聚講。而不拘其相間也。連珠則牽連而去。不必相聚。惟欲其相連屬。是以聚論不論生尅。且欲其相聚。而聯珠則論生尅以定吉凶。若有生無尅。

。主大貴。

(十二)五星歸垣 夫五星歸垣者。一名五星朝天。亦曰五星升殿。至貴之格也。水星帳於北。火星聳於南。木星列於東。金星侍於西。土星結穴正居手中。登局觀之。四面相等。各得其位。乃天造地設。五氣之精。萬靈所萃。正氣所鍾。上應天星。下合方位。最為尊貴。萬不逢一。但要星辰真正。不欹斜破碎。不帶凶殺。遠近高低大小。各得其宜。方為合格。主出聖賢。其次者亦出王侯公輔。貴極人臣。留芳百世。朱文公祖地合此格。

或問水火木金土五星。於理正矣。而楊氏之貪巨祿。文廉武破輔弼。與廖氏之太陽太陰。金水天財紫氣天罡孤曜燥火掃蕩。二家九星。皆可棄矣。何是編中。不盡削其名。而情情亦稱之。豈非自相矛盾乎。曰。二家九星。亦自五星中來。未可全謂無理。特不醇正耳。然亦各有所用。如觀幹龍及祖龍星辰。亦當用楊氏九星為善。蓋幹龍稟氣厚。不可以一星拘之。故貞廉貪狼等星辰形象。只取其山頭頂而已。乃其山之氣有渾厚。不純屬火不純屬木者。特起為頭頂山巒。是其氣發現為木為火。術家因其發現之形。而別以九星。曰廉貞貪狼云耳。此處若直以木星火星名之。非惟不類其形。亦且不盡山之稟賦矣。此楊氏九星用之於幹龍可也。廖氏九星。亦以五星不純合夫圓直曲尖方之五體。故以其金不純金。而帶土者為陰。帶火者

為天罡。土不純土。而帶金者為孤曜。水不純水。而帶金者為金水之類。入式歌云。「圓直曲尖方五體。本是五行氣。直曲方尖各帶圓。湊作九星全。」是也。此廖氏九星用之以察枝龍及穴法亦可也。或曰既二家九星。一可以觀幹龍之用。一可以觀枝龍及穴星之用。則不必議其非。而從之可也。何又立五星之名耶。曰。楊氏九星。惡其名義欠當。如貪且狼而為吉。廉與貞而為凶。歷代天文志中。無此名目。廖氏九星。惡其拘於九變。多牽強。天文亦無此星。大抵二氏九星。皆無根據。術家多遷就。凶吉不明。人子未必通明。故直取五星定明。以清濁凶三格別之。欲人因名知義。乃為切實。凶吉不清云耳。予豈敢立異哉。故集中多稱二氏九星之名者。亦以其可取處而取之。倘不礙義理。吾何為而削之。可取不取。則是術家各立門戶之私意。而非公心也。矧星辰亦輕可事。昔所見往往怪穴大地。都是不合星辰。常人見不合星辰。遂不敢下手。哲師有真見。不拘星辰。故能下之。人見其不拘星辰。遂以為怪。而有怪穴之稱耳。觀吳仲祥董德彰皆能隨山點穴。又何嘗拘於星辰。但彼皆已到地理化處。故能如是。在他人欲不論星辰。是不知有下學功夫。而遂欲躐等上達。正所欲欲以効擊。適增其醜。或曰。到化處如何便不拘星辰。曰。葬者乘生氣也。識得乘生氣三字。則地理之能事畢矣。又何用五星九星之拘哉。

# 陳可園先生年譜

東莞張江裁輯

道光十七年丁酉先生一歲

先生姓陳氏。諱作霖。字雨生。號伯雨。嘗築可園娛親。

學者稱可園先生。道光十七年四月十四日辛酉亥時。生於

江寧城南乾道橋路北之新宅。

道光十八年戊戌先生二歲

先生幼多病羸甚。是歲口尚不能言。太夫人抱至堂前。

戲指楹聯字告之。皆能默識。歷試不爽。冬斷乳。隨祖母食宿

道光十九年己亥先生三歲

始識字。八月三日大妹韻生生。

道光二十年庚子先生四歲

始就傅。隨世父伯康先生讀。是歲學庸讀竟。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先生五歲

隨伯祖價之先生讀。凡四年。是歲毛詩讀竟。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先生六歲

六月朔未刻日食。陰晦如夜。是月英兵陷鎮江。輪船駛至

草鞋夾。合家避居南鄉之陳柱橋。從世父伯康先生讀易。

姑祖張子經賞之曰。此秀才種子也。七月議成。買舟還城

。是歲周易讀竟。以中更遷徙。他經未遑習也。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先生七歲

正月二十二日先生二妹秀生生。是歲先生讀論語上篇竟。

並誦尚書。始學對句。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先生八歲

是歲論語尚書皆讀竟。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先生九歲

仍隨世父伯康先生讀。自是凡四年。是歲孟子讀三卷。小

戴記讀四卷。始學文。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先生十歲

正月先生三妹生。是歲孟子小戴記皆讀竟。始學試帖。及

小律詩。

先生性好游。常謂自有知識以來。北而十廟。南而雨花台

報恩寺。西而莫愁湖。東而秦淮。每歲必一躡履。按十廟

在雞籠山前。山頂有曠觀亭。清高宗純皇帝所賜名也。山

麓有橫秀閣。登眺最宜。有聯云。一數重樓閣一聲鐘破佛

無靈何處問六陵金粉。四面雲山九曲水詩人有福權來作半

日神仙。一迤東為雞鳴寺。古台城也。有三層塔。憑城為

觀音閣。開窗則後湖之景宛然在目。下山即府學牌樓。明

國子監實在其地。出聚寶門。循長千里二里許為雨花台。

梁雲光禪師說法處也。山巔有御碑亭二。迤東則木末軒。

方景海公諸祠皆在其旁。山產石五色。雨後則見。拾得以

水浸之。斑斕可愛。報恩寺。梁之長干寺也。宋名天禧寺

。張敬夫嘗讀書於其南軒。明成祖因舊阿育王塔而高之。

為級九。琉璃金頂。映日輝耀。天下第一塔也。前殿閉不

開。俗云碩妃殿。成祖生母也。寺名報恩以此。其內有三

藏殿。尤幽邃。後有茶園。俗謂之鍋底廬。製梅豆最佳。

莫愁湖。在水西門外。湖畔有明徐錦衣園。今為華嚴菴。

荷花萬柄。地宜招涼。有勝棋樓。上供中山王像。相傳明

太祖與王圍棋於此。帝不勝以湖乞王為湯沐焉。秦淮河

。自文德橋至東水關。夾岸樓閣參差。珠簾半捲。最勝者

昔爲丁字簾前聽月樓。漱江軒。繁絃急管。比戶皆然。向夕萬舟雲集。皆易篋篋以錦綺。燈俱以數百盞計。連旦乃止。銷金鍋不是過也。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先生十一歲

是歲始讀春秋左氏傳。春遊陶谷及伍氏園亭。按陶谷爲宏景先生故居。在城西北。浙紹張氏築爲園。景極靜僻。伍氏園在中正街。水木明瑟。是歲先生有讀詩經詩。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先生十二歲

秋大水。先生家水浸及廡事。春遊武園勝園。夏遊東園一帶。按武園在雨花岡。地無半畝。牡丹極盛。勝園在邊營。金氏所築也。地多罌粟花。兼畜鶴鹿。東園一帶。則有怪石。觀音院。古鹿苑寺也。踞赤石磯旁。有周處臺。地極高敞。其他正覺迎光驚峯諸寺。皆在其間。幽探累日不盡。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先生十三歲

夏大水。街衢皆行船。低窪處僅露屋脊。惟鼓樓岡。朝天宮。鐵作坊數處未淹。秋大疫。病瘡者多。是歲先生始隨父讀書。館斗門橋履宅。五月杪水發。先生所居前後屋皆浸。乃樓居。八月水始退盡。先生於是歲將左氏傳及周禮儀禮爾雅讀盡。九月遊古林菴。歸途過隱仙菴。復登蓋山。猶治麓而歸。按古林菴在虎踞關北。梁刹也。竹徑曲折而入。境極幽秀。中有殿。累土爲壁。上植秋海棠屏。又有廳臨曠野。多古樹。白鷺朝夕去來。栖宿其上。所謂鷺鷥廳者是也。隱仙菴。有老桂及六朝梅最著名。蓋山以四松菴最有名。巔有餘霞閣。陶衡川先生讀書於此。吳達夫介寶撰楹聯云。「街遠山吞長江到西南諸峯林壑尤美。送夕陽迎素月當春夏之交草木際天。」道光中安化陶文敏建爲印心石屋。植梅數百本。最爲城西勝境。

道光三十年庚戌先生十四歲

廣西金田賊起。先生初應童子試未售。是歲讀公羊穀梁傳及文選諸書。春遊綠園永慶寺隨園妙相菴等諸名勝。按綠園。邢氏園也。在皇甫巷。舊屬徐氏。錢塘袁子才爲令時。曾宴諸生於此。嘉慶年間最盛。是時已漸圯矣。永慶寺在虎賁倉後。有梁永慶公主白塔。又名白塔寺。旁有慈客處。拾級而下。因地爲樓。牡丹最盛。朱藤滿架。人呼爲地樓。過此而北。則隨園矣。隨園。袁子才先生居也。結構極巧。水山環抱。入門則修竹千竿。有屋爲先生祠堂。再進則雙亭小栖霞諸境。登樓有蔚藍天綠淨軒嶺山紅雪等二十四精舍。最奇者。樓上有院。院有古樹。人幾忘其爲樓矣。所謂因樹爲屋是也。最後則子才先生之墓。園之地亦盡於此。妙相菴在韓家巷。僧修本所築。中祀屈子。又名屈子祠。

咸豐元年辛亥先生十五歲

七月青宗師(廖)按臨江甯。先生補縣學生。七月杪遊清涼山。(山奉地藏菩薩。是時賽會極盛。)獨與嚴舜芝尋至江光一線閣。其地幽秀。人迹罕到。明耿天台崇正書院之遺址。晚登山巔翠微亭。看落照。遂循仄徑而下。小憩清涼寺。寺本南唐避暑離宮。有保大年井閣。字尚可識。八月鄉試。太夫人憐先生年幼不令赴。是月遊高座寺。寺在雨花台。高座道人說法處也。兩廊塑五百阿羅漢。中有娑羅樹。及最古老桂二株。大欲合抱。花時遊人極衆。烹永寧水。剝新粟。雖賣菜傭亦有六朝烟水氣。九月會同門生於飛霞閣。閣在朝天宮。古冶城也。高踞山之東隅。能攬全城之勝。記有聯云。「四面雲山齊繞郭。萬家烟樹不遮樓。」寫景畢肖。山之右有西山道院。院中有治樓。湯雨生都督所建也。然不及飛霞多矣。





# 姜白石歌曲旁注宮調譜字解釋

耐充

姜白石歌曲十七首。既注宮調。復注譜字。唯宋人所紀譜字。與今不同。按律呂隔八相生。當以本律為體。而以所生之律為用。體為假借。用為真律。宋人但就律之體而紀譜字。而今人則變體為用。斯有真律與假借之別。茲列古今譜字表。附以說明如次。

## 古今譜字表

律呂	宮調	宋人譜字	今人譜字	說明
黃鍾	宮	合	上	黃鍾乃中呂所生故從中呂之上字
大呂	宮清聲	下四	住	大呂乃蕤賓所生其不從勾而從住則以宮清聲故
太簇	商	四	尺	太簇乃林鐘所生故從林鐘之尺字
夾鍾	商清聲	下一	伏	夾鍾乃夷則所生其不從下工而從伏則以商清聲故
姑洗	角	一	工	姑洗乃南呂所生故從南呂之上字
中呂	角清聲	上	住	中呂乃無射所生其不從下凡而從工則以角清聲故

蕤賓	變徵	勾	凡	蕤賓乃應鍾所生故從應鍾之凡字
林鍾	徵清聲	尺	六	林鍾乃黃鍾所生林鍾清聲黃鍾清故從六
夷則	徵	下工	合	夷則乃大呂所生其不從下四而從合則以林鍾不從合故
南呂	羽清聲	工	五	南呂乃太簇所生南呂清聲太簇清故從六
無射	羽	下凡	四	無射乃夾鍾所生其不從下一而從四則以南呂不從四故
應鍾	變宮	凡	一	應鍾乃姑洗所生故從姑洗之一字
黃鍾	徵清聲	六	六	黃鍾清是林鍾清故從六
大呂	徵	下五	合	大呂清是夷則清故從合
太簇	羽清聲	五	五	太簇清是南呂清故從五
夾鍾	羽	高五	四	夾鍾清是無射清故從四

細閱前表說明，即知律呂體用之原理。因之欲譯白石旁譜，須下兩重功夫，既譯宋譜，再譯今譜，方為詳盡。至於





# 東坡龍馬硯攷

懷希

懷希先生撰東坡龍馬硯記，及硯之拓片，既刊國藝第三期，逮硯之流轉而終歸瞻麓齋者，若有神助。茲復以舊稿東坡龍馬硯考見貺，考據精確，二文可以參觀。因亟刊之，以公同好。使東坡有知，覽此文亦當粲粲一笑也。家識。

鶴田處士贈蘇公端石大硯，公題鐫十四字於右側並思無邪齋篆書長印，既自儋耳移廉州，過瓊，以之轉贈姜君弼，公卒後十六閱月，姜倩工鐫公像於硯背，時為崇寧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姜識七十五字，並唐佐名印二字，釗按宋神宗元豐二年己未，蘇公於吳興被逮黃州安置，四年辛酉郡守故人馬正卿為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地在縣東，是曰東坡，因自號東坡居士，七年移汝州，八年許住常州，哲宗即位，復朝奉郎，元祐戊辰為學士，至紹聖元年甲戌謫甯遠軍，惠州安置，八月十七日過虔州，與王崑翁同謁祥符宮，是即鶴田處士以硯贈公時也，十月二日到惠州，寓合江樓，十八日遷居嘉祐寺，就寺立思無邪齋，二十日作齋銘，是即公攜硯至惠州並鐫以誌之時也，是年公五十九，次年乙亥遷于合江之行館在惠城東，鶴田處士即虔州秀才王原子直，住鶴田山，公嘗贈以詩，見公自注，是年子直自虔千里來訪，留七十日而去，又明年丙子營白鶴新居，四年丁丑甫成，遷居未久，以春睡足之句傳至京師，為章惇所惡，復謫遷瓊州昌化軍，以別駕安置儋州，六月過瓊，訪城東惠通泉，有謫海南示子由詩，是即姜誌所云公攜硯至海南時也，元符元年戊寅在儋耳，二年己卯閏九月君弼自瓊來，日從公游，三年庚辰三月姜歸瓊，公言無以贈行，為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跋課冊以見別意，公旋徙廉州之合浦，自海康往，六月十七日復過瓊，有城東洞酌泉詩，是以此硯贈姜誌別時也，已濟徐聞，二十日渡海，至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

子過軒睡，公撫所撰諸稿本嘆曰：天未欲喪是也，吾輩必濟，已而果然，八月公在合浦，哲宗崩，得赦北歸，明年三月發度，達子直轅上，留別有剩買山田添鶴口之句，四月至當塗，五月至真州被疾，七月二十八日沒于毗陵，年六十六，為徽宗建中靖國辛巳，次年崇甯，姜君弼倩工鑄公像于所贈硯，十二月十九日，所以誌公之生日也，姜瑯山人，公稱之曰，不謂南海有此佳士，黃門曰，其氣和而言邁，有中州士人之風，終身不仕，亦附蘇公以傳矣。

先光祿仰蓮公得此硯于光緒三年丁丑，又五十年丁卯，值蘇公生日，景張兄讓以此硯歸余，余以鄧爰金背有陳爰劉文者奉之，祀竈日兄持以來，是日余適得明人名簡者，或是那簡致吳匏庵手札，有東坡像是否，世傳公修髯。不知會見他本復如何，乞一鑿之語，攷蘇公兩蒞杭州，當時浙人已家為畫象，流傳自有小異，匏庵際明中葉，或見多本，翁覃溪蘇齋記所載朱蘭嶠李伯時坡公笠屐像二幅，與宋漫堂所刻元人筆，嘉靖間吳門尤茂先及長洲李樞所藏之松雪手寫本皆相合，疏眉鳳目，兩顧清峙，而髯不甚多，與世俗所傳豐頤多髯者不同，山谷於東坡卒後，有題跋曰，可乞伯時作一子瞻像，是伯時之追作在崇甯初，後此者多自李本做出，茲硯所鑄，當在李本以前，乃公諱惠後之像，笠而不屐，宋人記公著朝章每襯道衣，哲宗嘗以問之左右，元豐三年，公五十三，在黃州已時時策杖，七年甲子，黃實得見公植杖于汴口河岸，公自記燈下能顧見頰影，郝陵川集云，右頰有黑痣數點，公海南歸後，嘗答人問，謂遷謫乃骨相所招，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個配軍頭，異日文章雖當知名，然亦有遷徙不測之禍，今觀此硯像，眉細目長，髭不濃而髯修，面平削而顴聳，風骨儼然，龍眠之傳真，度不是過也，道光間吳蘭修所輯端溪硯史，末載姜唐佐東坡硯識，而未詳硯之源流所在，刊本持誤作特，落一時字，首句羊峽紫石硯，當是傳寫之誤，或據他本所竄改也，考宋人端溪硯譜曰，斧柯山為靈羊峽之對山，登山三四里為下岩，陳公密所開，石乾則灰蒼色，濕則深紫色，青綠處類翡翠，北壁者泉生石中，與下岩相類，國初而後已難得，南壁者石生泉中，微帶黃色，崇甯大觀後，亦罕得之，石皆三層，或有眼，或無眼，第三層無眼，皆較遜第一層，此硯長宋三司布帛尺一尺三寸一分，廣九寸，厚一寸六分，池上鑄龍馬負圖，中為蕉背白，右旁火捺，左旁胭脂暈，細青花十數點，翡翠釘二，四週有虫蛀紋，扣之作木聲，晉唐作硯，中心如瓦凹，宋人始心平如砥，此硯心以用久而微窪，鋒不褪墨，灰蒼無眼，得水而色益紫，與宋譜均合，殆陳公密所開靈羊峽對山下岩之第二三層，或慶曆後所開之中岩也，蘇公墓在汝州之郟城，清初濟南張石只知縣事，為復封碑，夢公遣使有臨汝相見之語，旋得公之墨迹于汝州，周櫟園王漁洋均筆記其異，翰墨精靈，固有天假之緣者，茲硯之在合肥北鄉，迄歸吾家，其迹頗奇，予另有記詳之云。

丁卯十二月二十五日龔心釗是年五十八歲

### 鷓鴣天

贈 寒 士

榆 生

蓬矢桑弧彼一時。嶺頭春意早梅知。高樓湖海千秋業。客子光陰七字詩。  
幽到處與留題。丈夫憂樂關天下。莫道清霜點鬢絲。

霏玉唾。振雲衣。尋



詩 緒 輯 雅 (續)

朱維魚 曹悃 撰

鼠 老鼠也。(鼠類最壽故俗謂之老鼠) 埤雅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

萃走者。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以防物之害也。

兩端。謂之首鼠。格物論鼠小獸。善為盜。蠱海錄。鼠之前爪四指。陰也。後爪五指。陽也。故謂陰陽之終始。

名狗。長口者名獠。短口者名猖獠(秦風作敬駘。集傳皆田犬) 牡大絕有力者名挑。三才圖會。犬有三種。一曰田犬

反。麀其總名。釋獸。麀牡麀牝。麀其子。麀其跡。李時珍曰。麀似鹿而小。無角。雄者有牙出口外。古今注麀臍下

。說文獠黑犬黃。顛也。龐犬多毛也。獠犬吠不止也。獠犬知人心可使也。狄獠越名犬也。呂忱字林。獠獠良犬也。

亦有香。本草麀無香。有香者麀也。俗呼土麀為香麀。埤雅。麀鹿皆健駘。而麀性膽尤怯。飲水見影輒奔。道嶮。麀鹿無魂。又曰麀鹿白膽。善怖。

捉宋良犬也。獠，逐虎犬也。廣雅，殷虞晉楚獠獠盧宋獠皆犬屬。

鹿 解角獸也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麀角解。釋獸，鹿牡麀牝。麀其子。麀其迹。速絕有力。麀(音堅)說文

。二師一特。周官大司馬職注豕生一歲為豨。二歲為豨。三歲為特。四歲為肩。張逸問豕生三曰豨。不知母豕也。豨曰豨也。過三以往。豨謂之豨。自三以上。更無名也。郭璞曰。猪生子常

牡鹿曰麀，又作麀。鹿跡曰速。麟大牝鹿也。鹿麀鹿麀也。麀鹿子也。鹿子又曰麀。一歲曰麀。二歲曰麀。三歲曰麀

多。故別其小者少。爾雅豨猪之。其子豚。大者謂之豨。說文豨豚六月也。或曰一歲曰豨。豨牝豕。豨牡豕也。

。禮書，鹿之為物。善接其類。而麀尤出於天性。故先王取焉。埤雅，鹿性警防。分背而食。以防人物之害。蓋鹿羣

。象 南越之六獸。三歲一乳。格法總論。身長丈餘。高稱之。六尺餘長鼻。牙耳鼻俱垂。牙亦長丈許。鼻端有爪。猪目睛黑。桂海虞衡志，象出交趾山

。防。分背而食。以防人物之害。蓋鹿羣

。象 南越之六獸。三歲一乳。格法總論。身長丈餘。高稱之。六尺餘長鼻。牙耳鼻俱垂。牙亦長丈許。鼻端有爪。猪目睛黑。桂海虞衡志，象出交趾山

弱虞 義獸也。西方毛蟲。有至信

之德。則應之。詩疏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瑞應圖，白虎者仁而不害。王者不暴虐。恩及行葦。中興徵詳說，白虎

如虎而色白。嘯則風興。皜身如雲。而無雜色者是也。近代所謂白虎者。背斑而虎文。爾雅所謂彪虎者也。賈誼以騶虞為天子之圖。魯詩，騶虞寧鳥獸官。古有梁騶。

虎 山獸之君。月令，虎始交。酉陽雜俎，虎交而月暈。格物總論，虎一生止一乳。一乳必雙。所謂虎不再交是也。死必靠木及巖石。未嘗仆地。一名大蟲。虎兩脅間皆有骨。如一及字。長一二寸許者。即其威也。山堂肆考人或羅虎口。其神魂被虎所役。往往為之前導。俗謂俛鬼。

狐 妖獸也。鬼所乘也。白虎通，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邱。謂之三德。水經注，狐性多疑。埤雅，舊說狐有媚珠。又曰狐禮北斗而靈。善變化。其為物妖淫。

象 南越之六獸。三歲一乳。格法總論。身長丈餘。高稱之。六尺餘長鼻。牙耳鼻俱垂。牙亦長丈許。鼻端有爪。猪目睛黑。桂海虞衡志，象出交趾山

。猪目睛黑。桂海虞衡志，象出交趾山

。猪目睛黑。桂海虞衡志，象出交趾山

。猪目睛黑。桂海虞衡志，象出交趾山

。猪目睛黑。桂海虞衡志，象出交趾山

谷。惟雄者有兩長牙。頭不可俯。頸不可回。口隱於頤。運動以鼻爲用。一軀之力皆在鼻。將行，先以鼻拄地。乃移足。知其足力劣於鼻也。鼻端甚深。可以開闔取物。中有小肉夾。雖芥子亦可拾。飲水亦以鼻吸而捲之。足如柱。無指而有爪甲五枚。形如大栗。欽州人能捕象。象行觸機。則刃下擊之。中其要害必死。將死。以牙觸石折之。以牙爲身災也。非要害則負刃而行。肉潰則刃脫。傷其鼻亦死。鼻肉最美。本草，象具十二肖肉。惟鼻是本肉。炙食最美。

騶 馬高七尺曰騶。爾雅翼騶宜於牧。故釋畜稱。騶牝驪。牡元駒。蓋言以騶馬爲牝。以驪馬爲牡。而生元駒。則爲騶驪也。郭璞曰。元駒小馬。別名騶驪耳。或曰。此即要騶。古良馬名。

相鼠 黃鼠也。霏雪錄，北方黃鼠穴處。各有配偶。蓄黍菽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寒。天氣晴和時。出坐穴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韓孟聯句所謂禮鼠拱而立者是也。埤雅，有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亦謂之拱鼠。天中記，詩相鼠有體。人而無禮。陸璣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孫炎云。相地名

。按地志相州與河東相鄰。則知相州有此鼠。詩人蓋取譬焉。若如毛氏以相爲視。則視物之有體與皮者皆可以喻禮。何以取於鼠哉。

搗 馬驪白雜毛曰搗。郭璞曰。今之烏驪。

狼 貪殘之獸也。釋獸，狼牡羸牡。狼。其子獾。絕有力迅。孫炎曰。迅，疾也。詩疏。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其敏捷者。雖善用兵器。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故禮曰狼臄膏。又君之右虎裘。厥在狼裘是也。名物考，狼之喻最多。言其恣食則曰狼餐。言其恣取。則曰狼貪。言其威顧則曰狼顧。言其亂走則曰狼竄。言其陸梁則曰狼扈。(蟬史，狼起臥游戲。多藉其草。而草皆穢亂。故里言曰狼藉。又曰狼扈)言其專復則曰狼狽。言其不恤則曰狼戾。言其不檢則曰狼藉。言其乖謬則曰狼狽。西陽雜俎狼狽是兩物。狼前足絕短。每行常驚兩狼後。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謂之狼狽。

盧 田犬也。戰國策，韓國盧。天下之俊犬也。東郭逵，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逵。繞山三。越岡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俱爲田父之所獲。是

盧爲田犬也。

狝 狝(音格)子也。釋獸文注。其雌者名狝(乃刀切)今江東呼格爲狝。字林，格似狸。其營窟與獾皆爲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俗云。獾格同穴而異處。獾之出口。以格爲導。墨客揮犀格性嗜睡。人或畜之。行數十步輒睡。以物擊竹警之。乃起。既行復睡。困學紀聞考工記，格踰汶則死，先儒以爲魯之汶水。列子釋文云。按史記汶與嶧同。謂汶江也。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說文狐格類也。踰越大水。則傷本性。

碩鼠 大鼠也。釋獸，鼠屬十有三。鼯(地中行者)鼯(以類製藏食)鼯(有螫毒者)鼯(音斯夏小正鼯鼯)鼯(今鼯似鼯。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爲鼯)鼯(小鼯鼯也)鼯(未詳)鼯(見山海經注其形未詳)鼯(皆未詳)鼯(形大如鼠。頭如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爲鼯鼠。見廣雅)豹文鼯(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鼯(今江東山中有如鼠而大。蒼色。在樹本上)許慎云。碩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詩疏，河東有

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詩疏，河東有

大鼠。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蔡邕以碩鼠為螻蛄。釋蟲，螻(音蚪)天螻。註夏小正。螻則鳴。疏一名天螻。一名碩鼠即今之螻蛄也。

白顛 今之帶星馬也。釋獸駒類白顛。馬政論。顛有白毛。謂之的盧。又曰。隄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物。凶俗曰的盧。非也。

駟鐵 四馬皆赤黑。色如鐵也。馬 馬後左脚白曰驥。釋，畜後右足白驥。左白馬。易震為 足。

騏 倉騏曰騏。騏者黑色之名。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

駟 赤身黑鬣曰駟。說者皆以駟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為驛馬。故為赤身黑鬣。漢郊社志，牲用駒。注駟赤馬。黑鬣尾也。爾雅翼駟赤馬黑鬣。明堂月令，五時駕馬。而駟處其二。春蒼龍。秋白駟。冬鐵驪。夏用赤駟中央用黃駟。中央寓於季夏。故所用物同。而以淺深為之別也。

騮 黃馬黑喙曰騮。釋畜，馬，黑喙騮。不言身黃。郭璞曰。今之淺黃色者為騮。馬。郭子章馬記，宋明帝以騮字傍似騮。改作駟。史稱騮帝騮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

驪 深黑色馬也。月令孟冬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

黃 馬黃駢曰黃。釋畜黃白皇。謂黃而雜白者。名之為皇。則黃而赤色者。直名之為黃明矣。駢赤色。

媯 猛獸名。釋獸，媯白狐。其子穀。詩疏，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其子為穀。遼東人謂之白羆。彙苑詳注。獯獯猛獸。今號雄曰獯獯。

豹 狀似而小。陸疏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埤雅，豹花如錢黑。正字通，白面。毛赤黃。文黑如錢。圈中五圈。左右各四者。曰金錢豹。宜為裘。西域有金錢豹。文如金線。戒庵漫筆豹似虎而文散。名文葉豹。其價尤貴於連錢。格物總論豹，其形小。毛更無文色。亦不赤。又有一種元豹之猛健皆不減於虎。

駟 良馬。腹幹肥張也。腹謂馬肚。幹謂馬脅。

騮 驪馬白跨曰騮。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脚色也。郭璞曰。跨髀間也。白跨據謂髀間也。倉頡篇謂兩股也。

貉 獠也。陳禹謨名物考楚蜀略中

多貉。俗呼名野馬。其皮紋上圓下方。旁如魚鳥狀。寢處其皮者。立能解睡。設有警急。輒毛堅。乃知古人用以製裘。不特取其溫厚也。

狸 伏獸。爾雅疏字林云。似狸。其子名隸。郭璞曰。今或呼狴狸。封禪書注。徐廣曰。狸一名不來。埤雅，狸之伺物。卑身而伏以候。敖似狸而小。文彩斑然。異於獠貉。名物考鄭氏曰。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也。其發必獲。是以量候道取象焉。詩曰。取彼狐狸。為公子裘。言狐善疑。狸善擬。不可以有為。故古者以為燕居之裘。齊大夫東郭書。衣狸製是也。

皇駟 馬黃白雜色曰皇。釋畜，黃白皇。又駟白駟。

駟 白馬黑鬣曰駟。爾雅注，並作白馬黑鬣。郭璞引禮記曰。夏后氏駟馬黑鬣。髦即鬣。皆馬之鬣也。

駟 陰白雜毛曰駟。樊光曰。陰白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也。或曰目下白。或曰白陰。皆非。

(未完)



卷 三  
(續)  
王 張  
撰 訂  
酋 溪

東莞張次溪。燕京考古社友也。通函數十番。未面而漸深。寅冬杪。將赴金陵。余函云。無他言。請為我買雨花石幾枚。且詳其優劣以告之。次溪返燕京。來函云。秦淮河畔買石子兩籃。以其重。存友人許。行當索取為贈。余頓失望。蓋籃中售者皆庸品。次溪不求甚解。倉猝中以塞責也。已告勿取。又復丁甯南下須另買。知其未能辨石。但僥倖冀之。劉道真問二陸東吳長柄葫蘆耳。已卯寒食前十日記。

丁丑夏初。張鴻蔭曹丹坡。戲設骨董肆於鶴一所理之鹽店。通有無以便去取。且亦游玩之趣事。較石界交易所只限石者更活動也。於是百物雜沓中。丹坡列雨花數枚。余竟買得二石。亦空前之會。

上年骨董客持一決。是雨花石琢成者。白質而紅綠花紋。上乘也。雨花石器僅此一見。已得之。復贈瑞章。勸其

戒烟。用作戒指。按詩軍攻篇決拾既飲注。決以鈎絃。以象骨為之。後世謂之搬指。清代用鑿角。俗稱鑿日四不像子。遼東人曰罕達罕。其性最馴。山人役以馱粟。列隊而行。畢則遣之。復役則呼而集之。呼集之法。鳴金招其飲水。蓋常例也。

壬戌以後。余嘗以石子鋪平排比作花鳥。就其天然色相。以為巧合。其始在几案間。如七巧圖。遂粘於木板。懸壁作畫。再三更改。竟成四條屏式。輪遠亦以其餘石倩余為之。兼贈木板為酬。春夏秋冬。動植相觀。一為牡丹蝴蝶。一為菡萏蜻蜓。一為鸚鵡楓樹。一為凍雀梅花。純就天然。不加雕飾。故不甚肖。亦有豐姿。此則雨花石之餘興也。壁上之觀。較筆墨雕刻鑲嵌。別開生面。頗承親友賞稱。惟石子光滑。粘於平板。殊不易固。只用麥粉糊漿。參以蔗糖。膠而不脆。可歷數年。偶有墜失

。則替代維艱。蓋色相由石自定。人不能自由。揣度適宜。煞費心力。當其有所需也。環境所存。雖千萬枚無中式者。則有時乞貸於同人。或苦思而窘索。卒然得之。色相俱合。則歡慶如有神助。

民八已末。除夕燈下。輪遠半啟。各攜佳石。來會於小齋。先是村市鬻一石盤。純白色。長黍尺一尺七寸強。寬一尺強。高二寸五分。薄可透光。工作極細。蓋定州產。村人咸慳其值。余得之。滌其垢。雪色皎然。同人玩石。夙願茲器而不遇久矣。因除夜作會以落之。於是三人各出得意之石。置盤中為三部。列坐凝視。覺後庭花歌舞人。都在瓊樓玉宇中矣。

余之石有應時即景者。輒握之出遊郊野。五月五日握綠蝦蟆。戲置村北樹穴中以為笑。重九以茱萸大斗貯錦囊。繫襟紐。與李介山楊朋還放歌西隄。南登僧王臺。穀雨持洛陽花園。與友野步。至范甕口北看梨花。

乙亥重九。錢馬朋翁歸里。煮葫蘆為餐。几上列兩玻璃盒。列花鳥九秋九石。香山九老九石。

余作孔子生日展覽會。至第三屆。專列石之類。計十四門。石子門則純列



雨花。不足百枚。皆以四字標名。來觀者多以雨花爲稱賞。

一石而松竹梅焉。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雖蘭亭之勝。莫能逮也。是輪遠所贈。自寅秋冬置懷袖間。至卯春。未嘗一日不握。東坡畫石與賈耘老云。若遇飢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余學衡門樂飢。握石亦一法也。又此石之景。崇山峻嶺。蒼翠鬱勃中。有大水。極似杜少陵詩巫峽半雲雨清簾疏。簾看弈棋境界。參寥子謂東坡此句可畫者也。石在輪遠處是三位。至余所。尊爲上客。足見輪遠佳石之多。又余之能造魔。又會心一到杜詩。則此石之握。不止冬春。且復蟬聯夏秋矣。

質孫欲用五色按畫所有石子爲一圖譜。未竟也。余曾畫大觀園。放大十倍

。夾玻璃鏡內。

己卯花朝。窗前玫瑰方芽。梨花蓓蕾如豆。余無聊中握一石。黑白相參。凝神而度之。一僧坐岩間。黃面鬘鬘也。一僧坐岩上。削髮比丘也。其傍稍下。爲山寺之門。白壁爲牆。青黑爲瓦。意謂是寒山拾得兩僧之在天台也。此石驟視極紊亂。淨其心以求之。輒有得。悟道者亦如是乎。

余此記粗成。以示質孫。質孫一次書紙見示云。雨花最大者。會於北京古玩店見之。重約千數百斤。色爲深淺黃及黑白灰。雜株無蛋白。潤潔無疵。疑非雨花。及細辨之。始知確是雨花。惟索價過昂耳。

質孫又曰。披閱先生石記。論解詳明。頓開茅塞。特雨花成因。各執一辭

。終無定評。若依理化研究。似爲各種物質流動體火成岩。非僅少數成分也。倘用最高度強烈火力。可熔爲液體。涼凝復爲固體。將來雨花若希賢。則人造雨花石即問世矣。余曰。熔液復凝。必不及原先之美。人工造作。必不似天然之妙。

次溪爲余覓石。殫搜索之力。已及半年。來函屢謂得石甚多。皆不合程式。余謂石無定式。物無全美。方此鬱悶無聊。有石便資消遣。遂於小暑之前。郵寄五十枚來。雖次溪初次覓石。所得頗有成色。眼力具見精明。倘長駐金陵。必能爲余得靈奇之石。以饜老饕也。歧子望之矣。

(完)

橘 叟 山 水



十 園 主 人 藏

# 茶山西屋 金泥石屑 老寒

## 李橘叟藏隋竟二

杜茶村先生生後三百廿九年。庚辰正月十六日。余召朋儕為茶壽會祝之。先一夕，張謇齋李橘叟，從當塗入都。豫晉饌。各攜家藏精品來會。多足記者。橘叟為吾粵五華人。精醫學。工畫法。久客上海。與諸名畫家游。寫山水無專派氣習。寓當塗為醫師有年。貧賤胡氏故園。多奇石古木。可供延賞。施藥貧家。勇於為善。是邦人士多德之。丁丑秋七月余避地姑孰。與昕夕談藝。至冬十一月罹難。同奔白紵山。橘叟於寺僧。有再生之恩。故投之。當日同登山有懷張二「今當塗縣長張星儕」詩云。屍林火燄逃亡出。喘氣椎胸涕淚揩。回望滿城烟與火。身家存否念星儕。又入山一首云。燒城七日火不歇。亡命五更人斷魂。四十卷書「元槧史記」一冊畫。「曼殊山水」二條大被三難民。「橘叟與余夫婦」八里奔投楚山麓。九旬竄伏于湖濱。餘生發願皈依佛。望六殘年萬劫身。又贈橘叟云。破寺逃亡共晨

夕。幾生幾世結因緣。雪廳促鄰俱衾坐。寒夜駢肩擠榻眠。患難相依見真性。身心未了入初禪。君過五十我望六。老病憐君更自憐。又山中臥病云。比患胃病深。饘粥不能食。瘦臙骨與皮。兩腿小於鄰。上士李橘叟。無藥難為力。黃豆富滋養。多君為我乞。真是救命湯。千金方不易。余與橘叟。洵死生患難交也。同下山未判月。此寺已焚毀。故人葉漢漁「玉森」於民十四年長當塗縣時。保護林木文告。貼山門歷十有二年猶在。至此亦同遭劫火也。又有乾隆修寺碑。在殿角暗隙不可睹。荒山大雪。涇寒特甚。橘叟持燭。余坐地捫讀。老月錄之。攷志乘未載。亟錄傳之。亦亭林空山掌故之意歟。「碑文」姑孰郡東五里。有山蠶起曰白紵山。昔名楚山。緣晉桓司馬游歌於此。地以歌傳。易今名焉。舊有桓公井、挂袍石、飲馬泉、臥仙碑。及齊雲、四望二亭。今其遺址尚存。據邑志東口是山蜿蜒起伏。郡縣龍脈。悉本此為胎息。則曰白紵一峯。實閩郡土地人民所係。豈尋常鬱壑所可概論者哉。山椒有寺。曰興國禪院。建自宋太平興國時。蓋與郡固同之嘉名譽錫歟。紹興三年。僧法開。奉勅重建。元廢。明洪武八年。僧勝洪復建。成化十

年重修。崇正間郡紳鍾老先生斗。更新之。興廢舉做。詳載志乘。皆所以培郡脈也。願後稍稍凌替。至國朝康熙四十餘年間。本寺僧潭映。苦獨力難支。延黃池永保菴雪嵐上人。為茲山北道主。雪公卓錫後。修舊增新。澆加潤色。而其業尙未竟也。閱今卅餘載矣。敗瓦敝椽。不蔽風雨。頽垣破壁。日就傾危。失此不修。將古刹廢於荆榛瓦礫者猶少。而閩郡龍脈所係。其何以為培植地耶。幸有雪公之孫芝山者。慨然以興復自任。一日集眾檀越敏之曰。前人之業。吾所當竟。第白裘須積眾腋。非得達人善士。共襄厥事。曷克有濟。聞者皆發種種菩提心。捐金助之。爰是鳩工庀材。上自大雄殿。傍及地藏殿。廢者舉。繪飾鮮麗。佛像莊嚴。經始於乾隆十一年臘八日。落成於十二年四月八日。無修前人。無廢復觀。當事鑑其戒行精純。榮擢本郡僧會都綱。夫以浮屠之習之陋也。托盃延門。自私自利者勿論矣。即沾沾修蘭若。葺招提。亦第為尋山問壑。壯其游觀。至欲龍脈標郡蓋。為土地人民祝釐計者。百不得一。如芝公者。誠可以風矣。芝公以予久客茲山精舍讀書。晨夕與共。得其顛末頗詳。爰屬數言勒石。予曰。茲院之設。原以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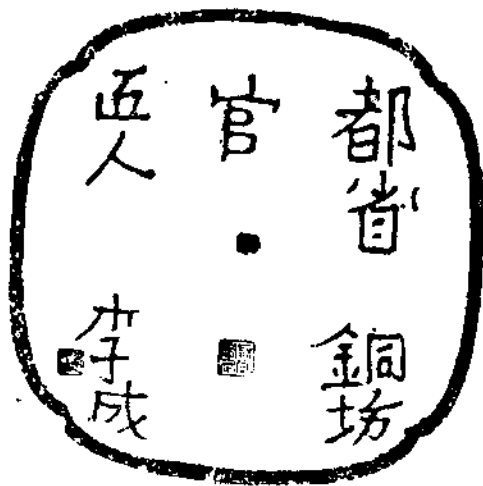
郡服也。由宋而元而明。以迄於今。得芝公而重葺之。豈曰非賢。但凡口威衰。送遠與廢地。尋今之修。固所以補昔之廢。他日觀茲碑也。因其壞而後興之。口後又所以繼今也。展轉相因。俾閭郡地脈之隆。培之永久。不至幸哉。且其徒蘊中。掌教方丈。善筆墨。將來大開宗風。更未可量。因牽連而為之記。乾隆十三年歲次戊辰菊月穀旦。李鸞撰。橋叟耐寒助我讀碑。已可見其耆古之竺。故於甲戌開築江南鐵路之時。與張謇齋終日追隨開掘工程。訪購出土古物。所得晉甄宋陶甚夥。獨銅器鮮見。至是年九月三日。在當塗新橋。忽發見一竟



隋竟第一圖

光。瑩澤如玉。即傾囊以重直購歸。并

詳記其出土月日。與發見之處。按是竟今裁尺徑四寸又八分。素鼻素邊。銘曰



隋竟第二圖

。都省銅坊正月官匠人崩受。十一字正書。筆如縣鍼。字體秀拔。與隋朝鐘磬諸傳器銘正同。欣喜無量。奚度青「侗」題云。破地騰輝月一輪。虛靈何處著埃塵。千年影事君休問。會照迷樓玉貌人。定其為隋器甚確。按隋書百官志。錄令僕射。總理六尚書事。謂之都省。其官制有左右衛坊。門下坊。典書坊。領經坊。門大夫坊等。惟銅坊獨闕如。但都省下轄金部。可知銅坊必屬於金部之官也。今據竟銘。可補隋書之闕。一物之微。亦足以證史。考古之學。固可重也。亡何。又得一竟。「見第二圖」方形折角。「俗稱海棠樣」裁尺徑四寸又半寸。製作之精。與前竟相若。色作

黑漆罟。銘曰。都省銅坊官匠人李成九字。正書。字體亦相似。隋禊祚短。百工未備。官造之物。流傳至鮮。橋叟竟獲其二。自誇奇福。因榜其書室曰。雙隋竟齋。盧虞山與老月。皆為其治室名印。以志勝事云。

### 閒話詩鐘(續)

耐充

#### 耕居為肩格

說取「耕」田鋤異種  
視同「居」貨斂奇珍  
幾日「居」巢養毛羽  
長年「耕」硯泯肥曉  
老此「居」諸甘簡蠶  
便吾「耕」繫謝轉駒  
高明「居」室猶為患  
渾噩「耕」田自見優  
發粟「耕」餘逢歉歲  
積薪「居」上笑蠶才  
泥濘「居」行都被適  
穠蠻「耕」繫漸相安  
此鄉「耕」者能相讓  
昔日「居」俾請勿言  
多事「耕」夫兼識字  
無名「居」士每逃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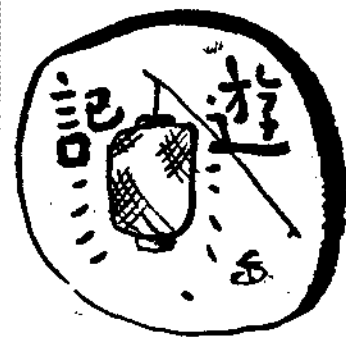
# 北京市名勝古蹟最新調查表 (上)

六朝聖地之古金陵，龍蟠虎踞，勝蹟著于遠東。兵燹以後，當局會費長時間之調查研考，始得真確概括之統計，列表錄右，便于檢閱。

霖

名稱	時代	地址	所有者	現狀	保管	備考
莫愁湖		水西門外	公有	如舊	園林管理所 保管	相傳南齊時有女名莫愁居此故名梁武帝嘗作河中之水歌以詠其事
玄武湖		玄武門外	市有	如舊	園林管理所 保管	本古桑泊吳寶鼎二年開城北渠引前湖水流入新宮遂名後湖宋元嘉中築隄壅水發見黑龍因名玄武湖
烏龍潭	晉代	漢西門內 龍蟠里後	私有	潭中舊有宛在亭為晉代所建今圯	無	舊說晉時潭見烏龍
顏魯公放生池		漢西門內 龍蟠里顏魯公祠前	祠產	如舊	顏魯公放生庵住持僧 修保管	庵在顏魯公祠左
清涼山		漢西門內	廟產	山上有九華勝蹟為清代所建尚完好	九華山住持 僧保管	山上勝蹟甚多本市自來水之舊水池即築於此
雨花台		中華門外	市有	如舊		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在此講經忽天花亂墜故名
臺城	孫吳時	鷄鳴寺北	市有	僅存遺址一段		吳大帝所築苑城也晉咸和中修繕為宮謂之宮城世曰臺城宋齊梁宮殿皆在此梁武帝遭侯景之亂餓死於此

正覺寺	洞神宮	承恩寺	大報恩寺	利涉橋	文德橋	五龍橋	九龍橋	鼓樓	四方城
	宋景定年間建	明代所建	明代所建	清順治三年建		明洪武年	明代所建	明洪武十五年建	明初
武定門外	淮清橋西(建康路北)	建康路北	中華門外		夫子廟前	中山門西	通濟門外	北極閣西	中山門外
廟產	廟產	廟產	廟產	市有	市有		市有	市有	
完好	尚有餘屋數間	僅存正殿數間餘屋均被燬	僅存大雄寶殿五間及兩廊數間	完好	完好	強半毀壞	事變時損壞已重修	完好	完好
寺僧保管	住持道士保管	寺僧保管	市立第十八初級小學保管			無			陵園管理處保管
寺內有洪鐘(白玉觀像)並有紫竹甚多	宋景定年間製使姚希得自蜀來建以奉清源梓潼射供三神	明內官王瑾宅景泰二年奏改爲寺賜額承恩	明燕太子卽位金陵建以報其生母之恩者工程浩大舉世無匹後燬於紅羊之亂雖經會國藩重建然已不復當年之勝况矣	本係木橋康熙癸卯易以石後復易以木	本係木橋明萬歷中圯易以石清同治年間復易以木相傳陰歷冬月十五夜在橋上俯視河下水中可見半月	明故宮午朝門內橋凡五座東西並列	橋凡五術甚偉大	上有楊觀閣閣內有清聖祖碑民國十三年改建此公園後又設天文研究所於其上今有消防隊駐	中有石製蠶碑甚高大



# 游香山記

趣園

乙未春三月。意園招游香山。襍被出城。一再尖宿。至所謂人山頭者。已三日矣。半唐爲事所迫。飯於來青軒而反。越四十二年。蟄園主人至自析津。造廬要我往。且曰。山麓普安店。敝園在焉。得於會氏。曰亦雲巢。聊具盤殮。佐以菊酒。飲罷入山。紅葉殆其時矣。欣然諾之。及期。與主人同車出西直門高良橋。踰青龍橋。電掣風馳。與向之輪蹄踟躕。塵埃蔽天。不可同日而語。未移時。至亦雲巢。短垣疏樹。不蔽外景。凝睇層嵐。白雪冒山腰。隨日影以幻奇。方與山容相接。羣賢畢至。觥籌交錯。戲謂主人曰。倘得遠道人爲香山社主。乞青蓮居士爲玉泉酒家翁。樂哉斯邱。可老於此矣。主人顧而笑曰。子知我者。是吾志也。相與浮一大白。俄而酒闌入山。或筇輿。或策蹇。行至香山寺。僅存佛像。鑄於石。列若圍屏。盡寺圯久矣。尋至雙清別墅。境曠可以坐眺。余左右望。惟恐失山。山亦漸挾眼色。娟娟濃秀。若媚予者。迺陟高岡。經半山亭。嵐光鬱翠。浮雲流出峽角。數折而達闌風亭。紆曲迴繞。秋色撩人。磧路清幽。

蒼鷲攢錯。在有無空色之間。遠近參差。雲霞煊爛者。非紅葉耶。自香山寺至山半。失紅葉者屢。而復得者亦屢。見必下輿徘徊騁眺以留之。更上森玉笏。憩於前亭。四虛空明。崇翠灣環而鬥勝。憑闌四望。迎眸紅葉。如火始然。留連不忍去。在半山古柏陰翳之中。憶曩昔杏花深處。斟酒題詩。二子化爲異物。而此地秋光明媚。猶能遲我而尋舊雨焉。龔定庵重九游山。所以有秋光媚客似春光之句也。遂破蒼翠而出。登朝陽洞。丹黃參伍。若錦屏然。歷城龍洞所謂錦屏山者。無此勝景。自洞而上百尺危蹬。與者前距高而余僕就之。轉凡數四。愈轉彌峻。而樹與壑更奇特。迤邐而至梯雲山館。地平寬敞。羣峯揖拱。有若攢戟者。若覆敦者。樹石圍帶。錦繡錯綜。賓主踞石而座。言笑晏晏。俛仰上下。而茲山之無量殿。涅槃亭。丹井。祭星臺。講駕松。夢感泉。葦盤蟾蜍香鑪諸石。或圯或湮。但見岩壑肩背。蔚藍紺綠。相爲因依嘆息者久之。乃下石坂。歷危坡。抵玉華山莊。薛荔在牆。繞有幽致。土人告余曰。劉氏所築也。由此而經芙

巖坪。迂折而下。回溯前游所經之處。再宿之來青軒。亦未一過目。即所見之人山頭者。巨石怒撐蹲伏奇偉。今且無人見而知之。予亦爽然若失。噫。吾其不良於游耶。抑造物忌我重來不使續鴻雪緣耶。然吾少好游。所游者江南浙西。潯陽之小孤。楚之玉泉赤壁大仙古洞。庚午至千佛龍洞。乙亥重至陽台。諸山之奇遞相代。而吾亦釋其舊所向。遠安之大仙古洞。高深幽邃。人跡罕至。讀其集賢碑記。周秦以來鐫名者四十六人。昔猶芥蒂胸中。而今且釋之。今年逾七十矣。不知竟吾之生。可以代香山者安在。姑隨我目識之。主人曰。人苦不自足耳。今日之游。縱無意園半唐。亦不負佳節矣。諸君子命曰然。時夕陽低照。紅樹滿山。正如輕霞施紺雲。紅暈浮浮然。遂相與出送晚霞而歸。同游十人。夏閏庵喬梓。趙劍秋。黃嘿園。陸彤士。卓君庸。溥心畬。沈羹梅。飲而未入山者。齊照巖。蟄園主人。侯官郭嘯麓也。時在丙子重九。爰泚筆而記之。

陳散原曰。狀寫景物。葱蒨明麗。探奇紀勝。爛然滿眼。而隨處寓傷逝懷賢之感。情致繚繚。低徊無盡。

## 浙東之游

王猩酋

康梁戊戌之春。閏三月。至浙東。明年三月由浙東復歸。此往返一歲中。非為游也。亦無筆記。追而憶之。亦雪泥鴻爪之一。

余姨丈趙蔚青公。部選浙江長亭場鹽大使。丁酉秋

臺。則海水濃綠。

烟臺即芝罘附近也。船泊海中。望烟靄山亭。頗憶秦皇漢武游蹤所在。齊景公欲觀轉附。轉附即芝罘也。由烟臺向東。至成山角。適當夜中。見南岸有燈引船。不使船誤觸也。自成山角轉而向南。海水漸黑。蓋漸深也。余暈眩吐清水。出艙房。立欄邊觀海。時有黃鵠。隨船飛鳴。至吳淞入江口。見土岸。眩吐始止。而精神感覺。土地大為親愛物也。先是趙公函訂迎於上海。及船泊碼頭。趙公已雇馬車相候。行李八十餘件。由逆旅接收。余在旅館樓上。始見洋人騎自行車。馳街上。以為異也。晚間見街上電燈自明如滿月。清光照人如晝。亦乍見。

夜間灘石汨汨然有聲。船底。經過山村野渡。風景新異。凡一晝夜。抵奉化縣外之大橋。舍舟登陸。旅舍設威饌。代雇擔行李數十人。竹轎子純竹為之。楨亦竹竿。舁者二人。皆腰中插烟槍。途中休息。茶攤飯店之傍。則有臨街鑿壁之小窗。置短燈售鴉片。轎夫躡草屨。前向燈窗。從腰中取烟斗。立而燒吸之。乘竹轎行。山村驛亭。烟靄如畫。竹林石橋。水潺潺有聲。山鳥鉤鞞相唱和。時則遇牧牛兒。荷大笠。橫牛背。行水中。茅舍石屋。芭蕉葉披於牆外。沿途風景。雖非名勝。皆余所未見。寫家信時。且詳細及之也。山行凡三日。始抵長亭場官署。

長亭場官署。為台州甯海縣屬地。曰長街。有集市。鹽灘多不出鹽。八九為農田。納租於場。詞訟亦決於場官。與州縣等。場署規制如州縣。朔望。場官制服。

間到任。戊戌春。余伴送姨母。由楊柳青起程赴浙。是歲二月。運河尚冰。三月買舟自運河至塘沽海河。登輪船。船號武昌。經大沽口。始識砲臺。海濱水猶黃色。漸東漸清。則又漸綠。抵烟

藍色肩輿。行香於神廟。祈雨則草鞋竹橋。土人昇一案。置瓷罐。以水畜蛇。行走山村。

場署依山坡。漸次高上。石砌階閣有登登鳴。時閏三月也。又田畝間麥一隴。罌粟一隴。相間而種。閏三月麥黃而罌粟花開矣。較北方早熟。

余居屋南向。開窗對山。山松岩石間。樵牧可見也。窗前有柚一株。四月間開小白花。結實始如豆。至秋季則大如碗。黃綠傲霜。余每以為珍玩。一夜有小偷踰牆。盡摘去。場官大怒。出示勒吏究捕。不得。

山多蘭。冬初。余偕一童一役。入山采蘭。山坡松柏中。蘭叢生焉。擇其笋苞多者。以鑊剝石罅。驚沙較數撲人面。其根虬屈長於葉。錯置兩竹筐。栽盆盎中。根多沙少。亦能繁茂。列余宿舍。三面圍繞。至臘感開。迄今腦中未忘餘香之繚繞。

也。一次入山。有徑夾植桃。可里許。得一園。荒寂無人。破屋覆茅。檐下種水仙一窠。葉長無花。其傍有梅兩株。老幹支離。頗有態。時方著花。折兩枝。負手歸。有人從後來。曰梅花。其音為每。余來此一年。不諳此鄉人語。惟此日得聞梅花二字耳。此園梅花主人。究不知誰何。寒香疎影。不來相伴。得毋與在桃花時節耶。

夏間青笋。帶黃紫皮。秋間柑橘。市上佳味。以此為多。冬日之笋。須從甯波來。此一年食笋。約有三百五十日。

長亭人每日兩餐皆稻。稻之紅者極粗劣。不甚食。粳中北人食麥。每使磨粉食餅。煮水角子。僕姬以為異也。歲臘。余與趙公議食北方白菜。則須從甯波轉來。計程三日。計錢八百。才得兩顆耳。長亭所種者。葉散無心。黑如芥。

八月。有人饋桂花一籃。丹桂也。北方食桂花。皆淡黃者。

冬初。僕姬進醪。是其家釀也。土人穫稻。有糯者釀酒。酒未熟時。米已發酵。食之酢而甘。楚詞漁父篇所謂啜其醪也。土人謂糯酒為老酒。北人謂紹興專產。

趙公不善飲酒。余每獨酌。除夕蘭花盛開。滿余宿室。余乃以砂壺貯糯酒。煨炭中。乘興大醉。磨墨寫臨清高宗桑乾碑。其時未知碑帖為何物。

趙公見余用墨盒山東筆。始告之以筆硯精良產。從此始知磨墨端溪硯為窗下雅事。筆有湖州李鼎和。署廊懸熏蹄。有黑蛇長如人。鬻熏蹄過半。役人葉青。以竹竿驅出之。一日蛇復盤旋承塵中。以逐鼠。鼠唧唧走。余對榻東北隅。承塵編竹有孔。蛇伸首欲下。余抽壁上劍。欲斫之。經姨母力阻。而蛇亦遽縮首去。劍為雌雄甚古。嘗懸余之對榻壁。及北歸。明年適庚子變。余姨母以劍為凶器也。夜使僕姬投之運河。

長亭距天台山僅三日程。余屢欲往遊。竟未果。當時余氣志不壯。阻於兩因。一言話不通。一土匪綁人。雖未若後來之盛。其持亦頗惡。以故不得游。迄今思之。終有悔恨。

浙東土匪之患。聞前任長亭場官。曾攜印逃入杭省。以故余姨母初到長亭。便有北還議。是年秋季欲還未果。明年三月遂北歸。趙公送至上海。余復侍姨母航海還天津。船號泰順。余因前者暈船。在滬買橄欖一斤。船中盡啖之。果未暈。船至中途。當夜半。余立檻前。日出。東望扶桑高麗不可見。五更日出滄海。見所未見。大沽口外十餘里。海淺有沙。俗云蓋子。輪船停此。卸重貨物。須二三日。方能駛人塘沽。乘客嫌悶頓者。爭雇帆船入口。余侍姨母坐帆船。飄飄然如一葉。望海口在蒼茫有無之中。風浪掀簸。余姨母大恐。禱念龍王爺。船行如之字。帆隨風曲折也。





## 東行散記（續）

重 綠

長程的旅途，完全由車子代步的。旅途上有感到舒適的，也有感到極度疲勞的，而總計起來，總是疲倦的多。不過同樣在故國或是日本的長程，我們是毫無疑義的讚歎日本「行」之偉大。

「行」在日本，已經表現它站在近代國家建設之前端的了。湖邊，海濱，平原，山崗，都伸長着光亮的鐵軌，那些光亮的鐵軌，無盡數的穿向山洞裏去，而被穿着的山洞，不光是偶而幾個，一路上使你無法指數，此外，光亮的鐵軌和寬闊的公路，恆如蛛網似的交織着。途中我們時常可以看見高大的馬，拖了一輛輪車，車上重載着土產，輸送到附近的都市裏去，汽車和火車的來往，不分鄉村，也不分都市，始終是川流不息的。

在東京市，我會乘過高架電車，環遊東京全市。高架電車的車身和式樣，和一般的火車無異，只是通着電流，行在高岡而已！可是它的建築確實偉大，因為它必需經過很多的高架橋樑才能貫

通的。東京四郊有土阜似的山巒重疊，我們在電車裏可以環繞鳥瞰東京的市容。

最奇怪的，大商店下面的地層，便是地下鐵道的火車站，當我踏進地下鐵道的車站時，絲毫沒有感受到身入地層，跑進車廂，我只覺得像車行山洞時一樣，但是有一位同行的日本朋友告訴我，說是在我們的談笑間，車輛已經穿過了市河，突然，我面上飛來了驚異的表情，這驚異我是讚美科學的萬能，而尤其是日本飛躍的進步，實在是足以欽佩的。

東京的營業汽車，隨處隨地都有停靠着，只要上面有「空車」兩字的牌子，隨便可以乘上去，據說：過去的營業汽車像過江之鯽，現在這些數目是逐漸改退的了，原因是汽油太貴，但是，我所見到的，依舊是很多很多，而乘一次也僅需費三十錢或五十錢，這數目假如比例起來，那比我們祖國的人力車價目還便宜得多哩！

以言人力車，我們在日本都市裏，偶而看到一些，它的構造和我們祖國的人力車，稍為有些不同之處，最特別的那拉手的木槓短得出乎異樣，我想：日本發明人力車的國家，而沒有人力車，它是受那些營業汽車，高架鐵道，地下鐵道發達的影響，相反地在我們祖國，被稱為發達的都市，却滿坑滿谷的呈現普遍化呢？而在偏僻的農村裏，偶或有二、三輛人力車，大家尊貴稀視着哩！在日本，目前僅留着的人力車，據說乘坐的價目，比汽車還貴幾倍呢？它已不是供給一般旅客的應用，而將給醫生和妓女們去特權使用的了。

旅途上所經的公路，只有是從小田原到富士屋，由富士屋到沼津。其間分着兩天行進：由小田原到富士屋是盤旋直上；由富士屋至沼津是蜿蜒而下；這旅程，它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有無限的天然之美，說不盡的詩意，畫不盡的畫，我們除却讚歎公路建築的偉大之外，歡洽的心不時飛向富士山頂上去。此次東行也唯有在這段旅途上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 × ×

談到住，我們在日本最舒服不過的，莫過於東京的帝國ホテル，它築造象

一座宮殿，佈置得富麗堂皇，它是日本第一流的旅館，在日本有關於國際的酬酢，都招待在這裏的。它似乎有中世紀西洋風味的作風，它是過去日本地震後碩果僅存的偉大建築，裏面有巨大的會食堂，又有郵便局和地下商店。我們在這裏，足足地住上旅途中三分之一的時間。

新大阪ホテル在大阪也是第一流的旅館，它是一所純粹歐美式的高樓大廈，在那裏，我們也住上二夜，它的建築雖然是相當雄偉，可是和上海的大旅行社一樣，沒有什麼奇特之點。

我所喜歡住的，便要首推富士屋ホテル了，富士屋ホテル是傍山建築，象一所衡等式的立體形宮殿，內部佈置，一條廊，一個灣，一層梯，都含有藝術的意味，地下商店，娛樂部，彈子房，都有着美麗精緻的裝飾，更有遠處山巔飛來脈脈的溫泉，匯成一個室外的溫泉游泳池，這些它是足以給觀光者體味回憶不止，也足以代表日本風景之美而誇耀於國際的。

純日本式的旅館，我們曾住過東京的昌平館和長崎的諏訪莊，我們初住昌平館時，タタミ的生活實在是不慣，尤其是其有客來時，在タタミ上非得跪上半

個到一個鐘點，客去時摸着自己的膝蓋，似乎失去了知覺似的，因此我們也就怕住日本的旅館。但是當我們返國途經長崎住諏訪莊時，也就有些習慣的了。

在旅途上看日出，可以分海上，山間，和車行三個時間。

海上的日出，去時我僅在船艙的圓玻璃窗裏望出去，那時也正是恰當經過輕浪以後才醒來，我看見陽光普照在洋面，海洋裏的波浪一塊黑一塊白的洶湧泛濫，矗立在水平綫上的島嶼，積雪未消，泛出一塊白一塊赭的。灰色的海鳥，從繚繞的長空，飛向海面，飛向船尾，追逐我們這隻海洋的搖籃。回來時我是睡在上海丸上的 Sint room 會客室的沙發上，也是經過輕浪滑過以後才醒來，東方剛發出魚肚色，太陽從地平綫下昇起來時，天空也漸跟着透明，更易蔚藍色的序幕之後，光芒萬丈血輪紅盤全升時，那絢爛的洋面，刻分了無限的銀片。偉大，這富有朝氣的海上之日出。

車行的日出，那是適逢故國的陰歷元旦，我們睡在臥車的上層舖位裏，我起身時，只覺得車在雪中行，富士山上的積雪，最先被朝日的光輝照得白皚皚

美麗入畫，沿途在陽光的普照下，依舊是飛散着雪花白絮，但是衝過若干海邊灣汊時，積雪也就溶化了，車聲突破了漁舟帆影的寂寞，在這初春的陽光裏。

山間的日出，是在富士屋ホテル的隔夜，同行者大家相約決心要看的，可是在投宿的翌晨，山中飛着雪，白茫茫迷霧遮蔽了陽光，甚至蔽去了無數的山巔，終於我們是抱了一個空。不過也不盡是失望，在我們別離富士屋後，和煦的陽光也漸射向了山旅途中，在行進裏，飛鳥吱喳的撲向梅花叢裏，富士山的山頂上，紅的，白的，藍的，紫的，變幻得格外姣豔美麗。

旅途上，我們是經過海行之夜，車中之夜，銀座之夜，山林之夜。

海行之夜，總是在輕浪裏糜爛地過去，回憶起來，也正是旅途上最狼狽痛苦的事。

車中之夜，去時是舊曆的除夕夜，我在高架的睡床上，重溫祖國除夕夜的舊夢，夢中有童年時天倫的歡樂；有赤面獠牙猙獰面目的魔鬼，爲了所謂元旦前夕除夕夜的賬目清算；也有哭笑不得的除夕，在我生命史上所不應該過度而過度的；更有溫柔鄉裏甜蜜的除夕夜。

可是啊！這都是旅途中的回憶和幻夢而已！回來的時候，我睡在高架的睡床上是挨受了寒冷與疲倦的。

銀座之夜，據說在東京已不及往年了，晚上十時規定商店打烊，這也許是受戰爭的影響，傳聞也是說節省電氣。然而在我逛銀座街頭，商店每晚也總得要挨過十一時才閉門。東京的銀座，相當於上海的南京路，本來是含城開不夜，電炬通宵達旦的意思。東京的雄姿，也全在這裏足以代表的，銀座是日本的天堂，美麗，莊嚴，熱鬧，街頭出現的有紳士，青年，也有摩登女郎。它是日本政治的都市所在地，也是商業繁盛的

都市區，它絕對不是國際侵略的市場。

山中之夜，只留着富士屋ホテル的一宿。我在旅途中，他曾留下給我一個失眠之夜，論理我在富士屋ホテル的環境裏，是絕對不應該失眠的，那軟綿綿的羊毛氈毯，相當抵禦了夜來山林春寒的氣息，淨清的溫泉，它也能帶來了俗塵，帶走旅途的疲倦，可也能帶來了溫存如綿的催眠。我是喜歡浴後朦朧的睡去。那種恬靜舒適，是一切名利的代價所絕不能抵償的，然而富士屋ホテル之夜啊！它留給我的，依然是睡眼惺忪轉輾反側不能入眠，只是水聲潺潺，終夜纏綿！是小樓聽雨，抑窗外飛泉，我

豈能推測？惟有等待黎明，以求現實之證明。可是啊！等我經過失眠的疲倦後，醒來時窗外正對我掛着一條飛泉的瀑布，向着臥室前傾吐，此時我不知怨恨抑是欣歡，在我的心板上只刻劃着讚歎偉大的失眠之夜！

如今我是回到我的祖國來了，在我重踏祖國的國土時，祖國照過了和平的光芒，我也吸着春之蓬勃氣息，我腦海裏回憶着東渡之行，更刻劃短短旅途的吾生之萍蹤寄跡。

(完)

賃居罵駕橋有感

海鳴

烏衣巷口接塘坳。燕子同來尚有巢。今古斜陽共珍重。醉醺猶可鬥春梢。(居所距烏衣巷甚近)  
 風虎雲龍值威朝，灌夫使酒任狂轟。衰年故將無多說。何故來居罵駕橋。(俗傳有人罵明太祖於此，故名罵駕橋)

定橋下一小舟中，今居則以此為出入恆經之道。  
 天外三山古戰場。鷺洲煙柳隔橫塘。元勳休沐成陳迹。祇有飄兒染味香。(屋後與白鷺洲相望)  
 屏藩倚得石頭城。蓮子成房也列營。辜負金陵人已老。不談風月不談兵。(居所之東，為武定門城堞。西則與蓮子營相接)  
 野草閒花各自芳。板橋一記話滄桑。朱明舊院今何在。六代繁華更邈茫。(附近多前明舊院遺跡)  
 往日兵戎去住忽。此來游賞應冲融。秦淮水閣登臨近。羨若清談亦古風。(偶作閒遊，惟常至秦淮河畔各茶寮品茗。)

能屈能伸太耳兒。埋頭種菜狀愚癡。田家生活原吾分。垂老甘心嗜菴葵。(隣近多菜園，吾其學老圃矣)  
 當年逃死氣潛吞。橋底藏舟夢有痕。記得南朝多少恨。一場成敗不須論。(癸丑金陵破城之日，予曾匿跡於武

# 采風新錄

一時

什公

曠代難逢此一時。我生非早亦非遲。猶索鍊石心徒熱。豔說揮  
戈事已奇。佛示降魔求證道。聖言何陋欲居夷。赤松舊約知難負。待  
新情天未斷絲。

有夢

什公

九十春光此夜餘。野人有夢到吾廬。世情淡似經霜菊。道味醇  
於得水魚。幾輩過秦皆賈誼。是誰存趙擬相如。故山猿鶴勞延佇。笑  
我歸田願尚虛。

積雪凝寒樓望有作

辰齋

平生奇景不多逢。記躡中條雪後峯。老畏山行甘隱几。閒貪樓  
望算支筇。靜無聲息千林竹。白盡顛毛幾樹松。忍凍呵毫寄佳想。可  
曾梅意先春濃。(明日立春)

題王西神來鶴亭茶齋圖

辰齋

紗帽籠頭自煎喫。(借)一甌正及日斜時。勤搜陽羨名陶錄。不  
數官窠秘色甌。舊館種榆同俊賞。新亭來鶴抵高資。長干兵後壺觴  
聚。一萼辛夷繫我思。

原田中將東歸賦贈

釋哉

每從裘帶見栗姚。江介離愁動暮潮。幼學虎鈴經最熟。弭兵龍  
漢劫能消。觀櫻瀛國金杯滿。贈柳都門玉勒驕。三十年前舊遊處。東  
京燈火夢中遙。

三月十三日西園同默舅子獲伯冶

釋哉

春園不恨我來遲。積李崇桃尚弄姿。輕放蒲裙佳節過。稍回擊  
楫去年思。新除池館題官廨。半掩巖亭立寺碑。新移俞曲園書寒山  
寺碑。置夕佳亭側。爭免前游零落感。鶴羣坐數亦成奇。余放六鶴池  
中近失其一

寥士既招飲翌日復以詩屬和賦答

肅初

四海蒼生苦未安。兵戈滿眼淚闌干。風吹桑甚垂垂紫。雨濕  
枝障障寒。

陳子新詩走筆成。音長節短苦含情。比鄰鶴鳴應沈寂。不許將  
聲亂曉鶯。

庚辰上巳疾齋諸老禊集敝廬余與自嚴皆久  
不作奕因共一枰適成和局收官有一小劫置  
不爭余盈半子棋家所謂神仙過也因誌一律  
並紀歲月郵塵單雲詩家

曉麓

一餉槐安幾爛柯。重溫戲事荆公語。兩婆娑。自嚴與余同庚嘗

機詎讓神仙過。旋軫歸漸天下多。坡公有上己日句。借舍切半字。展席依然見南渡。明益王覆刻古蘭亭。長圖卷皆席地。脫履而坐。二三人。爲一網。筌蹄不着。是東坡。爰居閣中有聯語。因風寄想西園客。合有嘉詩維永和。

### 題板橋雜記

默園

舊院荒深長綠苔。繁華事去幾低徊。海棠命婦生朝感。芳草王孫末路哀。燈舫臨安常微曉。迷樓大業總成灰。蕭聲吹出秦淮月。認是魁官一輩來。

### 新柳

默園

瘦日梢頭看到肥。清明寒食雨霏霏。中間馬埒千鞭疾。半掩晴簾一笛飛。西出陽關餘彷彿。潛行江曲重嗟歎。薄寒滯却三分綠。不道吹棉早上衣。

### 歲莫懷閩中林十二謙宣張七秀淵

却店

金鐵雷轟鎖虎門。夢痕時混入潮痕。人猶異國交垂絕。天與吾儕老僅存。歲事可曾炊酒米。傳中誰共話寒暄。眼前賊殺俱難問。但道亡羊未足論。

### 樓夜看雪有感

却店

皎然夜色似清晨。如此光芒獨照貧。山骨癡肥難作肉。地皮素刮不成銀。便望明歲新收穀。已凍全城無盡人。我欠大裘來展覆。白

教私幸一家春。

### 蒿園雨中感事

白菴

不堪三徑已蓬蒿。草長鶯飛狐兔豪。大好園亭誰是主。無多紅紫雨如膏。連山排闥青依舊。華髮飄蕭首重搔。獨上危樓一徙倚。欲爲天問九穹高。

### 蒿園對月

白菴

處處蛙聲怒不平。池塘青草夢魂驚。山殘水勝今何世。漏盡鐘鳴夜向行。衆醉了如天夢夢。獨醒不覺意怍怍。炎黃六尺孤誰託。愁絕中宵對月明。

### 次韻和寥士洒樓題壁

獻湖

園禽池草換年時。靈運詩篇最可思。漚鳥舒翎看客過。寒鴉報面被人知。食甘山蕨終難飽。怨託江蘿豈不癡。貽蕩春光搔雪鬢。未能消受柳絲絲。

### 穎人來書譏禪禪祭不日除服得復從事詩簡

獻湖

禪禪而後理詩簡。燈改三期菴未終。禮壞樂崩因愛日。江東渭北各成翁。琴瑟我必待王哀。復華黍端推束皙。工明日輕車馳熟路。吟聲南下聽摩空。

### 穎人詩至仍用筒韻和答

獻湖

製題疎拙苦郵筒。股破唇焦辨已終。近與穎人論詩淡初見新  
 吟如座客。散於老釀對隣翁。撚髭常費千夫力。壓鏡原非一手工。給  
 我冥搜春又至。落花十丈在遙空。

獻湖聞余素服將闕行事吟詠先以詩來次和

穎人

閒身無術謝吟筒。況值觀棋短局終。幸不失為都散漢。幾曾餓  
 死性天翁。成聲燒我彈琴拙。覓句輸君閉戶工。料得捷才同響答。深  
 源未肯達函空。

題長樂藏王石谷爲龔衡圃畫田居圖

理庵

憶昔湖上住。漁弋共遊盤。摩挲玉玲瓏。徘徊白洋灣。田居久墟  
 莽賦詠同。賦歎爲言耕烟畫。歷劫猶完。未知奔誰氏。尚當在人寰。  
 零雨忽三載。海水飛羣濶。斯圖落君手。飲我眼福看。意匠連石田。老  
 筆抗玉蘭。想見學稼人。十畝樂閑閑。却惜淡墨紙。仍少一角山。君方  
 急世難。寧暇求田園。聊爾寓微尚。亦用敦古歡。有時備掌故。有記搜  
 叢殘。堪充鎮庫寶。不令寒具揮。我本耕巖夫。飢驅江湖閒。負鋤無一  
 穫。檢書供兩餐。何年暗太平。蒼生皆飽安。再與踏陳迹。車笠重追攀。  
 東城尋灰燼。北隅披榛管。泥上指爪留。筍中烟雲觀。君閑綠野堂。吾  
 隱桃花源。伏老心天游。相視齊啓顏。以茲書息壤。庶幾期歲寒。吟成  
 意無盡。一笑海天寬。

次韻蛟川見寄二首

理庵

皓首緇帷抱一經。蜀莊到跡習湛冥。斯人蕉萃心彌苦。我友印  
 須眼獨青。數杓有聲風聒樹。山河無影月窺庭。比來未改狂奴態。却  
 被羣呼作客星。

雀橋烏巷卅年經。劫夢惺騰意杳冥。海水何如前度淺。山容應  
 似六朝青。詞臣賦自哀江左。商女歌猶唱後庭。待與酒樓重倚處。白  
 衣人是少微星。

鄧尉探梅有辜俊約率成俚句寫奉寥士

仲虎

問余何事來白門。曰歸不歸踏客魂。故鄉園梅報舊發。主人無  
 計歸田園。幽懷掩抑太無賴。羅浮夢醒還重溫。奇峯玄墓不可叩。擬  
 思遠射雙眸昏。吟朋招我探梅去。嬉春結伴仙家郎。忍寒花多破寒  
 少。及時行樂攜琴尊。問誰許爲東道主。元方雅誼情彌敦。無端風雨  
 永朝夕。勝六狡獪翻乾坤。好事多磨佳期誤。憶花無可洗煩冤。溯洄  
 時昔忙花事。五人同踏蒼崖根。光緒戊子吳門潘濟之尤鼎甫  
 費此懷曹君直同游鄧尉觀梅斜風  
 細雨香雪海。欲排雲脚迎晴暎。五十年來成陳迹。故人宿草吾猶存。  
 風流文采一以歌。萬方多難嗟艱屯。感今思昔發長嘆。無嫌重覓鴻  
 泥痕。勝游俊約頓辜負。敢云踐言矢弗諉。蹉跎歲月類如此。何須顧  
 事談貞元。料彼青山應笑我。花亦煩惱愁無言。年來還喜腰脚健。紫  
 情花信數風番。相期明年償夙約。題詩花下品茗論。

依韻和寥士

仲虎

斜日留窗淡。和風拂檻涼。春深新柳綠。雲霧遠山蒼。暮色橫城堞。歌聲度棘牆。閑居無所事。祇爲賦詩忙。

### 庚辰首夏移居吳門留別白下諸君子

仲虎

晚歲論交悔已遲。那堪惜別繫人思。落花飛絮都成感。作戲逢場不入時。一去秦淮紫舊夢。重來吳郡有新詩。倘期後約還相見。贈我何須折柳枝。

### 登岱

霜杰

河嶽相望蓋一身。萬方雲意小嶙峋。憑高却憶黃塵事。懷古羞爲近代人。雲滿碑林埋碧落。日扶山氣湧三神。胸中頗有星辰在。欲叩靈君友衆真。

### 渡河

霜杰

未驚雙鬢抵風沙。稍惜長流送歲華。河豚上通天一氣。澤民自昔海爲家。孤城畫裏曾相識。微命濤頭更自嗟。誰辨魚龍千里色。滿空愁日又寒茄。

### 贈公孟

伯冶

京塵元不流衣裾。寂歷瞻園好卜居。一士潛修宜穴榻。羣兒疾駛善乘車。風中藥火寒仍活。煙際篁陰鬱未舒。寬寬黃紬滋味子。生憎堆眼有文書。

### 庚辰元日病中

伯冶

海上旌旗忽卷舒。無諸城郭恐成墟。思歸難覓安心藥。撥悶難批眼書。羊首茵陳聊復爾。鷄壑桔槔定何如。歲新還是悲兼病。分付東風與掃除。

### 上元

伯冶

料峭春寒雪後增。閉門身似住庵僧。兒童一味思鄉物。要向街頭看橘燈。

### 元夕書感

惆悵

孤注何期幸瓦全。小民猶此怨烽烟。弟兄吳越音書隔。身世江湖患難前。廷尉山頭頰吏擬。布衣飯顆乞人憐。懸知今夕團圓月。照徹窮峯似舊妍。

### 誰知

惆悵

環環事侵中夜睡。朧朧色混五更天。誰知烏喚窗開曙。一夢初回黃嶽巔。

### 題張次溪燕居修史圖

惆悵

海內青箱業。中州野史心。龍蛇紛起陸。麇狎鬱成林。趁興屠沽飲。閒蹤殿肆尋。一言愈華袞。變例在砭砭。變例出宋史楊億傳

### 朝鮮京城謁吳武壯公長慶祠堂

運之

絕域瞻遺廟。英靈想霸圖。驚傳將星隕。太息戰雲孤。落木三韓

某悲風萬壑呼。明朝馬關路。攬轡忍孤嶺。

### 西園五截句

叔瓊

試院清閒畫不開。西園花事已闌珊。袖羅怨落東風軟。自愛春陰情倚欄。

落紅糝徑柳綿飛。池水微波未息機。六百年來人事改。石頭猶是節牙非。

蔣山青到眼前來。春日旌旗重角哀。老去不堪多涕淚。獨尋碑石掃蒼苔。

水民雙鑑勝新軒。不繫舟停什柳邊。成住壞空千佛劫。本無文字四禪天。

我亦多生業未休。每逢佳處便遲留。石中倘許傳心印。記畧何妨作故侯。

### 題阮菊年蘆荻釣舟小畫

鶴濂

數株枯木野人家。漠漠炊煙落照斜。信手推窗鷺鷥起。船篷一半覆蘆花。

### 永慶寺

家士

萬法不離緣。緣外法何着。玉匣藏華髮。古香四秘轉。冥漠地因

樓陸沈孰排闥。黃霧冒蒼天。寶相淪白塔。窈澹鐘磬音。薪傳火未脫。廢城作乾河。不遺鴛鴦塚。惟餘謝公墩。拔地尚突兀。介甫那嘗乎。賦詩聊笑謔。謝公偶留蹤。庸憂後人奪。永慶沿舊名。猶榜公主宅。吾國與之鄰。題句證緣法。

### 與家人遊玄武湖遂登諾那塔

家士

鐘山龍自蟠。後湖龍久去。眼底又龍年。龍應運故處。梅老尚繁枝。柳新已柔葉。乾坤浩蕩春。培自玄黃血。湖波依舊白。園樹添新碧。填海還補天。視此石城石。劫灰不到處。諾那猶留塔。夕照轉朝暉。晨昏塔尖刺。

### 題京宋東野集謝白霞居士見貽

家士

短章發竅思。臞骨無醜姿。我悲貞曜遇。我喜貞曜詩。單雲榜我閣。托興秋之涯。昌黎足排莽。低首惟爾師。神寒無庸煥。心疾馬需醫。作蘭偏天地。纏茲瑰璋絲。光明百丈錦。織古垂雄奇。宋整誠足寶。劫辨能孤道。高情拜佳貺。呻吟長受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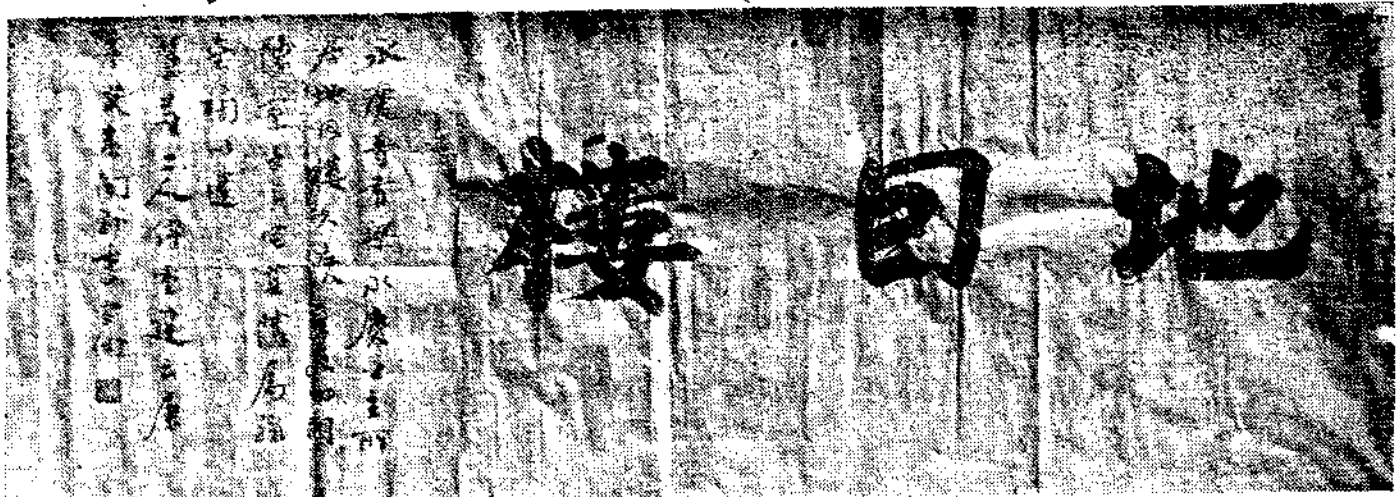
### 花朝前三日携家人遊靈谷辛夷甚盛仍次爰

### 居丈戊寅靈谷看花詩元韻

家士

佛火能傳不盡薪。偶從方外話前塵。經年未改芳菲意。照眼猶





存窈窕身一笑看花仍  
似玉當時種樹定何人  
繁枝明豔原無類。駘宕  
馬須別主賓。

酒樓題壁

家士

轉綠回黃又一時。  
酒痕流袖寫相思。嬌葩  
寵柳如新沐。刺水殘山  
是故知。老去尋春非權  
被。愁來倚醉療狂癡。鷓  
行莫緩花開急。任爾東  
風颺紫絲。

白霞居士邀同

王什公江亢虎

趙厚生夏爾初

自怡汪運之曾音

靖陶張次溪集飲蒿園座上暢論經學故次章

及之

家士

不是閒蹤跡。能來感歲時。城荒延野色。春暮得繁枝。茗味兼花  
味。詩癡更畫癡。一尊歡晚飲。澹蕩見襟期。  
末劫論儒效。尊經萬世師。由來學而習。嚮往聖之時。樂地存名  
教。循聲慰子遺。童年書爛熟。受用老方知。

與夏爾初論哲理賦贈

家士

倘死原無我。尚存已再生。隨緣當解脫。離垢即空明。妙結珠圓  
果。超觀失毀成。本來何執著。桑海苦紛更。

夏爾初李彌厂溥叔明新自北來黃公孟又將

養荷青島余與靖陶次溪經伯招同周化人陳

彥通胡介人同飲市樓是日三月晦立夏

家士

詩心不可卷。電燭不可剪。春盡夏已立。佳節苦流轉。來者塵須  
洗。去者行須餞。萬種離合情。遂茲文字宴。鐘鼎未為顯。山林未為塞。  
平生澹蕩心。所弛吾知免。銘心香作篆。縛絲盤作繭。四海若比隣。知  
音最終結。櫻筍吾能選。揚墨吾能辨。孟夏初陶陶。意深腸有淺。



### 庚子西狩紀事詞

鶴 龜

菩薩蠻 庚子八月紀都中近事五  
閏甲辰續完共二十四闕

記從天仗仙班擁。椒房獨冠承恩寵。  
占盡十分春。依稀楊太真。琴絲悲  
忽斷。夢冷關山遠。心事數從頭。卅年  
如水流。慈禧后侍文宗幸熱河卒，秦  
梓宮回京，此已四十年也。

揮來團扇風無力。珠簾飛出使胡虜。  
不敢怨王孫。背人心暗捫。鏡塵羞  
照影。霜雪侵霜鬢。東望故鄉愁。月明  
雲自流。拳匪擾亂京師，兩宮乘輿播遷  
後，后乃深悔倚端王之諂也。

悲秋千里思芳草。塵沙撲面長安道。  
門巷舊烏衣。巢空梁燕飛。玉關人  
去遠。消息流光換。不怨薄余寒。自憐  
鴻影單。兩宮思董福祥入衛，朝命迅速  
來京，過於居庸關，時逾朔月  
矣。

胡塵萬里吹哀角。健兒罷唱從軍樂。  
門外玉駝騎。可憐人去遠。杜鵑啼  
不住。花落春無主。別夢繞鄉關。鄉關  
何日還。拳匪肇禍，各國聯軍所向皆捷  
，我軍將帥陣亡，士卒潰散，  
盜馬玉昆入都，  
兩宮已出狩矣。

天涯望斷燕燕遠。落花飛絮無人管。  
燕子出重簾。亂紅隨處黏。去來飛  
不定。消息無憑準。聞說那鷓鴣。紛紛  
居舊巢。兩宮恩遠出狩，各國聯軍入宮  
，德將瓦爾德西佔居儀鸞殿，  
臣民始知兩  
宮出狩也。

纓鞋驚風風扶轄。疑裙瞥眼來飄忽。  
猿臂奮材官。可憐行路難。居庸關  
外路。畫角邊城暮。衰帶儘風流。將軍  
羊杜傳。兩宮乘車至沙河，岑春煊率師  
迎之，隨扈以西，材官林泰清  
步行扈從，潰兵亂民來犯者手刃之。出  
居庸關，即徒四出，岑軍護衛，得以平  
安。

金鈴聲冷敲殘月。章臺走馬新霜滑。  
不耐五更寒。深宵羅袖單。鬢雲欺  
翠捲。眉黛牽愁綰。佳節近重陽。秋風  
憶帝鄉。兩宮帶星披月，蒙犯霜露，不  
安寢饋，未具黃卷也。按鸞輿  
出巡，行李  
謂之黃卷。

御靴風鞞紛垂飾。小臣羅拜親顏色。  
細雨灑輕塵。蕭蕭馬入秦。灑橋風  
雪裏。懶得尋詩思。暮米強加餐。牙牌  
傳太官。九月初四日聖駕幸西安，午前  
到灑橋，百官跪迎道左，儀有

風雪，傳膳後，始入城，按漢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太官，注，太官主膳食。

平林澹漠侵秋色。寒鴉做暝連雲黑。  
何處望家山。幾回石(平)嶺關。呼  
來寬爾達。仔細龍香撥。染翰墨餘馨。  
裁紅書御屏。聖駕駐蹕西安，思京恭切  
朱箋親書識毅二字黏之，奏事首領太監  
稱寬爾達，扈從太監數十人，御前給事  
三五人  
而已。

金鈴識起愁如織。驪山相對傷心碧。  
曲罷散琴絲。悽涼凝碧池。春四長  
至節。換却生塵襪。惆悵未央宮。樓臺  
烟雨中。慈禧召見西安知府胡廷日，曩  
時屆萬壽聖節，奉懿旨不許選梨園樂部  
以進，十一月冬至前二日，北京人至行  
在，穆宗某妃資獻履襪數事，慈禧思京  
益切。

和戎陡起愁千斛。黃臺瓜蔓傷心局。  
遠戍唱涼州。淒涼花萼樓。彩毫裁  
鳳藻。感涕與元詔。問坐獨沈吟。難守  
歲幣金。兩宮迭召粵督李鴻章水陸兼程  
入京，與各國議和，幸西安後  
，譴責肇禍諸臣，命下逮捕，英年趙舒  
翹賜死，譴成端王濂公於新疆，以近支  
宗室從議親之條也。是役也，各國索賠  
款不可勝計，乃下詔罪己，布告天下。  
金吾警漏天遲曙。班聯已報齊鷓鴣  
。蘭殿月光寒。垂簾裝薄綉。凍雲催

雪到。慣帶秋絨帽。翻羨珥金貂。金門赴平朝。行宮禁衛森嚴，夜無傳警報更。者，門內巡邏數十人，皆岑春煊部，甘軍殿上，惟神虎營兵四五人，兩宮召見臣工在二重殿東室，門作月圓式，垂棉布簾，皇上冬日猶御絨帽，秦撫岑春煊請易貂裘，從覓豐貂不得，以做貂。

冰盤進御生菜蔬。花紋雕出費年五。歲序喜更新。宮中同咬春。千官丹陛擁。溫語承天寵。驛使正相逢。牛圖一樣工。立春日，宮中以大梨二各盛生菓，謂之咬春。內監有善鑄字者，刻畫其精，沿明遺制也。立春先一日迎春，向例由順天府進春牛春山寶座，西安既為行在，與順天府無異，特異畫工，依欽天監頒式進春牛圖，適順天府亦繪圖由驛馳奏，同日呈進。

儀鸞殿裏飛灰燼。何時滌淨煩襟悶。舊夢記分明。回頭望玉京。上陽人白髮。夢冷圓明月。閒坐說開元。深宮五十年。吏部尙書敬信自北京至，召對然不樂，內監高四，年六十八矣，隨扈大臣叩以故事，自言歷事三朝，兩隨慈禧，回憶五十年以前，圓明園紅氈氈上綠鬚簪花，不知是真是夢，言次悽惋欲絕，無異上陽宮人說天寶遺事也。

垂肩尺咫黃絲穗。玄冠頂結紅絨緞。百八串牟尼。相連長款嗒。勇虛閒話好。不見辛家料。珍重御爐旁。探來

五色囊。庚子除夕賞資行在內廷諸臣，午後謝恩，皇上御便服小冠，頂綴紅絨結，垂肩黃絲穗長尺有咫，瓜住相國以數命講朝珠，兩宮見之，問所從來，相國以對，君臣感佩久之，皇上出宮時，攜烟壺，相國囊貯二壺，自京攜出者，立以進御。

汪汪風沼波千頃。朱泥寶印鈐符認。供奉萬金多。深宮喚奈何。鴻嗽飛上下。安得千間廈。雁塔寺中人。欣霏雨露泰。慈聖防弊其嚴，慮備臺支應局而露泰。漁利，特召主者宮中支一錢一米，必以朱泥小印為信，是以月費不過萬金，印文曰鳳沼恩波，慈聖所常佩者。秦中大變，兩宮命於城關增設粥廠二十餘所，就食饑民，恆十餘萬人，又命創設粥廠十餘所，城外雁塔寺寮舍最多，就食者倍於他廠。

內家裝束偏明靚。薄施朱粉秋波登。環佩入宮門。平明朝至尊。神仙天上伴。拜賜昭陽殿。妙手本天成。丹鉛寫壽星。慶王三女皆年少，隨扈至西安寢問安，恆手持香珠一串，慈聖御筆畫壽星賜之，絳用珠筆鈎勒，古趣盎然。

乞將一滴楊枝水。甘霖下沛天顏喜。紀德樹螭碑。千金太白祠。莊嚴金粟象。職貢來西藏。臥佛寺和南。飛嵐繞佛龕。兩宮軫念旱災，命侍郎桂春詣太白山，乞水供於宮中，日夕禱祀，不旬日大雨甘霖，乃發帑帑千金，修太白祠，命翰林院撰文立碑，頌揚

神功，時值西藏貢佛相，兩宮以行在無地供奉，命奉至臥佛寺，設龕以祀之。

終南山館偏幽靜。悠然好見南山景。汲水種荷華。翻翻疊翠斜。甘盤思舊學。夢寐石(平)渠開。幾暇惜三餘。與懷行秘書。行在惟終南山館植有花木，顏曰悠然見南山，巡撫畢沅所書也。上於視朝之暇，時往登眺，館池久涸，命汲水灌之。新種荷華，水性潑潑，花不能開，惟翠葉翻翻而已。上無書可覽，遣人坊間購石印三通九朝聖訓御批通鑑輯覽等書，按唐太宗嘗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行秘書也。見澤確類書

微香暗逗薰風颺。猗蘭殿裏叨天賜。團扇寫幽姿。瑤臺寄容思。復園丹桂好。曾做黃衣料。喜逐笑顏開。黃裳貢蕊來。辛丑四月二十一日特召燕禧首，慈聖所寶也。漢中丹桂，以復園所產尤馥郁，慈聖時采以曝乾，薰衣經年不散，聖慈偶在憶宮中歲有貢者，即與樞臣言之，西安知府胡延丞揀呈進。

三真六草驚奇絕。長安碑碣如林列。拓墨誓丁丁。開成唐石經。臨池尋閣帖。錦輝翻重疊。黃卷付行廚。銀駝載一車。長安碑林多古刻，上命樞臣各歸，錄撰閣帖數種耳。

黃楊蒼秀雙蟠樹。八仙巷裏鸞與駐。古蹟訪名園。莓苔留屐痕。使臣慵

置頓。儉約傳諸郡。羨若愛山泉。沙城感去年。兩宮西安回鑾，道經東城八仙庵。院植菩提二株，蟬聲蒼秀，數百年物也。東路五州縣，行宮皆簡陋，華陰尖營，假李氏園，頗宏敞。深諭各州縣不得妄事供張，務從儉約。去秋西幸，洛途井水味鹹，此次命汲山泉，以供御茗。按唐書天子巡幸食宿處，謂置頓。元宗西巡，特召御史大夫魏力進爲置頓使。

三峯峙削高千仞。明堂遺蹟無人問

。游豫憶先皇。六龍曾省方。銀牌宮樣製。永佩千秋字。夾道萬人遮。嵩呼望翠華。兩宮去秋西幸時，未登華山迴玉泉院二日，卒以山路險巖未果，際距縣城入里，對院浩觀，提志稱即古明堂遺址，正對三峯，收華山志，仁皇帝西巡登華山，爲風雨所阻，兩宮迴鑾歸路，左右百城跪送者，悉製銀牌賞之，文曰千秋永佩。

無端錦瑟華年換。那堪絲鬢溜塵泥

。太液柳棉飛。雙雙燕子歸。河山運是舊。只有朱顏瘦。往事莫思量。思量狂斷腸。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京師拳匪君直同年譚善薩繼五閣紀其事，後見定興鹿遊軒姻丈備述出狩迴鑾各事，擇其能入歌謠者，續成二十四闕，寄與君直，不知如何感喟也。甲辰四月望，鶴齋志。



# 庚辰上巳禊集詩

青溪詩社禊集拈得塵字 伯治

羈孤獨自惜芳辰。傾蓋相逢笑語新。花氣香騰扶酒力。詩聲激越過歌塵。飽饑喪亂猶今日。解與溫存勝幾人。獨有春愁欠消減。臨流空負碧粼粼。

庚辰上巳秦淮修禊分得零字 鄭袁

清淮一曲水疑溼。豈爲滌裙始帶履

。得句當筵推白也。(陳伯治詩先成)佐書何處覓朱零。(此次分韻無書佐)濤邊杯壇高聲勸。夢裏江魚側耳聽。城郭徒增歸鶴感。官衙猶是蕩鞦韆。

庚辰上巳青溪詩社招集河房禊

飲以張華上巳詩分韻得衆字 家士

春來矯若龍。美景孰能控。禊事水

上宜。古今相伯仲。雕蟲信非夫。叔世亦麟鳳。遺蹟追永和。俯仰足悲賦。諸子甫白徒。高吟必驚衆。且同食蛤蜊。聊忘木黍痛。莫打枝上鶯。留喚春夢夢。劫餘好山川。收拾煩酒甕。

廖士先生寄示河房禊飲詩依

韻和作 叔瓊

上巳舊芳辰。尋春繡飛鞵。盡替修

游飲。此樂詩人重。河房枕青溪。曲院籠么鳳。百年勝游地。冠蓋聞者衆。自從友叔起。不見珠簾棟。臨流莫照影。但被窮阮痛。世事如轉車。安識吾非夢。高吟張華作。有酒正蕩蕩。(是日分韻用張華上巳日詩家士得衆字)

青溪詩社襍集家士爲代拈得遊字

秋蓬 忍向淮邊問舊遊。離人心上已先秋。青山不斷興亡感。紫燕爭供宛轉愁。桃柳容容傷薄命。絮花無數過危樓。祇應一盞臨軒酒。爲祝交枝見綠稠。

次和秋蓬

鄭袁

小集羣賢起倦遊。淮煙却異去年秋。提蘭分韻聊多事。繞竹沽春不買愁。湖落終須離斷岸。花飛莫遣近高樓。新抄舊本臨河序。人影江干已較稠。

上巳日青溪詩社襍飲河房余以事未赴陳君歡湖代拈分韻得蔭字

展慶

春光如海深。遊思不可任。佳節逢重三。修禊被氛祲。陳鼻湖海豪。招邀作社飲。羣彥集簪裾。詩清骨爲沁。齊魯雜宮邨。余也前輝甚。有若鸞鳳侍。一鳴萬籟喑。又如海若波。潢潦當巨浸。刺促不敢前。避席還斂衽。小樓兀閉門。賣花聲到枕。詩微不待秋。狼藉墨

痕滲。匿笑枝間禽。啣吸晚嘉陰。

庚辰上巳河房修禊分得置字

惘悵

蘭亭詞感概。後世因屢置。每當上巳辰。詩人集儕類。矧茲盍朋簪。適丁佳麗地。里巷入窈窕。房櫳寫清緻。水窗迎和颺。桃渡騰繁吹。波綠蘊藻香。漢迥烟景膩。曲欄停畫棹。綺席飛橫醉。曠觀物可齊。諧謔人忘醉。因之湖厥源。浴沂魯論記。暮春相徜徉。聖賞在言志。詠歸意云何。千古未宜闕。後生味鑽仰。聊從樂斯意。願言除不祥。終以致和氣。

庚辰上巳秦淮修禊分韻得會字

驕莊

馬背話江南。徙倚春無賴。青山謝我游。荆棘桃源外。秦淮有酒家。權集蘭亭會。分韻多新知。舊友陳張蔡。僉謂今年寒。雨雪天公霽。花信放晴曠。萬紫千紅蒼。同好四五人。招尋延爽籟。昨看孝園花。花若流蘇帶。圍丁話滄桑。歷歷瘡痍繪。鄰花付灰燼。斧斤及殘楹。此獨外人庇。猶得張綺蓋。主人早西去。私幸固無害。吁嗟百萬家。邱墟愁無奈。珍重劫餘身。舉杯祝時泰。

庚辰上巳修禊分韻得賓字少康

過眼韶華次第新。秦淮修禊集嘉賓

樓臺好是重圓月。花鳥猶餘一半春。綠酒淋漓酬此日。青鞋屣屣踏香塵。沙場亦有從軍樂。安得羣賢聚水濱。

鐵馬銀河洗。鶯花三月春。同拈金

谷醉。復睹漢儀新。肝胆酬知己。艱難重揖賓。何當歌競病。投筆問行人。

青溪社同人襍飲秦淮遠道徵

詩分得微字

穎人

三年鶻詠歇南巒。禊事重開景物非。近處笙歌移畫舫。舊時門巷失烏衣。坐看歲月雙丸駛。如此江山一鳥飛。騰喜哀鴻羣集澤。餘生猶託稻梁微。

辛若收京願不違。吟朋亦似市民歸。

仙人閱世空鉛淚。名士揚光自紫微。(用薦補衡表語時交親多失所)湖書來以北海見推余未之允故云)鈴閣風裁儒將在。(聞是日陳將軍少康在座)黃墟蹤跡酒徒稀。怒濤洶盡英雄未。腸斷重來燕子磯。

青溪詩社同人舉行修禊張式

之先生代余拈得導字

雪蕉

記得秦淮柳。最是春來好。况值節三三。修禊添吟料。自我客幽燕。夢魂青溪繞。結社證前緣。泥雪留鴻爪。劫後話滄桑。韻事今重紹。月明花弄影。子野詞何妙。一字爲我拈。課詩向遠道。風光非永和。莫漫談天寶。暇日宴新亭。孰不君王導。憶否郝參軍。蠻語尤絕倒。過江多名士。當亦憐同調。遙望金陵城。但覺憂心搆。

# 茶壽會續編

## 茶壽圖三首

飲黃賓虹

蓬勃同聞興會多。河山舉目復如何。茶村遂願新亭淚。又見昇州一老窩。花冢茶丘費訪尋。爭墩望古集苔岑。興亡休問前朝事。不盡江流變古今。江東冠蓋治城居。六代繁華畫不如。鄒哲葉欣傳俗格。荒寒誰與繼倪迂。

## 杜茶村先生生日寒月伉儷

## 為茶壽會祝之索賦因占七

## 絕四首

北平 鄭天祐

昨宵記是鬧蛾兒。燈火天街徹九枝。不及茶星城上照。老龍聽取玉參差。百花獻壽作生辰。貌得虬髯箇裏親。破費腰纏成一笑。劉綱夫婦悟前因。天上春光世上同。華堂今日會羣公。偷聲誰奏神絃曲。尻馬迴翔一陣風。

神去神來問有無。送神回向入蓬壺。千年海水紅桑換。會見王喬昔日躅。

## 茶壽圖

胡奐眉仙

鷄鳴山尾數間屋。半翁茶病足自號半翁長伴孝陵宿。南朝馬阮不濟事。老淚北向煤山哭。十日揚州事已非。百戰中原胡在目。一姓興廢等兒戲。千秋士氣賴接續。三百年後壽茶人。寒梅五瓣寫幽獨。吁嗟乎、于臬饑鳳君辟穀。時南京米貴寒翁食蜀粟代飯

## 前題

鹽城 虞山 受言

茶翁去後賸茶丘。粵客重來感白頭。莫語當年離亂事。亂離人自有千秋。三杯兩盞愁憂煩。小草於人亦有恩。茶平生與物無緣。紗帽籠頭閉不得。前身應是唯茶思我。杜茶邱。南山黃竹實空垂。飄泊誰憐老鳳饑。今

日壽君還自壽。釀茶一瓊似琉璃。

## 題茶壽會上龔治初

李 橘叟 德舟 張謇齋 景遜 與蔡寒

## 翁守談月色 伉儷合作畫

南海 關廣麟 撰人

老鳳長饑室不春。臺城小築此芳鄰。靈來忽覺通豪素。難得詩人盡畫人。

佳日同燒處士茶。秦詒夫攜佳茗 澆杜茶郵墓 疎篁枯太冷生涯。就中偏喜寒梅藥。此是先生伴讀花。楊星山寫茶郵梅花 伴讀書詩意為圖

## 茶壽會徵詩賦此寄寒翁

前人

晚明門戶分朝黨。販國千官多僥倖。臺閣封疆幾甲科。不道完人歸乙榜。黃岡一老老白門。青山埋骨梅花村。十年我憶訪遺墓。天風和墨招詩魂。辛未九月曾仲雲訪茶村墓鷄鳴山尾遺民室。孔雀庵聯句今年去。鷄鳴山尾遺民室。孔雀庵中初度日。辨香惜未祝東風。花冢茶丘空髣髴。寒翁伴月行窩寒。一冬臥雪貂裘單。猴頭柴熟脚不暖。窮人舉火皆奇觀。危城亂定荒詩社。好事伊誰臂堪把。焉知三日展春燈。盡遣聖人知正雅。驚燕新庚春一堂。不須介酒依僧房。千里遙徵送神曲。鄉親文采驚雌皇。劉雪蕉夫人亦

貴國人為作故人懶性應難遂。詩題畫葉  
連神送神曲。故人懶性應難遂。詩題畫葉  
聯翩至。發絨數息對座賓。茶村軼事吾  
能記。時眉仙在坐。虞山匠斧初鏤然。閉  
門卒拒尚書錢。譏謗羣僮多口禍。屬有  
天幸安餘年。尚書文集在人口。夙詆韃  
夷如羯狗。虜官不識天朝書。告發無人  
許蒙叟。不然此老應門誅。兩朝領袖要  
菁殊。初學集中好文字。豈待身  
後成禁書。先生身世同晴髮。未  
見佯狂人欲殺。持杯但勸少微星  
。處士居然無死法。舊時朋輩非  
賤貧。龔曹過眼皆埃塵。梅村但  
服三山草。焦獲甘為兩截人。豈  
如久客堂中客。冷眼興亡雙鬢白  
。世事分明起滅泡。愛貧却聘仍  
良策。我別冶城三度秋。詩盟夢  
戀借山樓。余所居樓名各有故鄉歸未得  
。倘能重約江兩游。却餘問訊秦  
淮柳。鼓吹河房誰選手。閒却樊  
川筆一枝。宵來猶有燈船否。

馳吳問塗村豎稔。荒榛翳短碣。冒孤墳  
勸華寢。中有古遺民。斬剛介性所稟。  
門因蒙叟閉。關節並乳山凍。千金換伊  
涼。吳人口斷烹飪。常嗟衰鳳饑。冒窟作  
寒蟬噤。大言晉僉父。斬變雅見詩品。  
黃岡老不歸。關峨眉賦誰諗。表阡桐城  
方。吳同調宣州沈。余白走且僵。冒龔

葵荏。素心宜劇譚。關良辰可勤恁。競  
病恣雕鏤。吳老鈍煩鑄鏡。莫辭淹才盡  
。存那知榮貌寢。聯吟紀斯游。斬醉墨  
潑餘瀋。關

處士狂歌變雅堂。北窗高臥傲羲皇。傷  
心馬阮亡南國。冷笑夷齊下首陽  
。茶師佚事見。簪紒何人勵頑懦。  
楚師儒傳。簪紒何人勵頑懦。  
布衣與世作維綱。草間偷活滔滔  
是。介壽山亭淚萬行。

茶壽會徵詩感賦

潘江甘鵬雲葉樵

處士星在天。形貌落人間。丰采迥絕俗  
。高風不可攀。罔知王氏臘。怕說義熙  
年。俯仰懷前哲。展卷心悵悵。  
息園老人年政八十。張次溍贈我光緒

茶壽會上合作畫

前人

處士蒿辰佳節後。山亭介壽百花  
前。羣賢雅集同尸祝。先後相望  
三百年。  
介節清風沆瀣深。同慕畫本費沉  
吟。寒林枯樹凌霜竹。寫出先生  
鐵石心。



茶壽會禮堂

周交獨審。蹉跎瓜洲路。斬旅殯冷衾枕  
。寂寞梅花村。關山瘡生瘰癧。斯文懼  
淪喪。吳志士多坎壈。運去龍蟄穴。冒  
世亂魚驚冷。吾輩繫一官。斬卒歲盜寸  
康。撐腸鬱槎枒。關追蹤漸踈蹙。展拜  
薦菊泉。吳留題掃落錦。暮鐘動鄰寺。  
冒歸路謀市飲。水鄉足蝦蟇。斬山廚富

題月色夫人寫杜茶村先生小景

前人

處士星在天。形貌落人間。丰采迥絕俗  
。高風不可攀。罔知王氏臘。怕說義熙  
年。俯仰懷前哲。展卷心悵悵。  
息園老人年政八十。張次溍贈我光緒

拜杜茶村墓聯句 南海 關廣  
麟穎人 杭州 吳用威董卿 如  
吳廣生鶴亭 祥符 斬志仲  
雲

九月霜旻高。關郊游愜連袂。歷塊馳車

# 茶壽

弟：六唐在堂

寒瓊江習庵

壽編

甲午黃岡沈氏刻變雅堂集。即老人校刊者。關穎人更在海王村。以重值為購得白紙初印本。遍訪民國廿四年乙亥黃岡汪氏編刊本不可得。老人聞余為茶壽會。欣然為題四詩。并把似汪氏刊本。有張大風畫社于皇像景本。孫星衍題贊。茶村遺墨三景本。慕圖年譜，補餘遺文遺詩。至為完備。欣幸罔極。附志於此。守識。

甲午黃岡沈氏刻變雅堂集。即老人校刊者。關穎人更在海王村。以重值為購得白紙初印本。遍訪民國廿四年乙亥黃岡汪氏編刊本不可得。老人聞余為茶壽會。欣然為題四詩。并把似汪氏刊本。有張大風畫社于皇像景本。孫星衍題贊。茶村遺墨三景本。慕圖年譜，補餘遺文遺詩。至為完備。欣幸罔極。附志於此。守識。

## 茶壽會徵詩感賦

許耕茶

三百年前訪遺老。五千里外闢西堂。亂時重見營邱畫。李橘叟畫茶山色當門愛

夕陽。

陸羽前身獨嗜茶。白門有客未還家。哀鴻饑鳳尋常事。閱遍滄桑羨少霞。

## 前題

潮安黃 嵩奇稿

弧辰遙祝座生春。前夕元宵景物新。冠蓋誰為門外客。鬚眉我亦劫餘人。酒浮竹葉三杯薦。心契梅花數點勻。考獻陳王風未歇。陳王二太守修 吟聲高動秣陵

## 前題

題集元遺山句

孟 菴

華屋生平得細論。吳雲無夢寄歸魂。百年喬木衣冠古。圖畫堯民大朴存。油點茶心雪蕊香。不妨身與世相忘。遺編自有名山在。且趁梅花薦壽觴。

## 前題

順德 葉敬常 夢廬

茶丘茶謙壽茶邨。漢臘今朝展上元。佳茗同燒高士塚。梅花邨上與招魂。

## 題茶壽會上杜于皇先生小

像 張 瑜 郁 庚

直共咸淳大義全。堂開變雅歲寒天。函中心史朱砂判。座右毛詩碧血箋。苦蔗繕生容亂世。香椽代妾慰殘年。陽痛哭誰同調。遙指齊州九點烟。清風亮節同黃九祖

## 前題

廬啟賢 願 咳

屈降庚寅後。復聞飢鳳生。屈杜皆以祖正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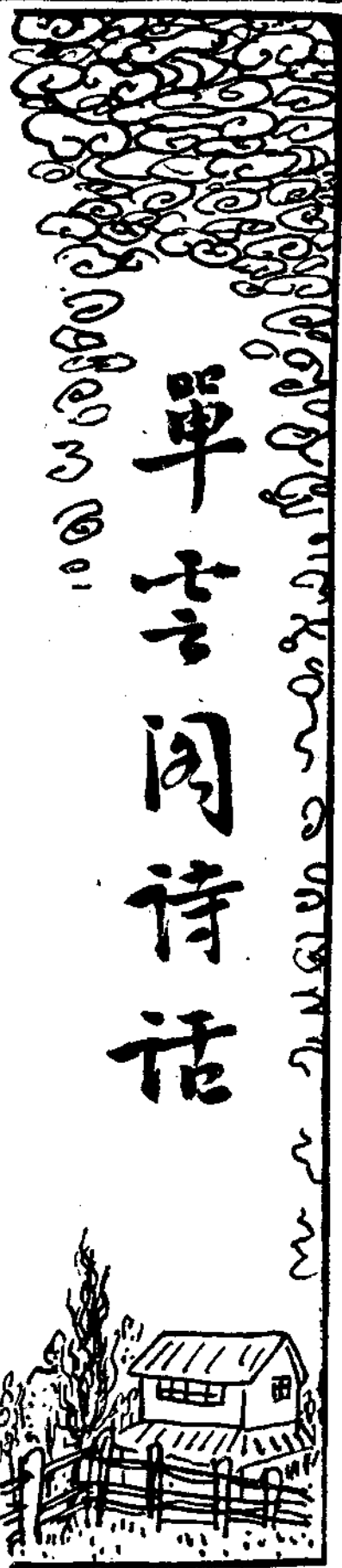
源溯蘇嶺。茶村嘗自署 嫡派嬪桐城。百川望溪並及 徐昭沈眉 熊次劉克 茶村之門 侯 翁 科第輕。多慚南粵客。圖續寄幽情。白下終流寓。楚狂餘典型。名宜耆舊傳。身老少微星。厚意酬東澗。茶村集中 齋詩所謂故者 有贈錢牧 毋失其為故也 遺骸付北溟。梅華村畔路 長傍孝陵馨。

## 題茶壽會合作畫

劉韻松 雲 蕉

多士茶澆畫裏詩。不才媿我若為辭。披圖笑指寒泉語。想見鄉賢耆老時。





回風師嘗謂余，詩中可參禪理，但不可着禪語，余深識之。沈寐叟詩着禪語者，排募生澀，自備一格。至若東坡書焦山繪長老壁云：「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我來輒問法。法師了無語。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故。」又問辨才復歸上天竺云：「寄詩問道人。借禪以為談。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年本不住。今者亦無來。」此則墮着水中，但存鹹味。不着佛語，而得經義，簡淨可誦也。

祥符間亮王序吳野人陋軒詩，述鍾山龔野遺語曰：「吳賓賢家東陶，東陶產鹽，人擁高貲，家不蓄書，間有書，輒以覆甌，或以拭牢盆。賓賢居陋軒，環堵不蔽，自號野人。野人每晨起，緝書枯坐。少頃起立徐步，操不韋疾書已，復細吟，或大聲誦，誦已復書。或竟日苦思，數合毫不下。又善病咯血，血竭髯枯，體僅骨立，終亦不廢。」序中又引昇州吳介茲曰：「讀野人詩，想見此老于海濱，空牆落日，攢眉索句。路人作鬼聲，唧唧揶揄時。昔宋登春見謝榛詩曰：「何乃津津諛貴巧活。展賓賢詩，竟卷如入冰雪窖中，使人冷畏。」江都汪懋麟撰吳處士墓誌有云：「閉門窮居，蓬蒿土室，名所居曰陋軒。終日把一卷，苦吟自娛。晚年善病，或并日一食，不以告人，里人不知也。近海多暴風疾雨，水湧數丈，鹵地為魚，場人絕食，動稱凶年。處士廬舍污窪，每歲水至，常及半扉，井灶盡塌，苦吟不輟。其為詩，工為嚴冷危苦之詞，所撰今樂府，尤凄急幽奧，皆變通陳跡，自為一宗，近代岩棲之作，鮮有過之者。」寫出野人，栩栩如活。

陋軒詩前已述之，茲就其續集二卷中，再選其尤警純者如後。酬公調諸子見過不遇之作云：「交寡如吾者。門庭常是秋。君初尋澹侶。我又似孤舟。茗至錯仍默。樽虛日自幽。媿無林氏鶴。有字向誰投。」庚寅除夕云：「羣動悉無聲。星色青戶左。歲除貧未除。兒女不嗔我。况有几上梅。可以三更坐。短禿四五枝。影我半窗火。」入歲三日答吳雨臣云：「谿午探梅歸。見君詩在壁。君詩如明月。輝我人外宅。遂以所探梅。炤之至于夕。歲易日色新。念子不得息。微茫草上霜。予屐有初迹。」過懶雲齋看梅主人因留茗酌同鴻寶麗祖賦云：「偶踏晴光過此園。梅花樹樹放初繁。半空落日如沈水。幾片寒雲欲入門。座上心魂依淡漠。香中煙火煮泉源。高言未了東風至。吹出清冷月一痕。」

陋軒詩既以嚴冷爲工，集中詠雪之作，無篇不佳。據錄二首，以見一斑。和雨臣京口雪望次韻云：「大江寂絕無鴻度。水色淡然中有船。船上漁人山際樹。一時俱化雪中烟。」微雪云：「微雪入林飛。林昏影愈微。嗟君寡儔侶。安得自光輝。」泯然澹泊銷沈之境，遺世孤往，誦其詩如見其人。

樊樊山易實甫，自是清末大家，譬之美色，豔妝濃抹，常過尺度，然仍不失大家風範。二家之詩，似均未全集行世，往時常見單本數種而已。實甫癸丑詩存二卷，在哭庵叢書中，游山詩集八卷，在琴志樓叢書中，茲分述之。

癸丑詩存，逾半皆贈名伶之作，此老縱情聲色，不脫才人本色。其所作長歌，長短言並下，如大白古風。而以詩爲議論，又學東坡者也。萬古愁曲，爲歌郎梅蘭芳作，可謂天地間有數奇文字，如首段云：「一笑萬古春。一啼萬古秋。古來有此佳人不。君不見古來之佳人。或宜嗔不宜喜。或宜喜不宜嗔。或能顰不能笑。或能笑不能顰。天公欲斷詩人魂。欲使萬古秋。欲使萬古春。于是召女媧。命伶倫。呼精精空空。攝小小真真。盡取古來佳人珠啼玉笑之全神。化爲今日歌臺梅郎蘭芳之色身。」非大手筆誰能若此冒起，其下通體波瀾，到底不懈，誠偉構也。

哭庵和樊山華字韻，有句云：「生猶有癖思尋瀑。死倘無名託殉花。」再和玄字韻，有句云：「土難葬我須花

葬。天不憐才祇佛憐。」二花字甚新。又江上看花歌末段云：「三十餘年看春水。東風吹人人老矣。但願花開我先死。但願死便葬花底。」散原老人會評云，作者行年三十九，尚不忘少年才子語耶。

昔人詩云：「四十年中公與侯。雖然是夢也風流。而今落魄邯鄲道。要與先生借枕頭。」杜牧之詩云：「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哭庵云，落魄邯鄲與落魄江湖，其為落魄同也。黃梁夢與揚州夢，其為夢亦同也。然而四十年之公侯，即非夢亦不風流，况是夢有何風流。若十年之揚州，與十年之青樓，則真風流矣。二者孰得孰失，必能辨之。惟十年一覺，未免太速，請告司勛，再續十年如何。因作論盧生杜樊川一首云：「落魄邯鄲太可憐。不如落魄學樊川。黃梁那及青樓味。再作揚州夢十年。」

琴志樓游山詩，用筆大似昌黎。別為泰岱、峨眉、青城、廬山、包山、衡嶽、羅浮、天童八集，有張孝達，王壬秋，陳伯嚴，梁節庵，胡瘦唐等評語。其與寄禪上人同遊湘之瀉山，有影字韻五絕唱和各一百首，稿已失矣。其他失稿及散見各稿中者，尚不在此八集之中也。散原老人以魏默深山水詩比之，謂能獨開一派。哭庵自謂，魏詩皆在山水內，而余詩尚有在山水外者。其自負可見。

哭庵登岱詩，有句云：「離地只一雲。去天無半里。空翠積何年。壽莫知其紀。長留太古痕。春雨不敢洗。」雙溪橋上半段云：「雪浪不可束。雙溪如雙龍。羣山盡東奔。怒挾十萬松。危橋勢孤立。左右驚濤吞。風雷起虛無。翠壁破幾重。雲光化為石。與水爭橫縱。上有千年苔。春雨洗更濃。」「洗」字各取一義，各有妙處。

雲海歌云：「青天化為雲。白雲化為海。忽看非海亦非雲。元氣淋漓泣真宰。以天作地地作天。連山一變成坤乾。須臾却變歸藏象。團團升雲何處邊。或言兜羅綿。或言銀色界。佛力能將大千載。是雲是佛吾不知。但覺虛空皆粉碎。萬年千劫何匆匆。佛與盤古爭鴻濛。頓使山川與人物。自生自滅雲之中。我願須彌入芥子。衆生同住雲光裏。全空地水風火輪。四海一雲而已矣。」萬杉寺五爪樟起句云：「萬杉化去無一杉。惟有寺門老樟在。」巖海歌賦羅浮首段云：「羅浮非土亦非石。乃是太古以來空中純黛色。積成黛海浸天溼。此黛四萬八千歲。此海三萬六千

尺。山爲黛海之波濤。雲爲黛海之潮汐。泉爲黛海之風雨。瀑爲黛海之冰雪。更將黛色染兩眉。乃是一日與一月。天入黛海不能碧。日入黛海不能赤。月入黛海不能白。」又末段云：「海令海令吾願天帝以汝爲黛池。日與結璘鬱儀沐浴于其中。我亦入海化爲黛。杳然不知其所終。」酥醪觀後古松，萬翠如海，松下有朝斗逍遙二石台，首四句云：「斜陽化爲月。走入萬綠中。綠亦化爲海。日入不待紅。」以上數詩，皆以「化」字爲詩眼，詩亦入化境矣。

廬山贈僧云：「不下楞伽寺。於今七十年。與峯成六老。伴佛住諸天。碧眼能看客。白頭惟坐禪。塵寰眞隔絕。孤榻萬峯顛。」南天門起句云：「以我寸許人。去彼尺餘天。一頭地底出。半趾空中懸。」祝融峯頂石起句云：「天忽落石下。石已插天上。天與石動搖。石與天依傍。」觀李花在白雲下句云：「有烟皆玉氣。無雪亦春寒。」此皆經錘鍊而出也。

丁丑仲春，吳江金君鶴望重遊西湖，曹君雲唐玉虬介以相見，別後，寫一絕句見贈云：「五年不泛西湖棹。重對西湖如故人。詎意酒樓得佳士。桃花如錦滿湖春。」君詩有谷音集二卷，雷音集五卷，潮音集一卷，又天放樓續集五卷。性好遊，遊詩極富。遊詩有極似哭庵者，如天目紀遊詩五首，其二云：「入山摹山姿。山爲萬綠絨。出寺尋天光。天被萬綠黏。定中觀我身。身被萬綠淹。我亦魂溶溶。綠雲相和攙。微風吹香條。不辨篔簹杉。疑是天雙瞳。睫毫綠影影。澄泓兩泉源。日月東西嵌。峯巒登碧尖。天鏡開冰函。」其三云：「昔參高峯禪。認識獅子宗。今禮高峯塔。據地爲獅容。獅臥側且哆。擊球當齒鋒。球乃高峯塔。齒乃石劍叢。想見說法時。一吼三日聾。死關鑿山峻。結構懸虛空。是乃獅子脇。平晚象鼻峯。脈衍直至今。獅象爭豪雄。」又石梁瀑布起四句云：「有耳不聽鈞天謠。有口不酌天漿瓢。有身不跨三峽橋。有足不踏錢唐朝。」亦頗似哭庵。

石遺老人說天放樓詩，有杜陵「摘花不插鬢。采柏動盈菊」之態。諸祖歌讀清季諸賢之詩，內籀者莫工于漸西，外籀者莫侈于人境，人境不免乎粗放，而漸西微嫌其細碎。二子歿後，天放樓詩爲其嗣音。集中佳構，如題蜀僧大休開士畫醉僧圖三絕之一云：「阿師峨嵋來。日向囊邊臥。撲去囊頭泥。便道禪關破。」渡淮口占云：「淮甸

薰風動早涼。坡陀莽莽散牛羊。山榴紅過符離驛。十丈車塵隔鳳陽。」又題三影圖首段云：「背鑑觀我影。是影非我身。燈移影旋滅。而我身自存。開鏡照我形。是形非我真。我無差別相。我相何由分。」蓄有禪意。妙緒環生。

何子貞錢南園之詩名，皆爲書名所掩，所作詩精于考訂碑版之作，成都顧印伯亦如之。印伯名印愚，字所持，又號蔗孫，與梁節庵易實甫陳石遺程子大等同遊張文襄幕。諸子意興颺發，篇什流布，傾動一世，印伯有所作，不輕出示人，人但推其工書而已。歿後，門人程穆庵蒐輯遺稿，都爲十卷，又附補遺一卷。集定，寄湘付梓，程功未半，遽委劫灰。幸存副本，遂攜滬重刊，得禳于世。穆庵會以一峽見貽，其題碑帖之作，亦極精審。其詩宗玉溪玉局，自題所居曰雙玉齋。辛亥國變，蟄居武昌，復題其所賃屋曰塞向宦。所造循謹簡默，如其爲人，卽穆庵之詩，亦刻苦如其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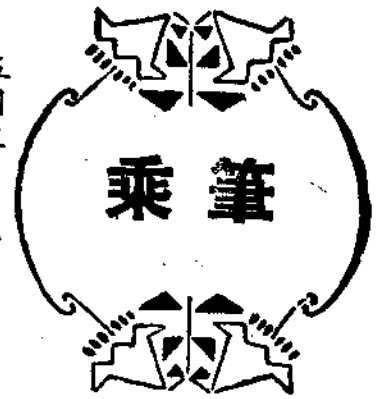
印伯詩如次韻王伯唐送葉易甫度關南歸云：「未死元須有別離。此情甯待此回知。迴瀾大海平生意。明月高樓夙世詩。馬上鞦韆刀天末語。夢中泉菊水仙祠。十年露電眞成瞥。依舊春明折柳枝。」第四句因實甫言前身是張夢晉也。過黃州云：「赤壁當年角兩雄。周郎辛苦盛曹公。庸知二賦傳千禩。勝地還歸禿髮翁。」與岳鳳吾過南窪登陶然亭云：「能到江亭醉幾回。老僧迎客訝會來。冷烟尚鎖春前雪。暮雨空尋別後苔。紫陌近聞翹傑閣。黑窯獨樹出荒臺。人間俯仰須成世。香冢津橋觸事哀。」得節庵海上書卻寄云：「代不數人能幾見。去去江空歲年晚。閉門一字不堪羨。無補費神詩作蹇。西風盡夕城滿塵。帶水沸潮消息斷。十七柳凋十桂懸。更問菱湖與桐館。風花一瞥旋成毀。那及黃樓酬魏衍。書來海上如說夢。身在人間已枯筭。斷雲含雨向何許。淚眼不晴天不苑。布衣許身老轉拙。失計殘年難飽飯。履齋故蹊綠苔滿。子甯不來夢當返。小別千年萬山遠。」

穆庵別署顧廬，紀念其師也。藏其師遺墨甚多，而楹帖尤可寶，題者甚多，余嘗見之。如梁節庵題云：「元賓字幾個。東野淚千行。退筆久成家。遺詩光滿廊。憑他酬贈證。對此念芬芳。樓鳳題還在。（君客鍾山時，以看作樓鳳宅句，爲聯爲贈，今藏之家。）予情水不忘。」易實甫題云：「數年長我鬢華白。（所持長余三歲）一世作書

衫袖烏。鬼唱秋墳詩愛飽。婆呼春夢屬憐蘇。魂招天寶傷心史。脚認元和敵手徒。賴有門生賈道靈。淚痕和墨共模糊。」羅拔東題云：「門生持絕筆。逝矣莫能追。世亂仍安酒。書名不辨詩。病存遺一諾。（去年省翁病榻。會許病痊作書。）骨立敬孤兒。無復圖修禊。（癸丑京師三貝子花園修禊。翁與焉，今年上巳，翁宿草矣。）魂樓向水湄。」陳仁先題次梁文忠師韻云：「飲仙兼草聖。孰與抗顏行。米舫貫虹月。虞書尊廟廊。先生真駘宕。弟子煙芬芳。珍重分遺墨。高情何日忘。」陳彥通題云：「武昌官柳幾斜曛。庾墓風流慨舊聞。頭白門生惟李漢。却餘詩卷訂王雲。氣迴岷嶺能磅礴。愁近湘纍渺逸羣。來向謝公安句法。寒江秋月印紛紛。」程子大題云：「一日不見傷離羣。此別萬古號秋旻。長庚未肯輸三絕。阿買猶知學八分。篋底硬黃和淚檢。尊前遺墨照愁醺。蒐題賴汝存師法。秘鑰山陰定許聞。」又壬壬秋題印伯遺象，有句云：「詩人不盡滄桑感。先死還應是令終。」語極沈痛。

會文正詩宗杜韓蘇黃，純以氣行。其詩中表白，可以概見。如喜筠仙至即題其詩集後首段云：「昌黎聖者徂不作。嗚呼吾意久寥廓。郭生近出還峻嶒。腸胃森然起邱壑。古來文士非羸尪。各有雄心戰墳索。自尋世界鍼孔中。別開九州造城郭。」是宗韓也。酬九弟四首之一云：「杜韓不作蘇黃逝。今我說詩將附誰。手似五丁開石壁。心如六合一遊絲。神斤事業無凡賞。春草池塘有夢思。何日聯牀對燈火。爲君爛醉舞僊儂。」是宗杜韓蘇黃也。題彭旭詩集後即送其南歸二首之一云：「大雅淪正音。箏瑟實繁響。杜韓去千年。搖落吾安放。倍叟差可人。風騷通胙蠻。造意追無垠。琢辭辨僞彊。伸文揉作縮。直氣摧爲枉。自僕宗涪公。時流頗沂嚮。女復揚其波。拓茲疆宇廣。大道關榛蕪。中路生罔兩。孱夫阻半途。老大迷歸往。要當志千里。未宜局尋丈。古人已茫然。來者非吾黨。並世求人難。勉旃各慨慷。」是于杜韓外獨重黃也。

林君霜杰，林文忠之孫，嘗館余戚鎮海李氏有年，其弟子秋君知太夫人陳梅君女士之有遺集也，請于其師而刊之，集曰闡妙香室詩鈔，計二卷，又詞十闕。霜杰夫人鄭燕生女士借燕樓遺稿，及弟婦張凝若女士清安室詩補遺均附焉。凝若工詞，嘗學詩于何君梅生，其身後詩詞，梅叟已爲刊行。



# 脂井殘紅錄

後學以公而

五月三日。偕宣威陳歙湖。錢塘高見思。同遊鷄鳴寺。適齋樓修葺甫竣。淨几明窗。致可小憩。設茗略坐。復同訪誌公臺。壁上石刻。為同治間重修該臺時所立。臺中有梁武帝塑像。明太祖塑像各一。分列於誌公遺像旁之石龕中。明祖之像。豐頤廣額。龍種自殊。真見明陵饗殿中。懸有明祖畫像一軸。殆即為此像之藍本。折至臺後。循山麓北上。則胭脂井在焉。井上承以輓轆。深不見底。井欄棄置於旁。石上刻胭脂井三大字。面井有亭翼然。丹楹刻楸。中有石案。可供對弈。綠陰環繞。山鳥啼啼。地僻故游人罕至。溽暑時清簟疎簾。於此一參坐隱之禪，亦消夏勝境也。徘徊久之。同游者各紀以詩。按胭脂井即景陽井。齊築景陽樓。樓下置井。世說載王導營建康城。魏晉謂天子所居禁省為臺故遂名為臺城。宋齊以後。遂為都城。梁承宋齊之舊。宮殿皆在臺城。以形勢度之。臺城當北倚鷄籠山岡。岡

外為苑。苑外為湖。今北極閣鷄鳴寺。正其北城所屆。(俗以鷄鳴寺即為鷄籠山。非也。)故鷄鳴寺東。猶存一段古城。登寺中景陽樓。可以見之。城下有門。俗曰臺城門。意此即古北掖門矣。宮城西北為華林園。園中有古景陽山。樓名景陽。或即以此。南史張貴妃傳。陳至德二年。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並有寵逸代以游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采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調。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今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大業拾遺記。又稱張貴妃別居桂宮。宮中呼張婦城。隋

師入陳。文武百官皆遁。惟尚書僕射袁憲。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侍側。憲勸後主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乃逃於井。二人苦諫。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乃得入。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三人同乘而入。按袁憲等蔽井。久而後入。則張之入井。必在後主之先。拾遺記又云。後主云。韓擒虎入宮時。麗華最恨。時正以紫鏡毫。研紅箋。寫答江總壁月詩。厥後全無心肝之叔寶。拜爵長城公。而麗華竟死於青溪橋。勝於中橋。(按青溪中橋即今之四象橋)吾宗漁洋山人詩話云。秦淮青溪上有張麗華祠。不知何代所建。金陵圖經不載。余少時客秦淮賦雜詩二十餘首。而獨遺此。因補作二絕句紀之。以存古跡云。璧月依然瓊樹枯。玉容猶似憶黃奴。過江青蓋無消息。寂寞青溪伴小姑。臨春結綺已銷沈。遺廟荒涼碧蘚侵。惟有青溪鳴咽水。千年猶似怨韓擒。唐修隋史。謂韓擒虎曰韓擒。避廟諱也。又陳濟南渚山詞話云。麗華死於青溪。後人哀之。為立小祠。像乃二女郎。其一即孔貴嬪。又按廣輿記云。張麗華墓在賞心亭天井中。

時有白光如匹練。掬之似水銀。不久流散。按賞心亭在今水西門外。地濱大江。正對白鷺洲。洲對三山。按之唐人詩。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情景恰合。今城內石壩街左近明中山王東園舊址。亦名白鷺洲。則係清季遊人銷暑飲茶之處。假借名題之。非白鷺洲真蹟也。麗華雖擅寵後宮。實後主就於華色。有以致之。不能歸咎於麗華一人。隋師南伐。黃叔既不肯以身殉社稷。一時文武。如江總。孔範。魯廣達。蕭摩訶。樊毅。任忠。諸人。皆未死國。任望叔且於軍敗後。馳入臺城。見後主言狀曰。無可用力。勸具舟楫。就上流東軍。後主信之。方教其出為部分。而望叔久久不至。已率數騎至石子岡。降韓擒虎。且引隋師入南掖門矣。故隋文帝有平陳之初。悔不殺任望叔。受人恭

敬。兼當重寄。不能橫展。云無所用力。與宏演納肝。何其遠也。之語。(望叔忠小名)麗華以一女子。獨能身蹈晉井。同綠珠之墜樓。雖死青溪。並無乞憐免死之語。與南齊潘玉兒。同以蛾眉殉國。(按南史王茂傳曰。東昏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為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縊。潔美如生。袁簡齋詩。玉兒一死千秋重。正謂此也)。然金蓮帖地。徒侈荒淫。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直酒池肉林之續。視卓女當爐。彌復不逮。何若麗華之簪筆裁殿。風流大雅哉。同穴難期。從容畢命。不謂之為國捐軀不可也。為國捐軀。廟食可也。今雖廟貌無存。而

瀟洋兩絕。足備前聞。金井一林。猶若形管。加以坏土埋香。長傍鳳凰臺畔。與山色江聲。同垂千古。則芳魂烈魄。雖死而不死矣。余故詳考其事而闡發之。為前史翻案。亦為美人呼寃也。並索以詩云。

落花滿地鋪銀林。狼藉脂痕上女牆。紅紙恨裁江令曲。青溪祠傍小姑香。生先大捨貯金屋。死具小憐下晉陽。至竟蛾眉能殉國。影娥猶照美人妝。

燕支山色倩誰收。古井塵香波不流。三閩才人空有恨。六朝天子慣無愁。軍書不啓奈何帝。黠曲重翻水調頭。鵲鶴樓荒銅雀香。石闌紅淚自千秋。

五月十八朱雀桁南蘭輝館書 華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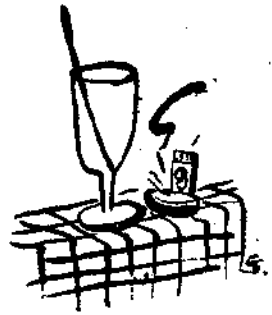
### 以粵兩生集贈廖士

潘其璇

先君生清末。目恍當世儔。立志希古賢。欲以功業著。追陪南海師。徧友富世士。大聲求立憲。利國福氓庶。高官薄不作。抱器慎所遇。天高聽不聰。一厥覆宗祀。森雄實竊國。反覆易朝市。誓不與俱生。刺客屢危懼。鄰超投幕府。密策東南據。功成世不知。死日青蠅赴。平生太述作。散佚搜無處。惟存詩詞稿。三巷寶篋筒。

。吉光珍片羽。守護敢失墜。父執康(南海)朱(張)一。及蛻老。合集從志素。題名粵兩生。庶幾來者慕。刻成愈廿載。稍稍世流布。顧漸小子賤。未克表厥墓。殷憂歷世變。風雨鷄鳴賦。如歐秉石心。奮勵蹈窮固。常思先人德。廣大造門戶。陳君浙水秀。詩筆早延譽。藏弄多異書。苞新復孕故。近喜同官閒。吟哦日相顧。敬持一册贈。用以廣武庫。感愴係此詩。骨鯁聊一吐。





# 燕歸來錄野錄

演肇

## 北京一年中之習俗

### 正月

(一日) 驚鬼居遺史 焚香  
放紙礮 跌千金 飲椒栢酒  
吃水點心 銀錢卜吉 賀  
新年 百事大吉盒兒 嚼鬼  
酌中志 年年糕 燒香東嶽  
廟 遊玩琉璃廠店 白塔寺  
倒掖氣 天燈 帝京景物略  
焚香禮天地 祀祖考 大輿  
縣志 管閣蛾兒宛平縣志 賣  
瓜子 江米白酒 桂花頭油 合菜  
細粉 參藥廟 看象舞 聽  
韶樂 觀演教勢 打鞦韆  
瞻兔兒山 大光明殿 劉元塑元  
都聖境 金熬玉煉 望萬善殿  
五龍亭 不食米餅 聚財帝  
京歲時記勝 懸神茶鬱壘  
插芝梗柏葉 鬧嚷嚷 北京歲

華記 接帖投刺 燕京雜記

接神 白雲觀開廟 曹老公

觀開廟 火神廟開廟 大鐘

寺開廟 燕京歲時記 陳天地

桌天恩偶聞 呂祖廟香火

土地祠字畫 北京雜軒錄

壓歲錢 三忠祠鐵塔寺三官

廟精忠廟均開廟 打金錢眼

北京指南

(二日) 祭財神 燕京歲時記

財神廟報賽 天恩偶聞 借

元寶 吃元寶湯 帝京歲時記

勝箋補

(五日) 破五 不得以生米

為炊 燕京歲時記 禁婦女往

來 天恩偶聞

(六日) 女子歸甯 諸商亦

漸開張 燕京歲時記 吃春酒

帝京歲時記勝

(七日) 人日 占祥 薰天

遺史 吃春餅和菜 酌中志

(八日) 東華門外燈市 走

橋 摸釘兒 鑿太平鼓 跳

百索 耍大頭和尚 商燈

放偷 帝京景物略 散燈 大輿

縣志 正陽門外各燈市 五

聖祠懸燈 宛平縣志 燈祭諸

星 弘仁寺打鬼 帝京歲時記

勝

(九日) 吃元宵 酌中志 禁

屠宰 建皇壇 設醮 帝京歲

時記勝 齋戒 禁宴會演戲

帝京歲時記勝箋補

(十一日) 黃河九曲燈 帝京

景物略

(十三日) 替鬼 摸蝦兒 帝

京景物略 正陽門外各燈市

陳百戲 帝京歲時記勝 內

城衙署懸燈 都門雜記 試燈

黃寺打鬼 天恩偶聞 冰

燈麥燈 北京指南

(十四日) 祀草姑娘 帝京景

物略 西苑張燈 人海記

摸瞎魚 度危宛 雜記

(十五日) 穿燈景 補子 莽衣

酌中志 靈祐宮前懸燈 人

海記 放烟火 陳雜戲 帝京

歲時記勝 燈謎 燕京雜記

東四牌樓及地安門東安門新

街口西四牌樓工部兵部燈彩

燕京歲時志 西馬市東及東

四牌樓下燈棚 天恩偶聞 中海

冰上燃放烟火 帝京歲時記勝

箋補 食元宵 北京指南

(十六日) 摸門鎖 北京歲華

記 燒石獅牙郎 潛記聞

(十七日) 撒燈 酌中志

(十九日)燈市撒燈 關九  
 耍煙九野發編補遺 耍燕  
 九帝京景物略 筵九 開印  
 燕京歲時記

(二十三日)黑寺打鬼北京  
 指南 小墳倉帝京歲時記勝  
 箋補

(立春)進春書 遼史 迎  
 春 跑馬 咬春酌中志 春  
 場進春帝京景物略 鞭春帝  
 京歲時記勝 打春燕燕京歲  
 記

(雜事)三官聖誕 天赦  
 新墳不過赦 不遷居 不糊  
 窗榻帝京歲時記勝 卵殼燈  
 甲乙剩言 韃子 紙薦事務  
 原始 校河留青日記 拓枝  
 西神記 燒秦檜藤陰雜記  
 祈穀燕京雜記 八寶荷包

東西廟會 土地廟會 花  
 兒市 鴿市 小藥王廟市  
 北藥王廟市 耍耗子 耍猴  
 子 耍苟利子 跑旱船燕京  
 歲時記 婦女擲毬拈牌 商  
 肆敲鑼擊鼓 送供尖北京指  
 南 元旦不化錢 年禮 鮮  
 品帝京歲時記勝箋補

二月

(一日)中和節遼史 賣江  
 米太陽糕 焚五色掛錢  
 太陽宮廟會帝京歲時記勝

祭井祭龍王 犒勞水夫帝京  
 歲時記勝箋補

(二日)薰蟲酌中志 龍抬  
 頭帝京景物略 占鰲頭帝京  
 歲時記勝 引龍迴宛暑雜記

遊廬師山析津記 停止針  
 線燕京歲時記 聖龍耳 龍  
 鱗 龍鬚北京指南 吃龍子  
 龍牙帝京歲時記勝箋補

(三日)祭文昌廟帝京歲時  
 記勝箋補

(五日)涿州碧霞元君廟進  
 香北京指南

(八日)悉達太子生日遼史  
 (十二日)花王誕日 花朝  
 賞牡丹帝京歲時記勝 剪

綵爲花 護花鈴 護花幡  
 忌針帝京歲時記勝箋補

(十五日)花朝大興縣志  
 禁屠 太清觀設醮帝京時時  
 記勝 懸齋戒牌帝京歲時記  
 勝箋補

(十九日)正陽門觀音廟香

火城內外廟宇誦經聚會

持齋帝京歲時記勝

(春分)祭祠廟燕京歲時記  
 (雜事)花木放風 皮貨收

藏 食河豚 飲蘆芽湯 吃  
 桃花鮮酌中志 打杖杖 抽  
 它螺 放空鐘 踢毬子帝京  
 景物略 聚燕臺 惜字文昌  
 會帝京歲時勝 踏青 鬪草

架鞦韆析津志 高粱橋踏  
 青 萬柳堂聽鶯 涿州嶽廟  
 進香迎駕郎潛記聞 賣乳鷄  
 乳鴨燕京歲時記 鮮品帝京  
 歲時記勝箋補

三月  
 (一日)蟠桃宮廟會 東嶽  
 廟廟會帝京歲時記勝 潭柘  
 寺開廟會燕京歲時記

(三日)分朋走馬遼史 栽  
 壺蘆帝京歲時記勝 上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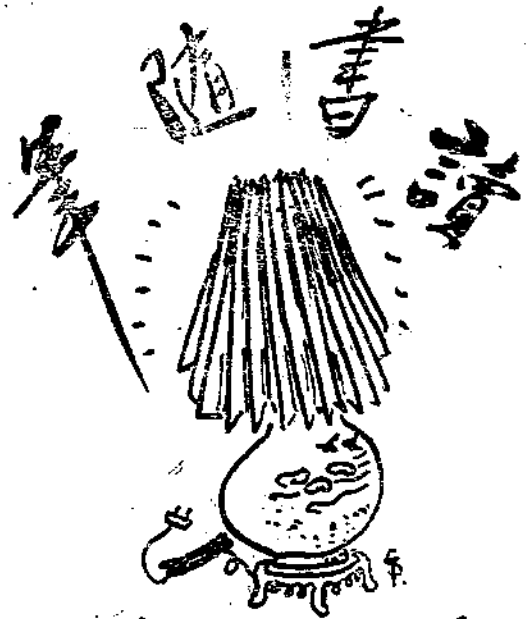
太平宮廟市天咫偶聞 食碗  
 豆黃北京指南 薊菜生日帝  
 京歲時記勝

(四日)換羅衣酌中志  
 (十五日)東嶽廟揮塵會燕  
 京歲時記 太監香會帝京歲  
 時記勝箋補

(十八日)天台山香火燕京  
 歲時記 戲子會北京指南  
 (二十八日)東嶽廟香會末  
 日 吃燒筍鴨 糞巴 鳩鴨  
 腰子酌中志 臺閣苑平縣志  
 (清明)內宮安鞦韆架 內  
 臣製涼棚 賞海棠酌中志  
 簪柳 掃墓帝京景物略 赦  
 孤 濟孤魂會帝京歲時記勝  
 穀祠 賣冰 花木出簪北京  
 歲華記 植樹 帝京歲時記  
 勝箋補

(雜事)採食龍鬚菜 黃花  
 魚 韋公寺慈仁寺賞海棠  
 吏部賞藤花帝京歲時記勝  
 吃鮮花糕 換涼帽玉簪燕京  
 時歲記 鮮品帝京歲時記勝  
 箋補





室隣私榻榻

。形異而音同耳。

王右丞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云絳綉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闈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烟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珮聲歸向鳳池頭。顧璘謂此詩氣象闊大。音律雄渾。句法典重。用事清新。無所不備。未全美者。以用衣服字面太多耳。又

胡應麟云。右丞早朝詩。五用宮室。出塞詩兩用馬字。郴州詩六用地名。雖其詩神骨冷然。絕出烟火。要不免冗雜。

右丞老將行「恥令越甲鳴吾君」頗多作「恥令越甲鳴吳軍」者。董陶音云。越甲鳴吾君本說苑齊雍門狄語。不宜改也。

經書有一語再見而各異者。如論語色李如也。又作色艱如也。易曰。以往吝。又作以往遘。夕惕若厲。又作夕惕若寅。文獻通考引丹鉛錄誤作夕惕若寅。書曰。剋速戾功。又作剋速戾功。惟菌落楷又作惟菌落。若顛木之有專嶽。又作若顛木之有專楛。春秋傳曰。翫歲而惕日。又作玩歲而澌日。衛風施烝滅凡四引。兩作滅滅。一作滅滅。一作施烝滅滅。則三處互異也。

偶得海豐吳氏手抄定庵集外文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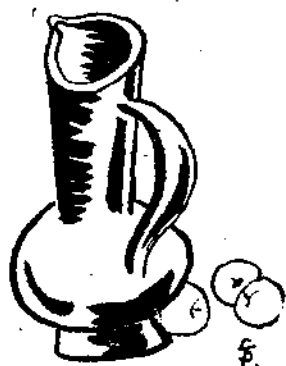
。有附與江子屏箋一文。論國朝漢學師承記名目之不當。江氏名藩。甘泉人。少受學於元和惠棟。吳縣余肅客江聲。博綜羣經。尤熟於史事。其所著漢學師承記。甄錄清代諸儒。一以篤守漢儒家法者為斷。至今此書。仍名國朝漢學所承記。未因龔氏之言而更易名目。然龔氏亦自有其見地也。其文曰。大著讀竟。其曰國朝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焉。改為國朝經學師承記。敢貢其說。夫讀書者。實事求是。千載同之。此雖漢人語。非漢人所能焉。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學。有漢人開門徑。近而加邃密者。有漢人未開之門徑。目為漢學。不甚甘心。二不安也。瑣碎鉅釘。不可謂非學。不可得為漢學。三也。漢人與漢人不同。家各一經。經各一師。孰為漢乎。四也。如以漢與宋對言。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嘗不談性道五也。宋人何嘗不譚名物訓詁。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類人。以名物訓詁。為盡聖人之道。經師收之。人師擯之。不忍深論。以誣漢人。漢人不受。七也。漢人有鄙誕至極者。汨陳五行。矯誣上帝。以為談經。雖劉向亦染此風氣。本朝何嘗有此惡習。本朝人又不受矣。

蒲盧有五。一蟲名。爾雅臬蠃蒲盧。注。今之細要蠃也。毛詩。果臝負之。傳中庸。夫政也者。蒲盧也。舊注皆同。一海介名。夏小正。元雉入於淮為蜃。傳。蜃者蒲盧也。一草名。沈存中筆談蒲盧。葦也。今朱子中庸章句用之。一人名。張華勵志詩蒲盧縈繳。神感飛禽。注。即蒲且也。汲冢書曰。蒲且子見雙鳥過之。其不被弋者亦下。故言感也。今文選詩字作蒲盧。一瓠名。解頤新語。瓠之細要者。曰蒲盧。蜂之細要者亦曰蒲盧。又按夏小正傳。蒲盧未知何物。吳越春秋大夫種曰。國康空虛。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蘊於東海之濱。王隱魏書袁術在江淮。軍人取給蒲蘊。蘊與螺同。乃蚌蛤屬。蒲蘊蒲蘊

八也。本朝別有絕特之士。涵詠白文。初獲於經。非漢非宋。亦唯其是而已。方且為門戶之見者所擯。豈得曰漢學九也。又國初之學。與乾隆初年來之學不同。國初人即不立漢學門戶。大指欠區別。十也。改為經學。則渾圓無一切語病。自珍頓首丁丑冬至日。

王漁洋池北偶談云。真定梁公清寬清遠清標兄弟。相繼為吏部侍郎。清標歷戶禮兵刑四部尚書。大拜。清寬清標皆給事中維本子。清遠山東僉事維樞子。皆吏部尚書夢龍曾孫。按清標字玉立。有蕉林集。清遠字葵石。有雕丘雜錄。皆傳於世。惟清寬著作不傳。知名者少。清寬字數五。順治三年丙戌傳臚。余得其嘯雲樓詩集稿本。詩不如乃弟遠甚。然世無刊本。亦自可珍也。茲錄數首。以見一斑。五日懷玉弟云。欲作投湘賦。臨風憶昔賢。從兒酬令節。搔首愧流年。花映簷前月。人懷冀此天。時來追往事。把酒自知憐。留別葵石弟云。廿載衡門落拓身。愧從金馬侍楓宸。才非曼倩容吾拙。德似阿孚笑我貧。久客常嫌骨肉少。乍離尤覺弟兄親。臨歧吟望思無限。把酒評詩意更殷。衡相國報飲廣蕙庵賞牡丹云。數枝凝豔等名姝。含露迎風乍浴初。品貴會煩歐作記。

態妍偏合蔡為書。瑤闌錦障家相護。禪院松亭致亦舒。醉向花王約更賞。來朝夜雨定何如。雨中讀蕉林近詩有懷賦寄云。清曉科頭暑氣平。陰陰霖霖黯孤城。二年骨肉浮沉夢。千里音書去住情。喜造鳳樓多屬弟。慚稱瓊牖又為兄。有懷欲寫難成句。半作虛窗風雨聲。初春和葵石弟入靜詩云。養靜虛窗却俗緣。置身欲在太華顛。輕看塵世三千界。暗度浮生七千年。澹泊無心誇綠野。踟躕有意秘丹田。蒲團竹杖隨吾好。且喜春回臘月天。



### 記秋心女史

高鳳介

秋心女史。蘇州產。幼失怙恃。賴阿姨以活。而阿姨固貧甚。迨十二三歲時。鬻之於娼門。輾轉至北京。樹黠幘於韓家潭之松瀛別墅。綺年十五。姿容秀麗。體態輕盈。一時走馬墜鞭之流。顛倒於石榴裙下者。不知凡幾。予友向君瑞琨字淑予者。湘中名士也。於宣統三年時。會供職於袁張之內閣。公餘間亦涉足花叢。惟對於北地胭脂。鮮當意者。一日偶至松瀛。鵝以姬進。頗覺愜意。姬亦一見如故。依戀綦切。自是而後。時至妝閣。兩情相投。終論婚娶。姬固猶是處女也。置珠聘去。備小星之位。乃改名秋心。

向君於民二。任工商次長。姬以幼年失學。求學情殷。乃聘家庭教師從之讀。暮年學業大進。遂入女子職業學校。以優材生畢業。復從事於家事之整理。感鄙無間言。

民十九。向君回原籍甯鄉辦學。聞亦多得姬之贊助。未幾向君患病。纏綿數月。姬奉侍湯藥。至廢寢食。詎意醫藥無靈。遽歸道山。姬呼天搶地。誓以身殉。經家人苦勸乃止。然猶必欲效廬墓三年故事。以迄今日。

昨接友人自湘來函。秋心女史於上月在甯鄉入某庵落髮為尼。朝梵鐘而暮定磬。長作木魚貝葉之生活矣。嗟乎。姬本出身膏樓。而生活於繁華中者。已歷半生矣。遽能砍斷情根。從事於青燈古佛之旁。其柏舟之操。冰霜之節。謂非難能而可貴乎。用特表而出之。一以慰向君之戚友。一以愧世之朝三暮四者。



## 燕都史蹟風土叢編

拜袁堂主人

### 扒香

扒香有數種：一為身指馬鞍，嘴衝嚼環；

一為身指稍馬子；一為耳間插箭；一為兩胳膊由肉皮穿鐵絲，將鐵絲鈎上，懸掛紗燈，及玻璃燈；一為帶全鎖，即自頸手足三部帶鎖也；一為頸上帶枷；一為足間帶銬；一為穿罪衣，足繫雙鍊；一為拜香，即走三步或十步而叩首也。更有扒香者，此外則為跳牆，跳山澗矣。

近年扒香風氣仍盛。指鞍掛燈爐者，尤不絕。計去年指鞍者，約五十餘人，掛燈提爐者，十二人。帶全鎖者，十三人。帶單鎖者，六人。穿罪衣者，六十餘人。

爬香者，多北平四郊農民。有為父母及尊親長之災病而發心者，有為己之災病而許愿者，其愚雖不可及，然其孝心至性，誠有足多者矣。或由家中起，

或由近山根起，而爬者，則有一步一叩首，或三步一叩首者。此謂之拜空香。

而口衝嚼子，頭帶籠頭，赤其兩足，身背馬鞍，用足及膝蓋之力，蛇行朝頂者，乃謂之爬。其掛燈，掛爐，帶手銬，足鍊。或雙耳插箭，身穿罪衣。則皆謂之罪香。

爬香，罪香。皆須爬行至頂，靈感宮前。上香畢，由司儀者口誦娘娘諭詞後，代為解鞍子，以及拔箭，卸燈，除銬後，由家眷或助善，掖扶溜脚。進以白糖水，及暑藥。後十數分鐘。香客始漸甦醒。而手掌胳膊，及膝蓋。多被山石磨擦。皮肉俱糜。亦人生慘事也。

香客由家中或山根上山後，沿路茶棚，俟彼爬到時，皆備水為彼漱口，且送粥茶與彼食，招待格外殷勤。更有派人遙望，見有來者，即遣人遠迎。及至靈官殿前。報到後。由殿中助善人士。幫同

摻扶。送至喜神殿，由喜神殿執事人具知帖寫明香客姓名，願心。送至金頂娘娘殿前，其知帖云：特知貴棚老司都管，今有宣外三教寺，白芝瑞因母病痊愈，特許金頂妙峰山，天仙聖母娘娘駕前扒香，常年交納雲馬錢糧吉祥表文。梨園喜神殿義福萬善首事人同拜。其他帶枷帶鎖掛爐等願之知帖，亦與此同。

爬香罪香者，至娘娘殿前，俯伏在地。其實經此長途之爬行，皮肉盡碎，知覺失。已多不能作聲。由司儀者，接收報到單帖，交呈佛案上，為之進香後，即由司儀者口誦詞曰：茲因某縣某村信士弟子某某，因(父母)(己身)身染重病，醫藥無效，叩求天仙聖母，大發慈悲，聖母見救，派童賞賜靈丹妙藥，敷藥之後，病體痊愈，無恩報答，嘴含兵鐵，脊背鞍搭，願駝老娘娘聖駕，迅查善惡，見善者必嘉，見惡者必罰，即時駕臨靈感宮，請聖母入位，聖母查大孝格天(願滿)擲去嚼環，接去鞍轡，轉生人形。

(未滿)老娘愛你千里駒，來年指鞍仍屬老娘。老娘聖駕巡查善惡。本年摘去嚼環，接去鞍轡，扒去馬皮，轉生人形，交本坊城皇當方土地。嚴肅調查，多加盡孝了願云云。並高聲喊令進香者，打滾，

此時背上穀子，或將牌燈燼皆已去盡，乃左右翻身，蓋表現已轉生人形。經此手續，而爬香之願畢矣。至於跳山澗，跳香池，早年則有之，近來官方嚴禁，其事乃息。

為父病扒香者今年民國二十六年四月許願一年者計有四人茲將扒香人姓名里居列後(據金華園先生所贈知帖)

- 許願人 里 居 年限
- 劉錫賢 順治門外砗子橋諸蓄營 三年
- 張學啓 宣武門內糖房胡同一號 三年
- 傅國榮 京西安河橋 三年
- 傅進明 北郊葦子坑十二號 三年
- 為母病扒香者今年計有十四人其中特許常年者一人十年者一人三年者八人一年者三人滿期者一人茲將扒香人名里居年限列下
- 許願人 里 居 年限
- 白芝瑞 宣武門外三教寺 常年
- 劉玉明 河北藍靛廠下村居十四號十年 三年
- 張廣元 彰儀門內王子坊 三年
- 邢景榮 平北西三旗村 三年
- 趙玉福 北平太平湖中街 三年
- 瑞鳳祥 良鄉縣米糧屯村 三年
- 高得福 京兆昌平總 三年
- 喬鳳山 右安門外趙家庚甲七號 三年
- 申隆海 宣外南橫街四平園 三年

- 斗世元 前外金魚池 三年
- 王殿清 右安門外三合莊十號 一年
- 續庚瑞 平西香山 一年
- 高杰 朝陽門內 一年
- 王會仁 平西廖公莊茲善里 滿期
- 為本身病扒香者今年計有十二人其中特許三年者十人一年者二人茲將扒香人姓名里居年限列下
- 許願人 里 居 年限
- 趙伯延 宣內魏英胡同十四號 三年
- 羅富峯 右安門外東花園 三年
- 魏德山 崇文門外 三年
- 劉門李氏 崇文門外 三年
- 郭鳳山 老牆根玉虛觀三號 三年
- 王永銘 崇外草廠頭條 三年
- 王德海 平西八里莊村 三年
- 桑立匣 前外天橋甲七號 三年
- 金福棉 宣外西茶食胡同 三年
- 張 臣 彰儀門外大井村 三年
- 五門黃氏 右安門外三官廟八號 一年
- 王明安 西四茅家灣九號 一年

- 人掛鎖者一人掛燈者一人為本身病許帶行掛拜香者一人帶鎖者一人茲將許願人姓名及里居年限列下
- 許願人 里 居 年限 原因 類別
- 張金耀 宣外米市胡同 母病 錄刑
- 張金耀 一百零三號

- 周景林 宛平縣五區素村後營四十號 三年 母病 帶枷
- 郭進才 平則門外南營 六年 母病 掛鎖
- 張春榮 和外杖垂營一號 三年 母病 掛燈
- 楊七三 西便門外馬廠二十二號 一年 本身 帶枷
- 魏德明 前外刷子市 三年 本身 帶鎖
- 為夫病許願扒香者一人
- 李徐氏 昌平縣東堡頭 三年
- 為主人病許願扒香者一人
- 曹能慈 朝陽門內南小街五十六號一年

### 接葉亭

清初湯西厓少宰故宅。曰接葉亭。在宣南爛漫胡同內。查地山有詩詠之。見法時帆詩集。其後張叔憲來居。自名所居曰接葉亭。已非舊址。父執徐花農宅。有奇花怪石。遊廊亭榭。風景絕佳。相傳為接葉遺址。余居東莞館。與接葉亭比鄰。四十年前未建館時。土人謂此地多水多竹。為一廢園。或即其地耶。

### 中央公園

中央公園在天安門迤西。為清社稷壇之舊址。民國三年內務總長朱啓鈴倡議闢為公園。經閣議通過後。乃於是年改名中央公園。實為北京公園之嚆矢。園

中多古柏蒼松老槐。新植丁香。牡丹。芍藥。榆梅。洋槐。洋梧桐。核桃。柿樹。青竹等。入門時分左入右出。東西各建長廊。自大門起點。西路至繪影樓止。東路至來今雨軒止。門北有方形噴水池。池中有燈塔。皆白石。係民國十五年建。池北為公理戰勝坊。(按此坊原在東單北。乃德使克林德紀念坊。民八歐戰告終。將此坊廢棄。移造於此)坊北不數步有施(從雲)王(金銘)二烈士銅像。座為白石質。刻有字銘。施王均為革命灤洲起義師者。坊東逾長廊。有元形噴水池。上跨四獅。中有噴水塔。皆青石雕刻。(民國五年。瑞金贈。按瑞金為俄人)池東網球場。(行健會立)池北有西式房一所。行健會會址也。備有網球。台球。乒乓球。象棋。圍棋。投壺。書報。浴室。茶水。並聘著名拳師教授太極拳。及刀劍鎗棍等術。屋前台下為練拳場。屋西屋南台上皆鋪砌花石。異常美觀。並圍以磚欄。為會員夏日飲茶之處。會東為中國營造學社。會北為來今雨軒西餐廳。軒前局以磚欄。夏季設茶社。軒後山石羅列。北端有十字亭。亦夏季買茶之所。軒東為公園董事會。往北有假山。山石玲瓏。上建六角。重簷垂脊。金碧輝煌。亭內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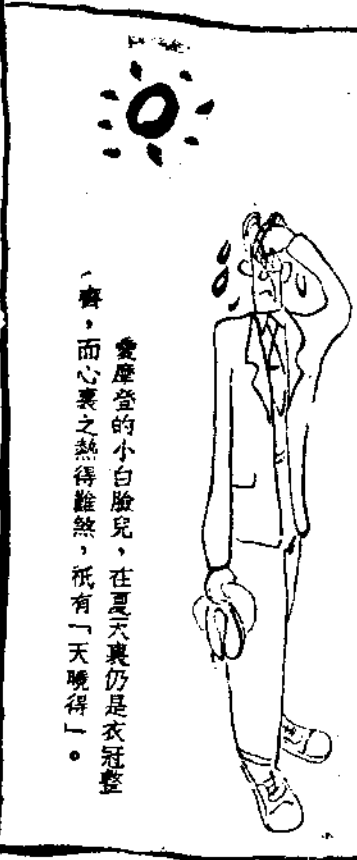
有金梁書松柏交翠紙匾一方。遊人可入而憩息。山西為壇之東門。山北馬路。東為花廠。再北經門二重。轉北即筒子河園之北部也。河岸設以鐵欄。夏季蓮花最盛。冬季設溜冰場於河內。馬路兩傍。多古柏蒼松。馬路中間壇之北門外有藥言亭。亭為石建元形。刻格言於柱上。循河之西端。夏季無茶買。所謂雨來散也。有木橋一座長約數丈。設以木欄。通園後門。往北即西華門古物陳列矣。由橋往南路西有土山。蜿蜒而上。山頂有水塔。井深數十丈用電力機汲水。為園內水管之總匯。往南有高夫球場。鹿園。再南有小土山。上有草亭。為粗木所構造。頗得野趣。土山之南有草屋連接。為柏斯馨。長美軒。春明館等茶社。及公記球房。每當夏日薄暮時。士女咸集。往南為繪影樓。樓東有屋三楹。皆玻璃窗。中有乾隆御製詩碑及孔雀小鹿各標本。往東數十步。有房南向。四隅斜出。結構精巧。屋中多奇花異草。往南過蓮池小橋。為四宜軒。(龍王堂舊址)由軒往西再過一石橋。即大土山也。山上數峯起伏。松柏桃梅等樹。栽種山巔。山隈有石板亭曰迎暉亭。為遊人憩息之處。下山往東為水樹。北半居水。南半跨陸。朱欄畫棟。紅窗彩壁。時

有各界假此地開會者。水樹之東。有魚盆陳列。缸中金魚為市上罕見。往北為兒童體育場。每當夕陽將墜時。兒童歡笑之聲與唱歌之聲相雜。使遊人生無限快感。場西沿池岸為養禽所。就古樹構木籠。外罩以鐵絲網如鳥籠。梧桐鳥最多。水禽有鶴鴨鸕鶿等。場北為習禮亭。亭北為總理奉安紀念碑。碑北即壇之南門。按社稷壇在園內之中部。壇制方北向二成高四尺。上成方五丈。二成方五丈三尺四寸。四出階各四級。皆白石質。上成以五色土辨。方分築內壇方七十六丈四尺。高四尺厚二尺。嵌以四色琉璃磚。各隨方色。覆瓦亦如之。門內各二柱。柱及楣皆白石。壇北為祭殿。今為中山堂。戟門各五間。上覆黃琉璃瓦。前後各三出階。後為拜殿。今為中山圖書館。館北偏西有西式房一處。為第一監獄售品所。殿東有蔡公時殞難紀念碑。殿西有美大總統哈定紀念碑。壇東南有網球場。養魚處。壇西南有神庫。神廚。今為衛生陳列所。(另售票)三善水會分會。壇南馬路兩傍為芍藥園。丁香林。壇西門外迤南為打牲亭云。

# 汗 水 開 情 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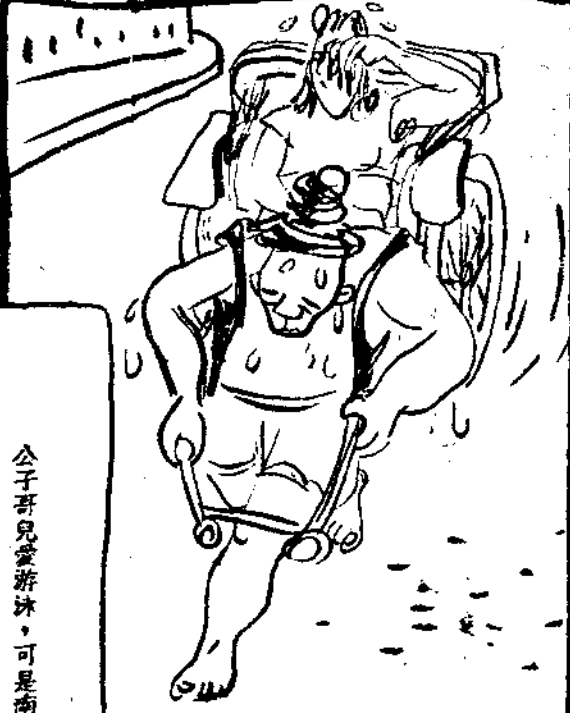
胖子在夏天，雖然被人稱為「肉感」，但是臉孔的化裝就難以保存。



愛摩登的小白臉兒，在夏天裏仍是衣冠整齊，而心裏之熱得難熬，祇有「天曉得」。



摩登狗兒把濕淋淋的舌頭，拖得一二寸長，但這並不妨害它故主人臉孔的玩意。



苦力們在夏天，汗淌得特別多，可是因為他們是「苦力」，因此滴汗也不為大眾兒所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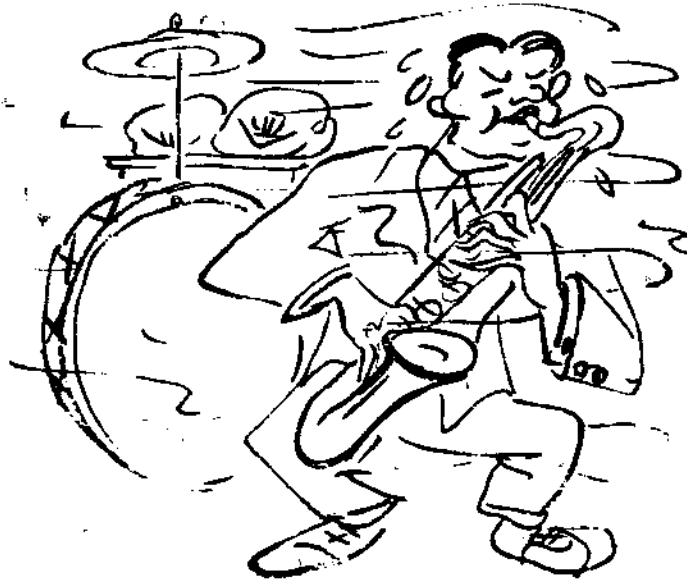


公子哥兒愛游泳，可是南京沒有這玩意兒，所見到的不過都是倒馬桶的汚池。





夏天跳舞，真好像赤裸裸地抱着彈性女兒，那管汗從項頸邊一直流到腳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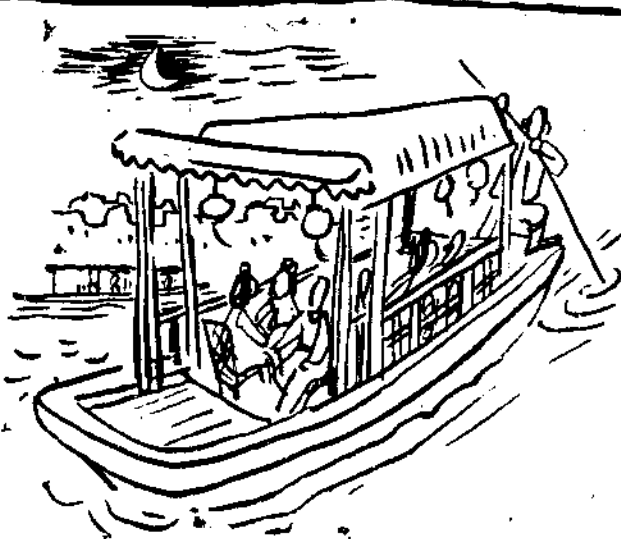


爵士的樂聲，混和了酒氣，煙氣，及汗臭。



汽水和冰其淋，銷路大爽。

自舞場開辦以來，清唱社生意大減，雖然女歌星天然仍分萬實，力是可聽眾不覺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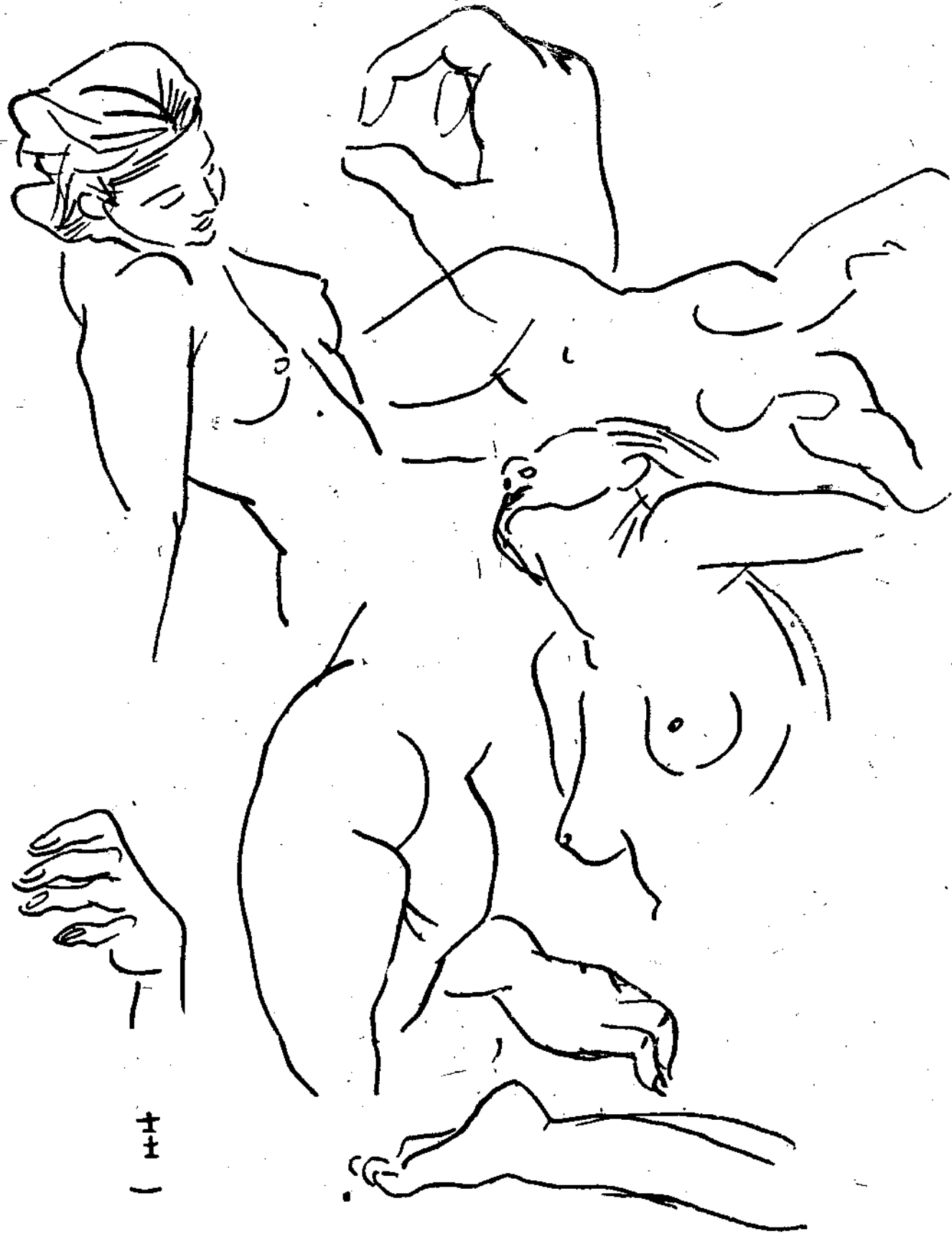


「水不在「香」，有「女」則「名」。怪不得秦淮河裏的畫舫，每夜利市百倍。」





人 體 部 份 習 作



報	告
文	學

國民政府

赴日答禮使節羣象

花香。

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後，和平反共建國運動已進入新的階段，為調整中日兩國的邦交，答謝日本前次派遣慶祝使節來華參加慶祝還都的盛意，政府特組織赴日答禮使節團，東渡訪日。

十五日的早晨，天幕上滿堆着片片的烏雲，雄偉的紫金山頂，被濃厚的霧蔽沒了，濛濛的細雨打在人們的身上，怪寒冷的。

一列車，在中山大道上奔馳，道旁兩排含詩意的法國梧桐，向背後飛快的溜過，出了中山門，呀！多美麗，這是另一個世界，是詩境，是圖畫。

叢密的森林，吐着異樣的清香，空氣是這樣的靜潔清新，細雨在初夏的微風中絲絲的飄着，我們的心，好像在受着聖潔的洗禮。

車子在滑潔的石階前停下了，莊嚴富麗的中山墓，已經直豎在面前，數百級階石，被細雨洗刷着，更其潔滑了，兩旁一排一排的寶塔松，洋溢着古典情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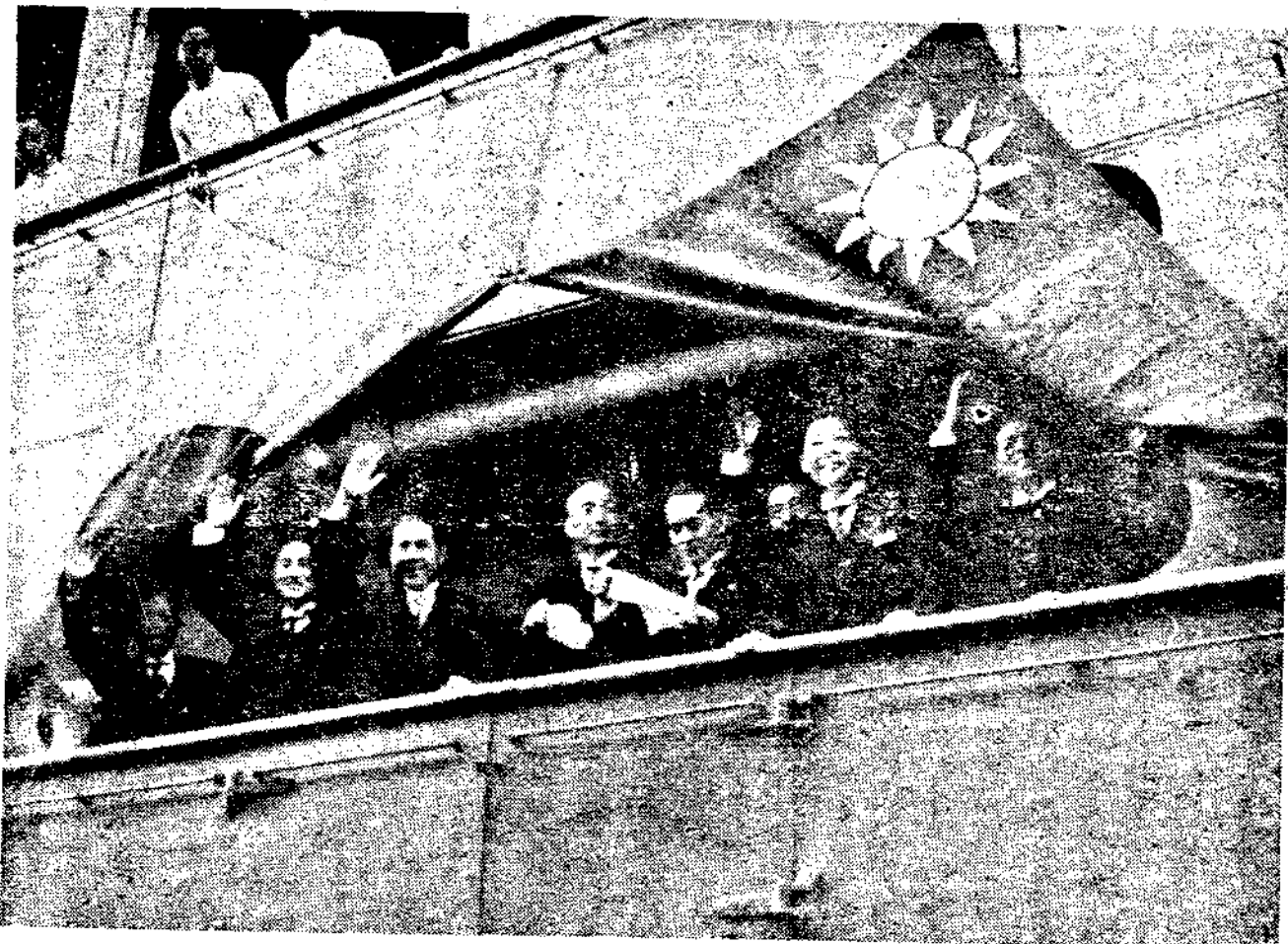
專使陳公博院長，笑容可掬的在第一輛車中踱出來，健壯的身材，穿起一身大禮服，更顯得年青了。副使褚民誼先生，跟着也走出車廂，踏着健快的步伐，表露出瀟灑落磊的神態。其餘一輛一輛車子裏，一個一個的使節，參贊、秘書、新聞界代表，也下車了。使節陳羣，不高不矮的身材，面

孔白淨，遠遠的就會叫你看見，神態是這樣的高雅，林柏生先生，十足的一位南國典型的人物，一對明眸，多麼靈活神氣，面孔笑呵呵的，走着輕快的步子，大禮服穿在他的身上，更顯得他的精神飽滿，表現出一個青年政治家的風格，陳使節君慧、參贊陳伯蕃、湯澄波、紀華、徐本謙、楊鴻烈、徐世清、隨員高勝岳、吳兆蓮、李蔭南、張超、孫湜、譚覺真、孫理甫、秘書耿善成、張而康、周東伯、鍾任壽、還有一羣新聞界代表，張昭銘、穆時英、金雄白、秦墨晒、章建之、周雨人等，全體都來了，他們是專誠來恭謁孫總理的靈寢的。

早經鵠立等待着的儀仗隊，在一聲口令中立正，舉槍，軍樂隊奏起雄壯的歡迎音樂，在這一個叢林的懷抱裏，好像能聽到聲聲低微的回音，同「回音谷」似的有趣，使節等一行，在音樂聲中，拾級登大殿，在先總理的石像前，分列三排，行三鞠躬禮致敬，斯時樂隊奏着壯麗的國歌，空氣是十分的神肅。

當天下午，使節等並晉謁汪主席聆訓，訪問阿都大使及西尾大將板垣中將，整整的忙了一天。

晴朗的十六日正午，一輪旭日，普照着整個的大地，下關安宅碼頭，停靠着一隻龐大深灰色的興東丸，這是專送答禮使節赴瀨轉日東渡的大輪船，滔滔的江水，在初夏的風吹



動中，澎湃着美麗的浪花，精神雄健的海軍，扭當着警戒的

責任，一排儀仗隊，一排軍樂隊，早就立在碼頭上了，一千多個來歡送使節的各機關，各團體，各學校及民衆代表，擠滿了一個碼頭上。

一列十數輛新型的汽車，在柏油大道上直向這邊開來，一點十五分，車在碼頭外停下了，音樂也奏了起來，歡送者都翹起了頭，高舉着手，搖動着手帕歡送他們，專使陳公博，副使褚民誼，使節林柏生，陳羣及全體使節，新聞界代表，在熱烈的情緒中跨上龐大的興東丸，接着，日本特命全權大使阿部信行和國府各院部會高級長官，如江亢虎，黃其興，高冠吾，……等都前後登輪與使節一一握手話別，阿部大使對陳專使笑吟吟的說：「祝你們一帆風順」。

兩位妙齡女郎，是大民會的職員，一個穿着玫瑰花朵朵的綢衫，像燕子般的活潑，像玫瑰花似的美貌，一個是穿着綴了點點桃花的旗袍，臉上在開着笑的花，多美麗，她倆的手裏，各持着一束鮮豔的「康的生」，踏着小鳥似的輕快的步子，走上船去，將鮮花獻給陳專使，陳先生在微笑中接下了

兩點鐘，是開船的時候，悠揚的音樂又高奏起來，陳專使偕同使節一行，全都立上甲板，兩面中日國旗飄在他們的頭頂上，歡送的一羣，高舉了手，揮動着手帕，一千多個手在人頭上揮動，一千多個笑吟吟的臉，呈露着熾烈的熱情，陳專使等在甲板上，也「捨不得離別」似的高舉了手，揮動着手帕，笑着說：「再會」，「再會」。

龐大的興東丸船身，慢慢的行動了，縹緲的烏煙從煙囪裏冒出來，在一碧無雲的晴空幻變，像一隻獅子，像一個虎遠了，遠了，船身漸漸的離碼頭遠了，在人們看不見船影的時候，歡送的一羣才尋向歸途。

負調整中日邦交重大使命的答禮使節們——在這裏，我敬祝你們的健康。



# 從封面談到佛像

馬 午

每期國藝將發稿的時候，對於封面必加以精密考慮，但是到了出版的時候，其成績每次出我意料之外，一番苦心空勞碌，結果等於烏有。

創造的封面，係黃劫之先生品心傑作，因為今年是龍年，黃君的圖案也是龍，所以我們就很樂意底採用了，

到了第二期，想盡量介紹一些富有東方特有色彩的畫面，找遍各種中西名貴雜誌，結果在法國版的 FEMINA 中找到三張 BENTIO 畫的裝飾畫，一張



是「日本藝術」，一張是「印度藝術」，另一張就是第二期封面題曰「中國藝術」，原稿畫面用金色作背景，及古色古香的筆法，十足表現東方之富麗堂皇，可是三色版製就之後，試印幾張樣本，金色成本貴而易脫落，因此不得不假土黃色以代金色，結果以萬分不滿意的感覺中出版了。

三月份，和平空氣已經瀰漫全國，國府改組還都，在文協諸理事及編輯委員討論之下，決將第三期封面用「國父

之墓道」攝影，因文化人是站在時代之前面者，第三期易繪畫為攝影，乃象徵文協諸同人之「擁護和平」及「擁護國府還都」。

第四期封面，早已決定用彫刻，第一次選出了一張法國「拿破崙凱旋門」



上的「出征」，係 RUDOLPH 所刻，為浪漫派之代表作品，上有和平神，領導六個勇士去征服叛徒，此項偉大彫刻中，富有目前中國倡導「和平、反共、建國」的意義。但是後來想想，此幅意義雖好

，可是畢竟缺少東方色彩。中國之彫刻藝術，從「龜骨文」至「塑像」，「刻石」，偉大不朽之傑作極多，雖然大部份鈞心鬥角的作品均流入外國，但我收藏之千餘幅照片中，有許多確為常人所不易見到的東西，因此我開始整理佛像照片。



起初，我以選擇大的石刻為宗旨，可是雲岡石佛，龍門石佛，等，已為中國報章雜誌中所常見，所以改選小品的造像。而小品造像我以佛頭為最多，或泥塑，或金鑄，或木彫，或石刻，種類不一，形象不一，但總是方面大耳，似同非同。經過三四次復選，在坐像，立像，和浮彫中，好容易選出一張「對佛」，作這期的封面。

中西各國的藝術，在某一時期中，無論彫刻或繪畫，均以宗教為題材，雖



然宗教利用藝術作宣傳，但藝術仍能脫離題材，而產生永久存在的價值。

以純藝術立場作觀點，佛像的具體形式就是人，而人的具體形式並不像佛，這就是佛像的成功，也可說藝術家造形的成功，藝術的真理是憑「真善美」創造自然，改造自然，其目的並不在乎求像，這是很顯明的例子。

佛面塗金，在佛學中所謂求「靈」，但以藝術的觀點並非如此，因古時佛像的全身工程，佛頭兼其一半，佛身的衣褶簡單，而佛頭的彫刻均極功細，如佛髮之每個螺圓形中，再細刻極細微的髮絲，故藝人為保存藝術品之永久起見（尤其是木像），頭部必塗純金，使不為風雨蟲鳥所蝕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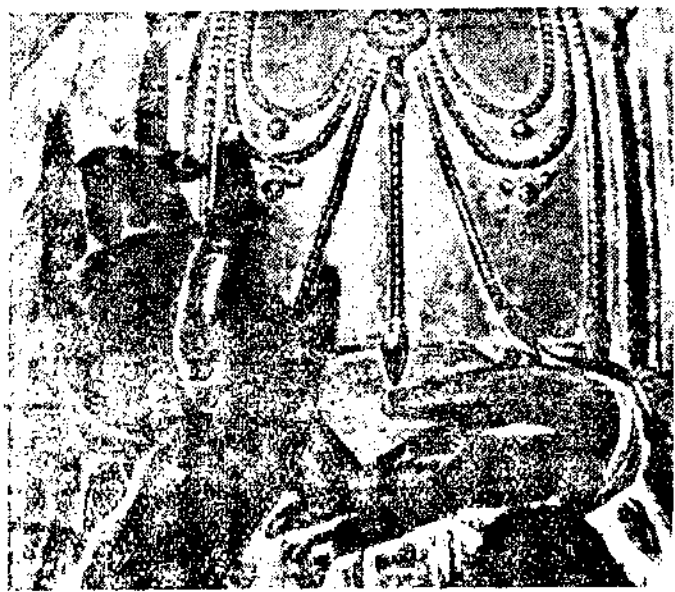
那麼佛像全身為什麼要塗金色呢？因為金色是莊嚴偉大的色彩，用以象徵「佛法無邊」，可是到後來，佛像的形式越變越多，而「佛面塗金」已經好像成了一個定例，簡單的面部也塗用純金

，而複雜的佛身反塗假金。

佛像之手，也非現實人間之手，和佛頭一樣，以人間之姿態，加以理想的改造，每個細長的手指，表現無限的「淨」與「聖」之美，但一方面仍象徵人生的意味，所以佛像一切堅銳的肉感，全是佛像自身的美，並非人間的美。

佛手的種類和意義甚多，但大凡普通的佛手，是表現「塗香、塗手、拍掌、彈指、去垢」五種意義，所以，藝人之造物，並非憑各種無理之傳說。

此外，關於佛像之腳、衣等，因此間篇幅有限，容後再述。





「狗」

微。

我不明白人們爲甚把「狗」作爲惡習的形容詞？

狗和人相類的地方有三，一是聰明，善看風雲氣色行事。二是多情，爲戀愛不惜和情敵拚命。三是勢利，慣會逢迎獻媚。世間一切動物中，除「狗」以外，是沒有趕得上「人」的。

狗，除上面三種「比之人而無遜色」的特徵外，還有爲人所不及的真正美德，那就是「忠實」與「勇敢」了。狗的忠於其主，臨難不苟，與其遇敵勇敢，不畏強暴的史實，古今中外，斑斑可考。這兒更不必再去舉例。

我從小時候便喜歡狗，從學堂回家，抱了隣舍一隻小狗，高興得什麼似的！那隻小狗，渾身斑文黑白相間，便給牠起個名叫「花豹」。這小花豹，不但真像豹一樣的慍悍，而且還和狐狸一樣的靈敏。我每天上學和放學回來，牠總也歡躍着接送，遇着我到親戚家去的時候，牠必定跑到一里半外的村口去蹲候，兩眼望着夕陽發癡，好像擔心這個親愛的小友到這時還不回來路上不要出什麼事似的？我遠遠望見，不期脚下加油，連跳帶蹦的趕去。牠一眼瞧見我，早就飛箭一般奔到我跟前，搖一陣尾，又嗅一陣，說不出底親熱。這種情景，直到現在記得還很清楚。

到了第三年，小花豹的厄運臨頭了！遇着了個有勢力的冤家，便是比我小半歲的表妹妹。她是一個驕不禁風的人物，聽見放爆竹也會嚇丟了魂。這一回她姍姍來到我們家，剛一進門，小花豹奔上去回她身上一撲，這一驚非同小可，芳容失色不算，還病了三天。我的老祖母疼愛外孫女，着人把小花豹接了一頓，還下了一個「禁食令」！我在旁邊乾看着了半天，想出一個主意來，把五個子的點心錢背地買了些乾糧喂花豹，他才不致於挨餓。第二天如法泡製，不想被眼尖的珠在樓上覷見了，向老祖母前告一狀，老人家來了個釜底抽薪的辦法，乘我上學去的機會，命人拿根繩子牽了花豹，送到十里之外的大河那邊，使牠認不得路，沒法回來。從此我便沒有再見花豹一面！

我既失掉了花豹，便遷怒到珠身上，天天和她吵鬧，她被我鬧得哭了兩回。祖母見事情不可開張，只好把牠送了回去。



過了一年，她又隨着姑丈到我家來了，姑丈誇獎我的作文很好，祖母便笑着問我：「把阿珠給你作媳婦好嗎？」我毫不猶豫的答道：「賠我花豹才要她呢。」姑丈大笑，這時珠的面上剛剛紅了一下，馬上變青，她心裏自然在恨我，恨我「輕人重狗」！從此便和我漸漸冷淡起來，不再像從前耳鬢廝磨般親熱咧。但我一點也不後悔，還是時時追憶我那飄流在外永不歸來的花豹。

## 二

我因為愛狗，所以對於狗的本質與性能很有研究。狗底聽覺，比一切動物都發達，連人也還不如牠。牠在夜深人靜的時候，能夠聽出三里內人的脚步聲，這便是牠能夠負担守夜重責底來由吧？牠不像人們睜着眼睛站崗那樣笨，牠儘管睡覺，却不似人們睡得那麼死，一有響動，立刻警覺。最奇的是熱人走到牠身邊。牠是安眠着，像沒有聽見。生人呢？遠遠就警覺了。他怎麼能夠分別出生人熟人的足音？真是奇蹟。

人的聰慧與愚拙，在一雙眼睛上便能看得出來，古人形容聰明女子，有「以目聽以眉語」的話，狗也是如此。狗的雙目，最能表示「喜怒哀樂」。牠在畏怯或乞憐底時候，眼睛的表現力格外動入。而在急怒的時候，則凶光熠熠，使人不期倒退三步。從這一點與其「健走」的特長看來，可以想到狗底原始時代，一定也是山林中的悍獸，而其所以作了人的奴隸，則是由於過度聰敏，比其他走獸善解人意，才不知不覺中受了人底誘惑，永遠供人類役使。正如催眠術，愈是感覺靈敏的愈易受魔一樣，狗之失却自由，可謂咎由自取，誰叫牠性格和人相近呢！

狗的嗅覺底發達程度使人吃驚！牠能利用嗅覺辨別出人底富貴貧賤來，所以倒楣的人常被狗咬，所謂「寒酸氣」，不能不使我們相信了。但是狗也和人一般有智慧之分，愚笨的狗，差見生人就吠。聰明的狗，必先用嗅。在出獵的時候，嗅底功用尤大！記得我在十八歲那年，常常同着鄉人打獵，那個「富岱」山裏有的是野鷄、雞、雉、鹿之類，比較大一些的獸也不過是豪豬。幾隻獵犬，呼嘯先驅，耀武揚威地向叢莽中一陣亂嗅，那種禽獸棲息之處，都難逃牠們之一嗅。有一次，忽然四隻獵犬嗅了一下全慌張地跑回來，緊緊依隨我們有槍階級的膝下，抖擻着一步也不敢離開。我方以犬忽「失態」為怪，已聽得一個老於獵事底哥們疾呼：「不好！大家快準備！」便見一陣腥風過去，躡出一隻大豹！大家連忙佈成散兵線，一齊描準，結果，豹是打死了，一個同伴却被咬去半條胳膊。由這一回，才知道「狗」也是「畏強凌弱」主義者，不過沒有「人」的會造「明哲保身」等美名詞以為自己開脫罷了。

## 三

我雖然酷愛狗，却愛得是中國狗，不喜歡摩登的洋狗，尤其憎惡「混血種」的狼犬。那種狼犬，若靠牠司閘守夜，一些沒用。狼犬是白天兇，夜裏怯。平綏路局有位同事倪寄塵先生，他家裏養了一頭狼犬。有一天我去看他，讓那畜生咬去我大腿上一塊肉！過了三天，倪家失竊，把倪先生臥室裏的大衣，西裝褲，連皮鞋都一古腦兒偷去了。那隻兇猛的狼狗，在院子裏却一聲也不哼。還有徐凌雲先生家也養養一頭狼犬，平日一聞外面叫門，便跳起來要噬人！有一夜也遭梁上客光顧，牠也

同樣守着沉默的不抵抗主義。第二天早晨，却在狗圈外檢出肉包子半個，原來牠「見利忘義」，所以放棄了守衛大職。

中國「人」不值錢，連累了「狗」也貶了地位，這是我替國產狗最抱不平的事。若說中國狗不干淨，沒有洋狗漂亮，那祇怪你不給它刷洗。若說牠不雄壯，誰叫你不給牠好的吃。洋狗吃牛肉，中國却連人都吃不起牛肉。一洋狗坐汽車，中國却連人還在拉車。那裏去給狗爭「平等」啊！不過中國狗也不是一些劣點沒有，劣點是什麼？是太於多情。當性交發動的季節，雄狗在大街上成羣結隊地追逐雌狗，有傷風化不算，道上逢着雌狗遺的尿，雄者也能嗅得出，便依戀不捨地走不動，這種「色情狂」的狗性是很討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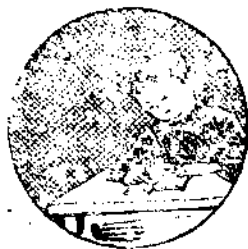
會聽包悅卿先生說：蒙古那地方的狗異常兇暴！尤其外蒙的庫倫附近荒原的狗竟比狼還厲害！平常吃死人吃慣了，遇着單身的活人也圍着爭噬。牠們集團行動，人們寡不敵衆，一被包圍，不消幾個鐘頭，管叫你屍骨不全！所以一到日落，蒙人便不敢單身行走，因為蒙人不養犬，這種野犬才一天天的回復了獸性，成爲「萬物之靈」底大患！直到最近數年，經俄軍大舉痛剿，方漸見肅清，這也是人狗鬥爭史上一段鬪文吧？

#### 四

古人嘗把「聲色狗馬」並提，其實，狗的義烈遠非馬所能及。無論什麼千里駒，却很少不事二主的。英雄騎了牠飛跑，奸雄騎了牠也照樣走。像項羽的「烏騮」不食而死，史少其例，我很懷疑是出司馬遷的渲染？因爲馬根本不認人，「紅鬃烈馬」祇要你能騎，牠便很馴良的屈服在你鞭子下。狗却不然，牠跟了一個主之後，終身不肯，趕也趕不走牠。遇着危難，牠能奮不顧身的衛護你。不懂什麼叫危險，更從來沒有「倒戈」像馬一脚踢你半死之事。也一輩子不會「背節」，比「女人」還可靠。

說到女人，我又想起貓來了。貓在豕畜中是女人最愛的東西——外國女人多愛狗。這裏暫且除外——實在貓底性情也像女人，女人多溫柔善媚，貓的特長便是溫柔善媚。貓底叫聲更像女人底說話。貓底不事勞作而安享魚肉之奉，恰和狗底晝夜勤勞吃不着好東西相反，同時却與女人的不勞而享相同。而且溫柔的女人，常能放出很辣的手段，溫柔的貓，則當其捕鼠與食鼠的時候，立刻面目一變，毒辣得出人意表。這都是狗所望塵莫及的。所以狗和貓雖同樣爲人們的廝養物，若比較一下，却要使「賢者灰心勇者喪氣」！

民國二十五年，我在北京會養過一隻大黑狗，樸誠無比。不想有一天，牠一連把兩頓貓食都搶吃了個干淨，我正掛字畫，一時沉不住氣，順手給了牠一畫叉。這大黑狗從來沒有受過我的虐待，這一下連氣帶傷，病了幾天，竟奄奄的死去！這是我萬想不到事！牠臨死時候，把一雙含着淚痕的眼睛望着我，勾起我無限底悔艾與悲哀！這一個印象，使我至今忘不了，而且將永遠忘不了。我應當恨貓，但我讀過莫泊桑的「愛」，對於一切動物都無恨，只剩了一片同情！我今天寫這一篇「狗」文章也是略盡懺悔之意。



平民氣質的作家鄭燮

## 他的作風品格個性和生平

徒子

當我國十六十七兩世紀期間，即有清康熙雍正和乾隆時代，文壇不因復古運動的勃興而減色，時大亂已平，經過相當時間的休養生息，全國已漸露昇平的氣象了。那時的詩歌，詞曲，傳奇，小說，都有了不傳世的名作出現，文學上各種部門，各別的支派，掀起了復古的波浪，各自選擇合意的種子，播散自己的園地，却也得着異樣燦爛豐富的收穫，在這裏無須詳細介紹。這像五色繽紛的衆卉中，我單拈起那素樸的，本色的，和不甚耀目的，而却是率真的，自然的，普遍而平凡的，頗帶平民氣質的作家鄭燮的作品來介紹。且看在數世紀前文壇風氣與今迥異的貴族氣質，怎樣會產生與當日環境相異的作品來！

### 他的生平

鄭燮，字板橋，他是通俗的詩人，平民的作家。說起鄭板橋，未幾乎無人不知，他並不是在詩文具有非常的成就，足以眩人耳目，却由他在

藝術作品中佔有特殊的風格，個人品格個性的別緻，與異樣的脾氣，和當時一般文人作家的平凡型恰恰成了個相反的對照，便被列為揚州八怪之一。揚州！是當時經濟、文化、人才、的重心，管領風騷，很為一時社會注目，他具有這樣古怪的脾氣自然更易惹人談論了。他約生於康熙四十年（？）原籍福建興化府莆田人，但他生長在江蘇之揚州，他全部生活與福建全無關係。三歲喪母父繼娶，後母撫他甚為慈愛，他的家境似乎不很寬裕。乾隆元年成進士時，已四十餘歲了，後出宰范縣，濰縣，但速率直天真的性格，很不宜於宦途，他也厭苦上進，便致仕歸家，買宅揚州，以詩、畫、骨董、自娛，終老於家。他性情躁率易輕，嗜酒善罵，愛真率的行動惡矯揉的造作，見了不合，便率爾詈罵，晚年更不平；罵秀才，罵名士，罵市儈，罵貪官污吏，幾乎世上人無一不被他罵的了。他雖好罵人，但天性是淳厚

的，愛施與，見有急難困苦的人，却不惜傾囊相助，嘗囊載千金，但不一刻，便慷慨散盡了，見人有一技一藝之長，便稱讚不絕于口，他集中的篇什，替窮朋友揄揚讚頌的很多，好畫蘭竹，自謂師徐文長，高且圓，作品幽峭清拔，自成一家，頗為後人所珍惜，晚年不輕易落筆，求他作畫的人不少，然拿富商巨賈達官貴人的頭銜求他的畫，却難得他的動筆；集中自題靳秋田索畫云：「終日作字作畫，不得休息，便要罵人，三日不動筆，又想一幅紙來，以舒其沉悶之氣，此亦吾曹之賤相也。今日晨起無事，掃地焚香，烹茶洗硯，而故人之紙忽至，欣然命筆，作數箭蘭，數竿竹，數塊石，頗有灑然清脫之趣，其得時得筆之候乎！索我畫偏不畫，不索我畫，偏要畫，極是不可解處，然解人於此但笑而聽之。」這是他個性別緻的地方。

### 他的思想

在他集子裏，留存幾封家信，很可以窺見他思想的一斑；請不要誤會，說他是平民作家，却不是說他的思想，接近近世的平民主義，在他集子裏，沒有絲毫政治主張，他的時代與環境，決不會產生近代式的平民主義，然而在他全部的作品裏，充滿了博大

的寬容，與人道的色彩，憐憫世間一切不幸的被壓迫者，替他們呼籲，他們宛轉哀鳴的痛苦，從他筆端描畫而出。這些不幸者的呼籲，平常不輕易在當代一般文人的筆端透過的，當時文學題材所涉及的範圍，是怎樣狹小！牠的觸鬚，并不能發展深入到各方面去。拿現代文學發展的尺度去衡量牠，深度、與寬度，俱嫌不設，這原是不足責備的。階級的隔膜，環境的成見，與時代的限制關係，種種之原因，使他們的筆端，總凝滯在一個相當狹小的範圍內，決不敢昂然向生疏的境界挺進。坂橋却不同了，他不滿意於當時一般讀書人鑽研的動機，求仕的目的，一切作吏，便以搜括爲務，他目擊當時政治的黑暗，官貪而吏狠，故有悍吏與私刑諸作。絕對三綱五常的吃人禮教下，婦女原是男子的附屬品，童養媳的制度，更是世界最壞婚制之一，故有姑惡之作。他三歲喪母，雖然後母很慈愛撫養他，像自己所生的一樣，然而他同情於一般無告的孤兒；他深知人類如缺乏撫愛，比缺乏飲食，還要厲害，故有孤兒與後孤兒諸作。雍正和乾隆兩代，雖說是太平鼎盛的時候，然而不過粉飾太平，政治的暗面，爲一般官僚主義者巧爲掩蓋彌縫，依然在得

過且過的苟且局面過活，突然遇着天災和變亂，政治暗面的裂洞，便被綻畢露，他看見嚴重的災荒，官吏事前漫不加察，事後手足無措，吞冒賑款，中飽魚肉，種種黑暗，和人民輾轉流離，逃荒就食，棄妻賣子，家室離析的慘痛，故有述荒行，還家行，思婦行諸作。他的筆端，決不以涉及風雲月露，香草美人爲滿足，他是正視社會各方面的暗影，寄以無限的同情，以嗟嘆的筆調，烘染出實際的情景，有這種特點，決不同於書齋的，台閣的，田園的，山林的，那些文人一樣，涉輿動筆，只限於自己園地的光明愉悅處所，視線以外的瓦礫，蛛絲，敗葉，頹垣，廢井等等殘敗的影像，便瞑目不敢正視了。然而也許是時代關係吧！他對黑暗的態度，只限於搖頭嘆息，撫然於懷吧！決非嚎啕呼號，和背裂髮指那樣表露熱情，并不能搜括暗影背後的所有物，所描寫事象的輪廓，雖極正確，但決非立體的根本上，因此他的作品，雖能顯出他的特點，劃然與同時的文人相異，然却因此缺點，減小了偉大與深刻的品位。儘管他同情心如何深厚，人道精神如何博大，然只因他站在另一世界的邊緣，俯視窺探這世界的所有，無論如何精細與銳利，他

們對他的成就，不能有過奢的期望，更高級的成就；這有值得放過的。歸納他主要的思想，却有以下幾點：

(一)人道思想 坂橋集中最特色的是人道思想，在十六通家信中，不惜反覆發闡發人道的精神，他在濰縣署中與弟第二書說：「夫天地生物，化育敏勞，一蟻一蟲，皆本陰陽五行之氣紙紐，而出上帝赤心之愛念。而萬物之性，人爲貴，吾輩竟不能體天地之心以爲心，萬物將何所託命乎？！蛇虺蜈蚣，豺狼虎豹，蟲之最毒者也，然天既生之！我何得殺之？！若必欲盡殺，天地又何必生？！亦惟驅之使遠，避云使不相害而已！……」他既然以天地之心爲心，自然汎愛萬物，我們很可以推尋到他的根源，是由張子的西銘「民吾同胞，物吾同與」的兩句話感化得來，故此他同情於一切不幸的人，甚至盜賊，還寄以深厚的同情。他在范縣寄弟第二書：「……或曰：「此等宅居甚適，只是怕盜賊，」不知盜賊亦窮民耳！開門延入，商量分惠，有甚麼！便拿甚麼去！若一無所有，便王獻之青氈亦可攜取，質百錢救急我也。……」他覺得世上沒有一個不可愛的人，在淮安舟中寄弟書：「以人爲可愛，而我亦可愛矣！以人爲可惡，則

我亦可惡矣！東坡一生覺得世上沒有不好的人，最是他好處。……這自然看透世間一切形相，毫無分別，而主張平等觀念。在雍正十年，杭州翰光庵中寄弟書說：「誰非黃帝、堯、舜、子孫？而至今日，其不幸而為滅獲、為婢、妾、為輿臺、輿隸、窘窮迫逼，無可奈何！非其數千代以前，即自滅獲、婢、妾、輿臺、來也，一日奮發有為，精勤不倦，有及身而富貴者耳！有及其子孫而富貴者矣！王侯將相，豈有種乎？而一二失路名家，落魄貴胄，借祖宗以欺人，述先代而自大，輒曰：「彼何人也！反在霄漢，我何人也？反在泥塗，天道不可憑，人事不可問！」「嗟乎！不知此正所謂天道人事也！天道福善禍淫，彼善而富貴，爾淫而貧賤，理也！庸何傷？天道循環倚伏，彼祖宗貧賤，今當富貴，爾祖宗富貴，今當貧賤，理也！又何傷？天道如此，人事即在其中矣！……一形相盡泯，無我無彼，一切等差，皆歸於盡，自然無往不樂，他寄弟書云：「……大率平生樂處，欲以天地為園，江漢為池，各適其天，斯為大快。……」總之人道思想，是他根本思想。

(二)重農思想 他很看重農民，瞧

不起讀書人，在范縣署中寄弟第四書說：「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為四民之末。農夫，上者種田百畝，其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世無窮農夫，舉世皆餓死矣！吾輩讀書人，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後，得志，略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所以又高於農夫一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個結果，其不能發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工人制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於民大不便，無怪乎居四民之末也。……」在別一封信裏，他罵士人尤為刻毒：「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無禮無義，無復守先待後之意。」他以為讀書，只是修養明道起見，「夫讀書，中進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個好人。」對於當時目中無人的智識階級，真是當頭一棒。

(三)文藝思想 他雖然是文人，但不以吟風弄月，流連光景，為文藝的主要目的，頗有「文以載道」的主張和那種傾向，如在范縣署中寄弟第五書說：「……少陵詩高絕千古，自不必言。即其命題，已早據百尺樓上矣！通體不能悉舉，且就一二言之！哀江頭，傷亡國也。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前後出塞諸篇，悲戍役也。兵車行，亂人行，亂之始也。連行在所三首，慶中興也。北征，洗兵馬喜復國，望太平也。只一開卷，閱其題次，一種憂國憂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廟邱墟，關山勞戍之苦，宛然在目，其題如此，其詩有不痛心入骨者乎？……」又「……近世詩家題目，非賞花，即讌集，非有晤，即贈行，滿紙人名，其軒、某園、某亭、某齋、某樓、某岩、某軒、某墅，皆市井流俗，不堪之子，今日才立別號，明日便上詩箋，其題如此！其詩可知！其詩如此！其人品又可知！」他在後刻詩序上更說得透切：「古人以文章經世，吾輩所為風、月、花、酒、而已！逐光景，慕顏色，嗟困窮，傷老大，雖剝形去皮，搜精抉髓，不過一騷壇詞客耳！何與於社稷生民之計？三百篇之旨哉！」他對藝術的見解，也是一樣。他說自己寫字畫作，原是救窮。雖縣署中與弟第五書說：「寫字作畫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養生民，而以區區筆墨，供人玩好，非俗

事如何？東坡居士刻刻以天地萬物爲心，以其餘閒作爲枯木竹石不害也，若王摩詰，趙子昂輩，不過唐、宋、間兩畫師耳！試看其平生詩文，可會道着此間痛癢，設以房、杜、姚、宋、在前，韓、范、富、歐陽、在後，而以二子廁乎其間，吾不知其居何等，而立何地乎？門館才情，游客伎倆，只合剪枯枝，造亭榭，辨古玩，鬥茗茶，爲掃除小吏作頭目而已！何足數哉？愚兄少而無業，長而無成，老而窮窘，不得已借此筆墨爲糊口覓食之資，其實可羞可賤。……「他對藝術的眼光評價如此，在儒家立場上原無足怪。

他的作品

坂橋并不是多產的作家，以數量而論，比起當時諸大家，確

有遜色，薄薄的篋子裏，只包含詩二百三十九首，詞七十七首，餘外道情，題畫，家書而已。他的七律，自道多放翁的習氣，但在我們看來，却沒有放翁的蘊藉、細膩、的好處，也沒有放翁蒼涼慷慨那一種格調，很奇怪却近乎當時詩壇大家袁枚，兩者都是任情而言，輕潔明白。例如：眞州雜詩八首併及左右江縣。（錄三）。

村中市穀縣中啼，桑柘低簷麥隴齊

。新筍創來泥未洗，江魚買得酒還攜。山花雨足皆含笑，絮襖春深欲換綈。何限農家辛苦事，漸看兒女滿町畦。

。寒衣新製摺參差，一笑裘毛落許時。脾土漸衰唯食粥，風情不減尚填詞。雪中松樹文山廟，雨後桃花浣女祠。最愛卷簾高閣上，楚江碧晴晚烟遲。

。春風十里送啼鶯，山色江光滿翠城。曲岸紅微明澗水，矮窗白紙出書聲。衙齋種豆官無事，刀筆題詩吏有名。昨夜村燈魚藕市，青醇酒帘見人情。

。月光清峭射樓台，淺夜籬門尚半開。樹裏鐘行知客到，竹間煙起喚茶來。數聲犬吠秋星落，幾陣風傳遠笛開。坐久深談天漸曙，紅霞露冷滿蒼苔。（小園）

他的絕詩，也是明白如話，清澄如水，例——  
十載揚州作畫師，長將赭墨代胭脂，寫來竹栢無顏色，賣與東風不合宜。（和學使者于殿元枉贈之作）  
七的七言古詩也是明白坦易，不矜奇使氣，充滿了人道思想，如述荒行十日賣一兒，五日賣一婦；來日賸

一身。茫茫卽長路。長路迂以遠，關山雜豺虎。天荒虎不飢，肝人伺巖阻。豺狼白晝出，諸村亂擊鼓。嗟乎皮髮焦，骨斷折腰膂；見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不堪充虎餓，虎亦棄不取。道旁見遺嬰，憐拾置担釜，賣盡自家兒，反爲他人撫。路婦有同伴，憐而與之乳。咽咽懷中聲，啾啾口半語；從欲呼爺娘，言笑令人楚。千里山海關，萬里遼陽戍。巖城嚙夜星，村燈照秋澗。長橋浮水面，風號浪徧怒。欲渡不敢櫻，橋滑足無履，前牽後後曳，一跌不復舉。過橋歇古廟，聒耳聞鄉語。婦女敘姻親，男兒說門戶。歡言夜不眠，似欲忘愁苦。未明復起行。霞光影踽踽。邊牆漸以南，黃沙浩無宇。或言「薛白衣，征遼從此去」。或云「隋煬皇，高麗拜雄武」。初到若夙經，艱辛更談古。幸遇新夫人，區脫與眠處。長鞞開古蹟，春田耕細雨。字牧馬牛羊，斜陽谷量數。身安心轉悲，天南渺何許。萬事不可言，臨風淚如雨。雖然不是金鑲玉砌，却刻劃得很週到。又如還家行描寫逃荒者回家時，妻子已經別嫁，後得復合，一悲一喜的情

子已經別嫁，後得復合，一悲一喜的情

狀，歷歷如繪：

死者葬沙漠，生者還舊鄉。遙聞魯齊郊，穀黍等人長。目營青岱雲，足辭遠海霜。拜墳一痛哭，永別無相望。春秋社燕鴈，封淚遠寄將。

歸來何所有？兀然空四牆，井蛙跳我甕，狐狸據我床。驅狐室廳殿，掃徑開堂皇。溼泥塗舊壁，嫩草覆新黃。桃花知我至，屋角舒紅芳。舊燕喜我歸，呢喃話空梁。蒲塘春水暖，飛出雙鴛鴦。念我故妻子，羈寄東南莊。聖恩許歸贖，攜錢負囊囊。其妻聞夫至，且喜且徬徨。大義歸故夫，新夫非不良；摘去乳下兒，抽刀剖我腸。其兒知永絕，抱頭索我孃。墮地幾翻覆，淚面塗泥漿。上堂辭舅姑，舅姑淚浪浪；贈我菱花鏡，遺我泥金箱；賜我舊簪珥，包并羅衣裳。「好好作家去

，永永無相忘。」後夫正年少，慚慘難禁當，潛身匿隣舍，背樹倚斜陽。其妻徑以去，遠矐過林塘。後夫攜兒歸，獨夜臥空房。兒啼父不寐，燈短夜何長。

他在當時文壇的位置

有清中葉正是文壇的黃金

時代，不少偉大的作家，在這時出現。大江南北，尤為人材萃薈的淵藪。與坂橋同時代的，有袁枚、蔣士銓、趙翼、井稱為三大家；還有沈德潛、趙執信、翁方綱、黃景仁、舒位、郭麐等，均為時人所稱許。他的詩名，似為畫名所掩，倒很少為後人所道及。并且正統派家文人，却很看不起，正如他們看不起張采、李漁、一樣。他們譏他的詩，為粗悍、淺率、透露、沒有含蓄，沒有錘鍊，其實這正他的特點。他自己說：「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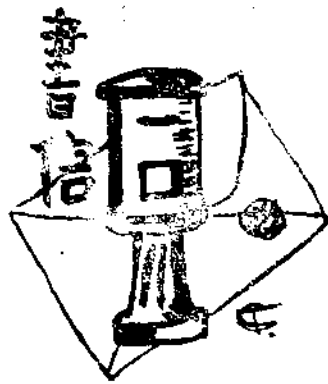
章以沉著沉著痛快為最。……而世間妮妮纖纖之夫，專以此為能，謂「文章不可說破不宜道盡」遂訾人為：「刺刺不休」。夫所謂「刺刺不休」者，無益之言，道三不看兩耳！至若數陳帝王之事業，歌詠百姓之勤苦，剖晰聖賢之精義，描摹英傑之風猷，豈一言兩語所能了事？豈言外有言？味外取味者，所能筆乘而草書乎？吾知其必目昏心亂，顛倒拖沓，無所措其手足也！……」我們既批評的却不是他的淺露明白，而在他既能把握這社會暗面的特點描寫，便不能更進一步的發揮深造，其次他對於文藝的觀點，却還蒙蔽在「正統儒家」觀念的頭巾上，所以不免錯誤，使他的作品不能有更偉大的創作。」（完）

廿九、五、十四、首都

### 題汪院長精衛秋庭農課圖

霜 杰

戮力神州但性真。髮齡風木涕猶新。卷蔬不死心如月。梨棗追思畫有神。荻訓中鋒嚴正統。毫端奇氣接高旻。廟堂孝治風行日。寸草能清四表塵。



# 給寶珍

依衣

寶珍：  
這是無法投遞的第一  
百零八封信！

我也知道這封信寫完了以後，照樣的丟到字紙籠中，字紙燒了後，又照樣的變做灰。但是，死灰隨着東風而飄散盤旋，依着物質不滅的定律來講，其中仍舊有帶着淚和血的字，仍舊有沸湯一般的熱情，仍舊有半癡半醉的靈魂繚繞着。

春天是一種惆悵，一種寂寞，又是一種煩惱。幸虧一年之中，惟有一季

是春天。不然的話，那悲哀的調子，就會顫動不息的在可憐的心絃上。這春天，在我倆共有的時代，是值得頌讚，現在，又使我詛咒！

往事，已經逝去的波，已經消失的影，已經覺來的夢，已經種來的恨，如露如電的在腦海中生着一層一層的幻象。用我的理智去淨洗這個幻象，無疑的，是在幻象之中更迷離的生出了許多幻象，終使理智失了權威。但一方面，這幻象的湧現，算是生命歷程上有相當價值的一片。

真是十二分無聊的，

要將無可奈何的情緒，儘我的能力抑制。我知道，這是狂妄，這是虛構，這是不可能的企求。

能陶醉的酒，我是和你喝過的，這杯酒，能陶醉了我的，我很清楚。但是陶醉的力量，能保持幾何的悠久，我却模糊了，或許是已經遺忘了！

到了現在，我餘賸的是什麼呢？是懺悔嗎？當初有什麼不合！是留戀嗎？當初為何不苦苦掙紮！那餘賸的不過是一分覺悟而已。有什麼覺悟呢？覺到被頌讚又被詛咒的青春，便是最寶貴的東西。黃的金，白的壁，比不上青春的金寶貴。為甚麼不把青春鎖在象牙之塔中，一瞥兒就風馳電掣而去呢！那末，我就不得不徘徊着，我就不得不徬徨着，在這一點，可以證明我是愛你。

光明而燦爛的花朵，在美的大地中開展了。和

暖的風，吹送一朶尤鮮豔的落在我帽簷上，這不過是春中的一花，花之中的一魂，魂之中的一影，不是我所懷念的，除了再看到你。

大千世界上有靈魂的朋友，誰能撫慰你呢？我不知道你在那裏？你也許以為現在的我不是從前的心了！我具有最強健的心力，為了你才奮鬥，為了你才向前進取，然而你已不在我眼前了！但是，這也無妨的，只盼望，你能像我一樣，有一個時期或是一片刻，會想起這世界上有一個我，為了你而生存的，那我就一切都值得了！

我不願意你能看到這封信，使你的心上掀起不平靜的波浪！悲歡離合，構成整個人生的況味，參透了這况味，就算是懂得一部人生哲學。我願意我們永遠不相見，永遠……

依衣



# 由戀愛和結婚談到 潘金蓮與西門慶

子 歷

人類所視為最重的，有兩件事：一是食，一是色。人類為了解決食的問題，就有經濟組織；為了解決色的問題，就有婚姻制度。食的問題不能解決，社會也不免混亂。孔子說：「食色性也」。古人要解決食的問題，則主張「五畝之田樹之以桑」；要解決色的問題，則主張「男有家，女有室」。這兩個問題能夠解決清楚，政治便可納上「王道」。

不但中國學者，便是歐洲學者也很重視這兩個問題



## 悲歡的分界線

她的回憶

國政

鮮豔的驕陽，四圍圍着柔柔暈紅的彩霞，由地平線下緩緩上昇。靜寂昏黑的大地，染上了一陣玫瑰紅的光輝。休息了一夜的小鳥，再不能靜守着窩巢，一羣羣在空中飛翔，樹林裏跳躍，唱着清脆的歌曲。被嚴霜壓得將要支持不下的麥苗，青菜，受着陽光和暖的照映，興奮底伸張了青翠的嫩葉，齊向太陽光致敬。樹林的深處；那一排蒼老的臘梅，怒放着它最寶貴的素黃的鮮花；花蕊中馥馥芳香，一陣陣從樹叢中散播給愛它的人們欣賞。

美麗的晨曦，映着河上的碧波，像一面天然的古銅鏡，躺在水面上。河水底下的魚兒，時時冒出水面，朝賀那晨曦的美麗；平平的水面，起了一圈圈細微的波紋，由小而大，由大而消滅的幻變着。

在這種美麗得使人陶醉的晨曦中，一個頭髮蓬鬆的中年婦人，那張憔悴得沒有一點血色的黃臉，額上已刻着數道深痕，孤單地坐在一間破舊不堪的茅屋外，凝神注視着剛昇起的新陽。一隻營養不足形體瘦小的公鷄，站在她的身旁，振起全部所有的精神，喔！喔！地高啼着。但對於飽受創

## 好萊塢的 重重黑幕

紅宮

美國  
的輿論界，對於好萊塢電影界的黑幕，雖時常攻擊，但是毫無用處，依然

不及影片公司的力量浩大，有時一個明星爭名，那就不得不仗公司作護符，倘另一明星，放棄了公司的幫助，或者知道公司方面是擁護他的敵對者，想借輿論界的攻擊來取勝，結果，勝利者定屬諸彼方，如瑤瑪希拉與曼琳黛維絲的爭雄，曼琳黛維絲的失敗，便因了以上的原因。

曼琳黛維絲在好萊塢電影界的地位，自是第一流的紅女星，她的成名，一半雖是曼琳黛維絲的電影藝術，一半却由於美國報紙大王的吹捧，甚至有曼琳黛維絲是報紙大王的姨太太，凡是曼

。不過食的問題乃是人對物的關係，一方面人能夠同意，就不必再求他方的物贊成。反之，色的問題則為對人的關係，不但須問一方的人願意不願，並且須問他方的人贊成不贊成。賈家因為薛寶釵性忠厚而體健康，林黛玉性下急而體懦弱，遂相愛生學上的理由，硬使寶玉娶寶釵為婦。但是寶玉却另有一種眼光，不喜歡豐腴美滿的寶釵，而喜歡弱不勝衣的黛玉。婚姻不能滿意，卒致黛玉夭折，寶玉出家，寶釵守寡。由此可知縱在古代，關於色的問題，已難「越俎代庖」，何況現代人喜歡自由，更何人肯聽人干涉。因此之故，近來社會上遂專謀解決食的問題；至於色的問題，則完全委於個人自由解決。

傷的她，一些沒有聽到似的，連乾枯無神的眼珠，也不閃動；一直注視着太陽，腦海裏在開始重演一幕幕幸福和悲痛的歷史。

三年前，一個初秋的傍晚；是她倆新婚後的第八天。和她丈夫，並肩兒坐在結滿着蓮子的池塘邊，靠近水的一塊柔軟的青草地上。他以溫柔的聲音，和她蜜語。二顆富有吸引力的視線，把深藏在心坎裏的愛情苗，遞送給她。一隻膩滑的手，忽伸入她的腰中，把她抱在懷裏，熱烈地狂吻；又撫摩着她烏黑的秀髮。她被愛情陶醉了，像一隻迷失了路途的小羊，忽遇到它親愛的母親一樣。迷迷地伏在他懷裏，任他溫柔的撫摩。全身的血脈，流行得比平時快數倍，一顆溫熱的心，在劇烈地跳動，恨不得破門而出，奔入他的心房，和他的心合在一起。愛情的魔力，是多麼的偉大呀！

他在池塘中，折了一隻肥大的蓮蓬；分了她一半。還檢了二粒最大的，細心地剝盡了外面的壳，送到她嘴裏。她羞答答地嫣然一笑，把二粒蓮子，細細咀嚼；覺得這二粒蓮子，比蜂蜜還甜，比蜜桃還鮮美，不忍即刻把它嚥下肚去，含在舌下玩味着。

池塘的對面，站着一對毛比雪還白的鴿子，同唱着愛情的戀歌。左面一隻，忽張開雙翼，飛上樹梢，腳還未站穩；地上那隻，也隨之飛上樹梢。一忽兒，飛在空中交舞；一忽兒，又同站在池塘對面的草地上，重唱着甜蜜的情歌。

「芳妹！你瞧，那對白鴿，是都麼的親愛呀！雙宿雙飛，一刻兒都不肯分離。我希望我倆也和這對鴿子一樣，永遠親愛的相依在一處，花前唱歌，月下彈琴，不願有一刻鐘的離別。」

琳黛維絲的要求，這位報紙大王，沒有不應承的，報紙大王在美國各地，直屬的報紙，雜誌，月刊，週刊等，不下千餘種，沒一種不擁護曼琳，電影女明星在輿論界的勢力。當推曼琳黛維絲為第一人，所以在米高梅公司的地位，極為高超，瑞瑪希拉本是米高梅經理歐文泰爾堡的夫人，有米高梅老闆娘之稱，當然站在至高的地位，而且因了她丈夫的關係，所主演的影片，沒一部不是超特佳片，聲譽自好，與曼琳適巧立於敵對地位，二人的明爭暗鬥，已不知有了多少次數，米高梅首席女明星，無論是影評家，輿論家，都公認是葛萊泰嘉寶，嘉寶之下，誰是第一，却沒有定論，爭這一席的，便是曼琳與瑞瑪二人，二人的對空，也爲了這一點。四年之前，二人因了嘉寶抱病，養病於她的祖國瑞典，有將退出影台之說，嘉寶一旦歸隱，米

的。因為自由二字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社會瀰漫着壓制束縛的空氣。人類在任何方面既然都受了束縛，當然不能同時解放。其解放的程序，由歐洲各國歷史看來，可以分做四期：第一期要求思想的自由，而表現為文藝復興，第二期要求信仰的自由，而表現為宗教改革，第三期要求經濟的自由，而表現為工業革命，第四期要求政法的自由，而表現為政治改革。不過這些自由，在名義上雖為人類所共有，而在實質上，則祇為男人私有。婦女也是人類，她要求自由，並不弱於男子。一方婦女要求自由之念甚切，同時他方她們竟不能享受自由的幸福。其結果，遂使婦女只能在服裝方面，發揮自由。這便是婦女愛講「時髦」的原因。

在壓制束縛的社會之下，婦女最感覺痛苦的，則為

他輕快地說完了這幾句話，欣喜地望着她，希望這幾句話，成為事實，並希望她附議。

她的心弦，被這幾句話打動了，在奏愛情的交歡曲，水汪汪的眸子，凝視着他，想把心坎裏蘊蓄着的千言萬語，告訴他，安慰他，附議他剛說的話；但是，她被羞所控制，一時說不出口，忽把臉貼在他的胸上，輕輕的說：

秀哥！你知道罷？我把心坎裏蘊蓄着的深情，在傳到你的心房裏，請你千萬不要拒絕，我是永遠愛你的，恐比你愛我的心，更為殷切。希望我倆和並立在那對門星一樣，永恆皓皓地閃爍着愛情的電光，向着孤單淒涼終朝失魂似狂奔的月亮誇耀。那對鴿子，終免不了有不測的一日；或是生離，或是死別。秀哥！我倆永恆親愛的相依在一處，用愛情的泉源來支持我倆的生命。」

×

×

×

×

二年前的秋末。那凋殘的花，枯萎的草，點綴着這蒼老的大地。龐大的樹林，上面再沒有密密的綠葉，遮蓋着蔚藍的天空。禿了頭的樹枝，被冷風的襲擊，發出尖銳的鳥聲，把僅有的幾張枯葉，從懷抱中取出，吹向天涯海角，永遠與母樹分離。這殘酷荒涼的深秋中，因抗戰的敗北，已退到離她老家祇數里的路。砲聲不斷地吼，房屋振得不住的搖動；流彈在空中飛舞；一隊隊理智被麻醉的青年，忘命的衝過去，一羣羣受了傷的士兵，從卡車上送回來，有的斷了手，有的折了脚，有的身上打了一個洞，鮮紅的血，從創傷處湧出，染滿了身上的制服。他們痛得難受的時候，咬緊了牙關吼叫，狂吼和極度的痛苦掙扎。更有無數血肉糜爛的屍體，一車車轉運，任人丟弄，殘踏，一夥兒埋在泥窟裏永和黃土為伴。

高梅的女星首座，舍曼琳與瑤瑪二人，無一可以競爭，二人便都下了全力，爭這榮名，此時米高梅公司，正定局攝製莎翁大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影片，男主角羅密頭，已派定了李思黛霍華，女主角朱麗葉，還沒宣佈何人，二人知道這部影片，米高梅傾全力攝製，是一部非常佳片，而且這部劇片，可說是婦孺皆知，到處受人歡迎，倘主演了這部影片，必能震驚銀台，聲譽日隆，得到米高梅首席女星的首座，便各以全力以爭，曼琳黛維絲先向米高梅公司提出要求，要主演朱麗葉一角，甚至以脫離米高梅為要挾，她又託了報紙大王，所有一條的報紙，雜誌，一致推崇曼琳，又推薦曼琳飾朱麗葉，必可勝任愉快，得到空前成功。一面對於瑤瑪希拉，極盡攻擊之能力，好萊塢各界，以為這次的朱麗葉，大約派定曼琳，答應她的要求了

強制婚姻。當時家族有二個目的；其一祭祀祖宗，其二維持財產。家族的意義既為這樣，則個人當然沒有獨立的人格，而只視為譜牒的一個階段。因此，婚姻不能聽人自由選擇，而為一種強制義務；即人們結婚非為自己而結婚，乃為家族而結婚。既為家族而結婚，則選擇子女，當然須以家族的利益為第一標準，唯父兄之命是從，至於個人愛憎，絕對不生影響。

在強制婚姻之下，婦女的苦痛又比較男子為甚。因為男子對妻有沒愛情，尚可蓄妾宿妓，婦女對夫沒有愛情，則永久沒有辦法。萬一婦女於婚姻之外，別求愛情，那末，不但在道德上視為罪惡，並且在法律上亦視為犯罪。何以男女對於性的問題，這樣不平等呢？因為社會是男權的社會，財產是男人的財產，財產既屬於男人，則男人當然想把財產留給

種種恐怖，使她倆再不忍心住在老家，即遷到離戰綫較遠的地方，度過了四個月的逃難生活。然她那莊嚴美麗的老家，已變成一堆瓦礫，另亂的臥在地上，做了焦土政策的犧牲品。

× × × × × × ×

一間茅屋內，方檯上那盞半明半暗的煤油燈，光彩是那樣的慘淡。一隻有了數十年歷史的破床，柱上的漆，剝落殆盡。床上鋪着兩條碎被絮；他躺在被絮中不住的呻吟！黃臘似的臉，瘦得祇剩皮和骨，兩隻乾澀無神的眼睛，半開半閉。對坐在床邊服侍他的她，喘喘地說：

「芳妹！自從我們的老家，犧牲在焦土政策下，一切所有的財產，僅付一炬。今借得這間茅屋棲身，我做工，你洗衣，總算挨過了七個多月的地獄生活。我那素來衰弱的身體，怎經得起長期的磨折呢？一個月前，我是已經不能再繼續工作了；但是，為了生活的鞭策，不願眼睜睜看你一個人去受苦，更不忍告訴你使我為我擔憂，悲傷。值到我睡在床上的前一天，我還不忍告訴你，瞞着你勉強地工作。現在，我是已經病入膏肓，無法藥救的了。我至愛的芳妹！我怎麼願意捨你而死？我死了以後，你將怎樣過活呢？倘使沒有這次的抗戰，老家也不焚燬，那是何等的幸福呀！記得初婚的時候，我還對你說過：『我倆願和一對白鴿一樣，相依到老，不願有一刻兒的分離。』而你還不滿地說：『希望我倆和並立在空中的那對鬥星一樣，永恆皓皓地閃爍着愛情的電光；那對鴿子，終免不了有生離死別的一日。』那裏知道我倆有這麼不幸的一日，生離是還有破鏡重圓的一天，死了，那會復活呢？芳妹！我倆會遭遇到人間最悲慘的死別，死別，死別！可怕的死別。」

，誰知等到演員表發表朱麗葉屬諸瑞瑪希拉，曼琳沒有達到目的，影片監製人却是瑞瑪希拉的丈夫歐文泰堡，那不用說的，瑞瑪希拉並不需要任何幫助，只要她丈夫的奧援，立即得到了勝利，這一來，曼琳黛維絲便脫離了米高梅公司，改入了華納弟兄公司，主演了二部影片，第二部「乘龍跨鳳」，指明要克拉克蓋博爾做男之購而名列其因克拉克蓋博爾是米高梅公司的首席男星，如此是以揚眉吐氣，那裏知道不能挽回她的已往聲名，至今已漸漸的沒落了，瑞瑪希拉，却因了「羅密歐與朱麗葉」一片，芳名日益響亮，雖是這片公映之時，報紙大王一條的新聞報類，大事向瑞瑪希拉攻擊，一天之內，可以看見大罵瑞瑪希拉所演「羅密歐與朱麗葉」影片的文字，但是米高梅公司經理歐文泰堡，不惜以二十萬金元作為他夫人的宣傳費，

自己親生的兒孫，不願把財產讓給別人的兒孫。由於這個觀念，遂使男人對於婦女，設法禁止其與別的男人發生性的關係。

在性的方面，男女的權利既不公平，其結果，男人濫交，遂視為當然的事，而婦女不自則很危險。因為「淫為萬惡之首」。婦女不貞，夫可同她離婚，然而離婚之後，誰人敢娶。反之，夫不同她離婚，亦可於「捉姦捉雙」的習慣法之下，殺死其妻。所以婦女與人通姦，無異於自戕生命。生命既甚危險，所以婦女又常拚其生命，殺死親夫。這便是潘金蓮藥鴆武大郎的原因。

古代婦女所以毫無權利而只視為產兒的工具，乃是因為婦女在經濟上不能獨立。然自機器發明了之後，形勢已經變更。何以呢？由機器的採用，在勞動方面，人類的筋力已無必要。換言之，有了機器，便可雇用沒有

他那深陷的眼眶，湧出了二行熱淚。額上的冷汗，像珠子似的擠出，濃臭的白沫，從嘴角邊流出，四肢痠拘地抽搐着。

她不忍看這痛苦的掙扎，早哭倒在他的懷裏，遂安慰他說：

「棋哥！你放心罷！你的病一定會好的，不過多躺幾天罷了。要知道，我們還有很多的事，尚未做完，正須要我倆去開拓。戰爭結束後，我倆不是可以重慶着美麗的快樂生活嗎？未來的幸福，真不可限量，你耐心靜養着吧！不久即可起來，繼續工作。」

他的臉，越發可怕了，由黃而變成死灰。二顆停了的眼睛，突了出來。舌已吊了一段，喉嚨也嘶啞了，還呢呢地對她說：

「芳妹！我要和你永遠分別了，我倆的爱情，也就此告一段落。但是，不因我死而終止，我的肉體，雖然死了，腐化了，而我的精神，我的靈魂，永遠不死，一直追隨在你的身畔，伴着你，你不要以為我死了以後，即感到孤單寂寞而悲傷。我至愛的芳妹！當你閉眼靜思的時候，我便立在你的面前，和你談笑。當你三更熟睡的時候，我即在夢裏，和你會面，同你訴說着內心的衷曲。只要你想到我，我即會站在你的面前，安慰你，伴着你。芳妹！你不是身上已有了三個月的孕嗎？生下後，請你盡心撫養着，他是我倆爱情的結晶，可憐，這孩子永遠看不到他親愛的父親。呀！芳妹。快來，我好難受啊！心房裏像有尖刀在刺，烈火在灸，快要痛死了。芳妹！快來！給我一個深深的長吻吧！我要和你永別了。芳妹！我最親愛的芳妹。」

她昏倒在他的懷裏，淚水像瀑布似的湧流，染滿了自己

宣傳的方法，不用報紙，而假播音，結果，勝利又為瑪瑪希拉所為，輿論界還是不能與電影界的黑幕手段相匹敵。

握影界的權威者，並不是明星，而是製片家與導演人，一個名導演，或是製片家，要造成一個明星，易如反掌，要使一個明星沒落，也非難事，默片時代的珍妮蓋諾，却爾斯福雷的平步登天，從第三配角，一變而為紅大明星，登電影皇帝，皇后的首座，都由於名導演鮑才琪的特拔，主演了名片「七重天」，已是任何人知道於影壇大事，現在有聲片中，克勞黛考爾白是今天的地位，完全仗名導演西席地密爾與佛蘭克卜普拉二人，「羅宮春色」內的克勞黛考爾白，尚是一個不甚重要的配演人，「傾國傾城」，便成了主角，都由西席地密爾拔識，克勞黛考爾白的芳名，漸漸為人注意，佛蘭克卜

筋力的勞動者，既雇用四肢較爲柔弱的勞動者，由是女工的雇用，便成爲一般的現象。從前深居於家族之內的婦女既然成爲勞動者而參加生產，則直接受到影響的，自然是家族的組織。從前的人只販賣自己的勞動力，現在他却變成了奴隸商人，把自己的妻發售於工廠。從前做丈夫的須扶養其妻，現在他却成了使妻做工而剝削其剩餘價值的人。不過有了這個變化，婦女的地位反見提高起來。她們已經不是男性的寄生蟲，反而是男子的競爭者。她們在經濟上已經能夠獨立，獲得與男子平等的地位了。男女的結合已經不像從前那樣不平等的隸屬關係，而是對等者間的平等關係了。她們在經濟上的地位既然同男子一樣，能夠獨立，她們當然要求一切社會上的地位均與男子相同，由是婦女運動遂見發生，終於於性的方面，也要求了戀愛的

的臉和她的衣，他的胸。及蘇楚的時候，他已不能和她說話談情，和這污濁的世界永別。拋棄了他同伴了二年的愛妻，三個月的愛情的種子。投入另一個清靜虛無的世界。

X X X X X

炎熱的太陽，漸漸向西山消沉，光明燦爛的繁星，炯炯地站在碧空深處。習習涼風，驅走了使人煩悶的暑氣。工作了十二小時的黃牛，跟在主人後面，嘆息着工作的嚴重，緩緩歸柵。一羣羣光頭赤足的農夫，身上染滿了污濁的泥跡，向自己的家前進。她於這暗淡的暮色中，拖了無力的脚，由田裏歸來，走進茅屋中。

在暗淡的燈光下，她坐在床沿上，抱着一個活潑美麗的小孩。他的容貌，很像已經死了將一年的祺。兩顆黑大的眼珠，襯着細柔的睫毛，溫軟的小手，在她的臉上，不住的撫摩，時時對她露出天真爛漫的媚笑，白嫩肥胖的兩頰，起了二個深深的酒窩。她看得可受極了，忘記了工作的辛勞，生活的困苦，緊緊的抱在懷裏，把憔悴的嘴貼在他白嫩的小臉上，深深地吻着，恨不得和他融在一起。

「寶寶，乖乖，再對我笑一笑，我歡喜極了，自你父親死後的第七個月，你即投入這世界爭取生存，已快要半載了。你父親死後，我被生活的壓迫，在悲苦悽涼中度過這許多日子，祇爲了你呀！你生下後，生活的困苦，雖進入深一陣，但一見了你的笑容，那一切的痛苦，都會忘掉。寶寶，我希望你長大了，用功求學，不荒懶，不缺課，自從這次戰爭的革序揭開後，一般以國家民族爲兒戲的貪官污吏，軍閥走狗，早被排除。而有諸位賢明的領袖，爲謀民族的永久太平，於萬分艱難中，推行和平運動，以冀創造真正自由的，平等的，新的中國。祇要你將來有豐富的學識，高尚的人格

普拉攝製「一夜風流」時，男主角早定了克拉克蓋博爾，女主角却選中了不甚著名的考爾白，公映之後，竟發現了影壇上空前的奇蹟。

一九三四年的男女奧斯下金像獎，既爲「一夜風流」的男女主角克拉克蓋博爾，克勞黛考爾白所得去。便是一九三四年的最佳導演，編劇，也爲「一夜風流」一片得去，差不多一九三四年的金像獎，爲「一夜風流」完全包去，自有了金像獎後，從沒有見過，而克勞黛考爾白的大名，也被佛蘭克下普拉所造就了，即以近年而論，英籍女明星費雯莉，到了好萊塢，已爲製片家大衛塞爾士尼克造成了唯一紅星，當大衛塞爾士尼克計劃將名小說「隨風而去」改攝電影時，四個主演人，定了三個，克拉克蓋博爾，李思廉霍華，奧麗薇哈特蘭，尚有一個重要女主角，沒有聘定，好萊塢許多女明星，如曼

自由。

但是不管古代或現代，戀愛都以性衝動為原動力，而為男女的愛。即男的要擁抱女的，女的要擁抱男的，兩位一體，而後成立起來的。所以在戀愛的骨髓裏面，乃含有「私有權」觀念，只許自己占有對方，不許對方為別人所占。因此之故戀愛又常成為單獨占有排斥他人的他們兩人只認對方是世上最有價值的人，好像世上除了他們兩人之外，都沒有價值。他們有時甯願逃入深山，作隱遁生活，不願棲在人世，看其他討厭的人。因此之故，戀愛又是孤獨的，厭人的。試看下等動物吧！牠們在交尾期，常常不和同類相處，同類稍來接近，牠們就露齒相待。由此可知戀愛絕對和博愛不同。戀愛不是博愛的基礎，反而是博愛的敵人。因為戀愛有這種性質，所以雙方都不許別人接近對方，也不許對方再愛別

，精明的才能，聰敏的智慧和具有百折不撓的精神，那你的前途，必定是光明的曠達的。因者諸位賢明的領袖執政以後，一切皆以人民的幸福為前提，任人亦以學問，人格，才能為目標。上行下效，無論機關，工廠，公司，商店，都是量才錄用。

現在和平的曙光，已照遍了全國，及到你長大成人，能立足社會的時候，整個新的中國，已開遍了燦爛的鮮花，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在賢明的神領袖導之下，都快樂地過着安居樂業的幸福生活。再沒有在地獄陣中站在飢餓線上掙扎的不幸者了。寶寶祇希望你將來自己奮鬥，不入歧途，向光明的大道邁進，使為你受了一輩辛勞的母親，得到莫大的安慰。即已死了的父親，亦可安眠在地下……。

他對懷中天真可愛的孩子，溫柔地訓導着。

呀！在這巨響聲中，茅屋門已被踢倒在地上。擁進三個臉貌兇惡的大漢，把正在訓導那天真活潑的孩子的她，三面包圍。其中一個手執手鎗大聲地對她說：

「他媽的，我們是本地的游擊隊，救國救民的游擊隊，保護你們這般老百姓，你們也應該知道孝敬我們才是。錢有沒有？快拿出來，免得我們動手。」

被嚇得連氣都轉不過來的她，身體顫抖得倒在床上。她是神經素來衰弱的，怎麼經得起極度的恐怖？早迷糊地昏了過去，不知多少時候。才清醒。而那三個匪人，已不知去向。她自己的臉，被打得熱辣的疼痛。她見最親愛的孩子，仆在自己的脚下，急忙小心翼翼地抱起。呀！完了！那天真爛漫活潑美麗的小孩，已不會對她再媚笑了。深閉了眼，和他的父親，到一塊去了。完了，她一切都完了！莊嚴的老家，犧牲在焦土政策下。親愛的丈夫，受不了生活的壓迫而病死

琳霍金絲，瑪瑪希拉，蓓蒂黛維絲，瑪格蘭沙麗文等，知道隨風而去的小說，是美國銷路最廣，風行一時的名說部，攝成影片，必大受歡迎，任女主角，當然於自己的威名有益，便紛紛想得此一角，但都失敗了，大衛塞爾士尼竟選中了初到好萊塢，在電影界並無地位的英國舞台女伶費雯莉，使整個好萊塢為之震驚不小，不知道何以選中了費雯莉，那裏明白大衛塞爾士尼克，他的選費雯莉為「隨風而去」女主角，另有他的黑幕，因費雯莉的到好萊塢，乃是大衛所徵，大衛有一個知己友人史丹爵士，居於英倫，與費雯莉有特殊關係，費雯莉對於好萊塢的繁華，明星的榮名，異常的醉心，史丹便作書與大衛，推薦費雯莉，大衛正在計劃攝製「隨風而去」影片，因了討好史丹起見，立意將費雯莉拔為「隨風而去」女主角，便復書史丹，

人。萬一情形不對，則最後只有發揮獸性，露齒相待。這便是西門慶贊助潘金蓮藥鴆武大郎的原因。

不是代他們兩人辯護，他們兩人的關係可以不可以叫做戀愛，也不喜歡討論。不過我們必須知道：在婚姻不自由的社會裏，像西門慶和潘金蓮那樣行為，是免不了。試看包公案施公案吧！離奇的案件不是都由奸夫

。這那比自己生命還寶貴，生下來尚未滿半年，白嫩肥胖，天真活潑，一生心血結晶的獨生子，也嚇死匪人手中。她瘋狂了，把棹子翻倒，床帳撕燬，所有的傢器傾覆，恨不得都和她親愛的兒子同歸於盡。

太陽已漸漸西斜，她的衣襟被淚水淌得已濕透了，一些都不知道，腦海中還在一幕一幕的重演着過去幸福和悲痛的歷史。

淫婦而發生麼？但是我們尚須知道：婦女經濟不能獨立，又配上談甚麼婚姻自由，

出婚後的娜拉，在經濟上能

否獨立，這還是個問題。

# 咖啡館的一夕

育。



初夏的傍晚，美麗的夕陽將宇宙烘照得粉紅，柳絲在柔情的東南風中搖曳，象西施美似的妙齡女郎，弱不禁風似的柔媚，青年人的心都在活躍了……

美麗的晚霞慢慢的隱去了，換上了一彎新月，天幕

上鑲嵌了點點的星星，朱雀路上，盞盞微弱的路燈，無力底掛在半空，幾家商店的Radio放出「秋水伊人」的曲星，路旁疏疏的梧桐，齊齊整整的排列着，等待着我的巡禮。

轉了兩個灣，已到了熱

鬧的貢院街，我踱進了一家歐化佈置的小小的咖啡店，一陣白玫瑰的香氣，從一個女給身上飄過來，「先生要什麼？」銀鈴似底她這樣問，「來一杯咖啡吧」我說。當女給送上了咖啡給我加上牛奶的時候，一個似乎

說憑他在好萊塢電影者的力量，造一個大明星，絕非難事，請費雯莉急速來美，已有一部必定受人歡迎的鉅片請她主演，費雯莉便專程到美，所以蓓蒂黛維絲，瑞瑪希拉等想任「隨風而去」的女主角，都歸失敗，原來大衛塞爾士尼克，早定主意，要造成費雯莉了，現在「隨風而去」既已公映，費雯莉竟因了這片，得到了一九三九年的奧歇下金像獎，大衛塞爾士尼克的志願，也達到了，這是好萊塢製片家使明星成名的黑幕，還有使一個大明星，漸漸沒落，如凱星蘭茜絲，在三四年前主演「白衣觀音」——「斷腸雲雨」的時候，何等的紅，到了現在，已淪入配角，甚至名列事第萊鮑嘉之下，何以如此，她自己也不明白，怎樣會到此地步，唯一原因，便是華納公司有一年多，不派影片她主演，使她沒有機會與觀眾相見，自然漸漸被觀眾所遺忘而沒落了。

好萊塢的黑幕，也不祇以上述的幾事，不知有多少種的黑幕，不過外間不明白罷了，所以好萊塢，並不因有明星而燦爛光亮，却是個黑暗之宮。(完)



很熟悉的黃鶯似的驚奇的女子底聲調從背後傳來：「亞，奇怪，怎麼我們會在這裏見面了」，我回轉身，鶴起了頭，是一個蒼白的臉孔上浮着熱情的笑容的畫面。

「呀，妳不是琴妹嗎？怎的變得這樣快，五年不見，妳消瘦得多了」。

她緊握着我的手，象五年前一樣的充滿着熱情。

我的心忒忒的跳動着，已死了的五年前的戀火，又在我枯萎的心田上燃燒起來了。

「別來妳的生活怎樣？」我很惋惜的這樣問她。

「說起來話長啦，待我們再細細的談吧」！！

她緊緊的偎着我，身體在不停的顫抖，一雙手握得更緊了。

「亞，你可知道，婚後的我是在怎樣的一個環境中生活的呀！……她把我當一個玩物，開心時，抱我，吻我，不開心時，扳起鐵青的

面孔，象發瘋似的狂喊狂叫，我就在這樣的境遇中過了五年，還有生趣嗎？這次所以我逃了出來了。

「逃出來的」，我爲她這話發了呆。

「我有無限的話要同你說，今天晚上八點鐘，你到××境××旅社來看我，好嗎？」她說。

我不加思索的答應了：「來，一定來」。

是五年前的春天，五洲公園裏的櫻花，如錦屏似的感開了，我陶醉在櫻花叢中，獨自躺在嫩綠的草地上：

仰望着花枝隙縫中的青天，嘴裏哼着「雷夢娜」的調子，忽地，在桃林深處傳來聲聲黃鶯似的歌喉，和我唱着的調子，我忙站起身來，向桃林叢中奔去……嘿，多美麗，一個小姐，像燕子般的活潑，櫻花般的美艷，是上帝的傑作，是人間的尤物，我陶醉在美人畫裏，戀火在心頭熾烈的燒，大胆的走近

她——冒昧的說：「小姐，妳的歌喉太美了，能不能請再唱一個。」

「別尋我開心了，我不會唱的」，她的臉紅了，象蘋果似的。

「小姐貴姓芳名」，「李雪琴」，「你呢」？

「劉醒亞」，倘小姐不棄的話，希望我們能做一個朋友，我愛妳，我愛妳的歌喉，妳的活潑，天真！」

「太客氣了，我也是一樣的喜歡你的歌喉呢」。

也許是上帝在玩弄我倆吧，我同她是熱愛起來了，這天，我倆在萬花叢中，並肩徘徊，情話，直到夜之神的將臨，才回到城中，相與話別。

歲月像流水般快速的飛溜去，我倆的愛情在數個月的過程中已達到沸點了，不幸得很，她的父親是一個嫌貧愛富的財迷，不幸的事情就由她殘酷的父親一手造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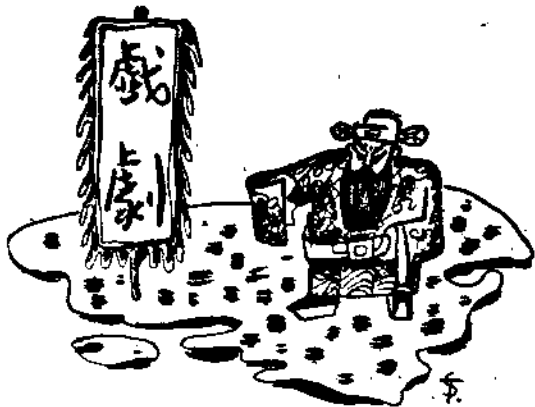
了……他要將琴嫁給一個富商，嫁給一個行將就木的老頭兒做妾，一樹梨花壓海棠，該是多麼悲慘的人間事呀！

當我知道她訂婚的消息時，我的神經受到極大的打擊，我失去了知覺，失掉了知慧，我隻身麻木的離開了石頭城，在城開不夜，紙醉金迷的海上鬼混了兩個月，終日買醉在酒家中，待老華強勸我回來的時候，琴已經結了婚搬到杭州住去了，就這樣，我們一直不曾見過面。

想不到在離別四年半後的今天，又在這小小的咖啡店中邂逅了，人生真是如同夢境似的。

晚上，我遵約到「××旅社去看她……」





## 紅樓夢劇本 及其演唱

挹嵐

我國小說的體例，很是複雜，大約在宋以前多短篇，宋以後則多鉅製，此種長篇敘事的小說，世又目之曰章回小說，由元末明初發達起來以後，直至滿清中葉，沒有不推尊三國水滸西遊金瓶梅為上選的，並且稱之為四大奇書。趕到乾隆中歲，紅樓夢一行出世，居然有奪去三國而代居



## 蠻子營的故事

(淳)

當我在某軍六十二團當軍需時，算是生平經歷中最苦的一件差事。那時我們團部駐在豫南某縣某鎮，每月我須跑幾次來回有二百里的長途，到某城師部領餉。這時土匪很多，四處是土匪，人人是土匪，每個鄉村都有土匪窩藏。走路的人難結伴帶槍中途也會被土匪攔劫。我們出差也少不免帶幾名精壯靈警的弟兄沿途護衛。某鎮到某城的大路，要穿過桐柏山脈南支的腹部，沿途不是山嶺，便是高地，情形很荒涼，人煙也極為稀少，正是土匪出沒的所在。有時我們騎馬，行程可以縮短，沒有馬時，須得步行，因除騎馬外便沒有旁的代步的東西了。夏天的時候走百數十里長路，不要說是乏力，只是給沿途一陣陣熱風吹來捲起的黃土，把你的頭臉和全身一層一層的蓋上，及到了目的地時，全和剛在泥坑鑽出來的泥人一樣，這些苦處也夠受了。何況沿途還要提心吊膽的防備土匪！我甯可在冰雪飄途時走路，倒可避免黃沙迷漫蒙頭蓋面吹來的苦處，精神也還能清楚爽快一點。

某年某月日，我又帶了四名衛兵從某地領餉回團部的途中。初夏微熱的太陽，照着大地。山路雖是崎嶇，行走却不甚辛苦。行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以後便全是荒僻的去處。我警戒我的衛兵，囑他們沿途留意。一行五人，各人都板着面孔，一聲不響地走着。我們雖然在道路上，也走了不少次數，從來未出過甚麼事。但也不能不戒備着。

這一段長途，綿延數十里所見的，真是沒有一點可取的地方。四處是荒涼，寂寞，不毛的山嶺，像許多破布廢物，和污穢的泥土，夾雜一起，高高堆積起來一樣。前後左右一堆堆的阻礙前進的路。山頂是光禿禿的，沒有成林的樹木點綴。矮小的灌木，蔓延在路面，三尖八角的碎石頭，時時在山上滾下來，散布各地，和蓬蓬亂草夾在一起。

所有說部首席之勢，而又其見稱於文人學子，一直頂到現在，其爲文人所欣賞之深厚仍爲其他小說有追隨不上的樣子。但在一般平民百姓眼中看來，却仍以認識三國水滸爲深刻一點，對於寶玉黛玉的事，能談說上的來，似乎少些。這其中原因很多，但是由於所編出劇本之少也，不能不算重要原因之一罷。三國水滸在元明人雜劇傳奇中，用作材料而編成的戲曲，本已不在少數，卽如今日通行全國的皮黃戲，各地流行的梆子戲，若把她的內容，加以檢討，便可知，蓋以出於三國者爲最多，而水滸傳次之，西遊記又次之。若黛玉葬花晴雯撕扇等，不過爲梅蘭芳派感倡之戲，紅樓二尤王熙鳳平兒等，又爲荀慧生個人專有之作，除去北京天津上海青島濟南等各大都市，或者可以看到以外，外州府縣，偏僻鄉村，絕對找不出演唱紅樓夢戲文的。因爲在鄉村社會中很少有演唱這種戲文的，所以鄉村父老，以及婦孺子們，便對之沒有認識，因此在民間的勢力，

山坡下平坦的地，也同樣荒蕪，間有一兩塊稀疏的麥田，也沒有碧油油可愛的色澤。沒有人家，間有一二堵破敗的土牆，像是從前家宅的殘址。除了風聲呼嘯外，沒有別種動物的聲息。只有我們步履時和沙石摩擦的聲音，沙沙作響。

行了一會，越過這段黃三胖子崗，下面是蠻子營。——一個圍了土城的市鎮。——我們預備在這裏打尖，休息一會，再行前進。

我們穿過了那須「鞠躬如也」才能走過的城門，跨過了橫臥在城門口泥濘裏的滿身糊滿了黃泥漿的黑毛豬，驚起了烘烘作響的大羣蒼蠅，那算是走了一程寂寞長途後第一羣歡迎我們的動物。

那蠻子營市鎮的內容，破落、蕭條、襤褸、的情形，和他外形很不相稱。約半里長的十字街道，有相當的闊度。兩旁的家屋，磚的和泥牆的都有，不十分短小，還有許多巍然高出其他房子的巨宅，配有完整的欄圍。鎮的中心，有一所關帝廟和鄉公所，都傾圮破爛了。鎮後邊，聳立着坍了一角而構造堅實的欄樓。有磨坊、飯店、廣洋雜貨店、米店、綢布店、但全部關了門，似乎歇業已久。家屋也有和店舖一樣關了門，或門半掩着，有的連門都沒有，有的倒坍了，還留着焚燒的痕跡，斷垣敗瓦，橫七豎八的躺着，也沒人清理，這樣大的市鎮，街道來往的行人異常冷靜，沒有多少。我們行到鎮的中心，想找一家開門的飯店打尖，也找不到，餓瘦了的狗，見生人走來，只懶洋洋的站起嗚嗚的吠，吠了一會，才有幾個拖着鼻涕，襤褸污穢的小孩跑來看。幾個半老婦人，正坐在門口散開頭髮，忙着捉虱子，看見我們神色忽然慌張起來，也各自散了。總之這蠻子營比起黃胖子崗還要寂寞，荒涼。黃胖子崗不過像一副戲吧了，但這蠻子營，簡直像一副冰冷的尸體。我們找不到飯店，只得轉回趕路，以免耽擱行程。出了門城，還聽到鴉鴉的吠聲，像嫌惡我們的魯莽，打擾牠的清靜生涯。

新鮮的空氣，迎面吹來，把沉悶的情緒都吹散。我們繼續前進，一壁行，一壁談論蠻子營的情形。

「那地方爲甚麼會這樣荒涼零落？土匪洗劫呢？還是受最近戰事的破壞呢？鎮裏的人到那裏去了？」我問那護送我的班長黃龍彪，他是某縣的人，十分熟悉這一帶的情形。我的問話，立刻引起黃龍彪的反應，打開他的話匣子，滔滔不絕的說了許多故事來。

(二)

便較三國水滸為遠遜了。雖然紅樓夢的演唱在民間的勢力微弱，可是關於劇本的編製，却並不見得少，至於演唱，也會經過有一個極盛時期，不過世人尙少加以論述罷了。我因看到紅蓼先生有論紅樓夢小說的一般文字，遂也想作這麼一篇關於紅樓夢劇本及其演唱的研討。按中國小說史載，曹雪芹八十回本紅樓夢，是作於乾隆十九年至二十八年之中，迄乾隆三十年，紅樓夢即見流行，三十五年以後，便大為盛行，其後高鶚又為補作四十回，係成於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之歲的，明年為五十七年壬子，程偉元始合兩作，刊而行之，於是始有百二十回的紅樓夢，盛行於世，是完整的百二十回的紅樓夢的出世，為乾隆五十七年。事隔七年，即有仲雲澗的紅樓夢傳奇刻本發現，可見劇本的編製，是緊跟在小說之後。並且當此小說極盛之時，也是劇本極盛之時，這樣可以說是，既與小說並生，又與小說同盛了。論紅樓夢的劇本雖多，可是要以仲作為最早出，按文詞

「這蠻子營，全壞在張團總張大鼻子手裏，更有黃大寡婦家裏的人夾在裏面拍演。越發把全鎮的人身家性命都給他幾個人送掉了！黃大寡婦母女倆是很可憐的，不該將罪名加在她倆身上，但事情一半由她倆而起，說來誰也對她們同情。老天爺該有眼的應，將這該死的張大鼻子收拾完了才是。報應昭彰，偏還留他露面在城裏。死了許多人算是白死，老天爺的顛倒，說來有些可恨」。黃龍彪說時，倒還有些義憤填胸的神氣。

我說「你說了這一大堆話，真是文不對題。依你說：張大鼻子有意害殺這許多人了，但他自己的身份，是當地的團總，害了這地方，即算害了自己一樣，那裏會有這樣的人！哼！事實是這樣，你老人家聽我說吧！這蠻子營，十年前還是個像樣的市鎮，像你所看見的外表一樣。有五六百人家，當麥子雜糧上市時候，市面很熱鬧。鄂北的商人，都到這裏收買麥子，雜糧，牙行裏住滿了客人，飯館裏常是滿座。張大鼻子開設那土膏店和賭場，更是一本萬利。張大鼻子，是這鎮上唯一的紅人，磨坊是他開的。屠稅是他包的。上說那土膏店和賭場也是他個人的資本，還有歷年買有五百畝的地，在這小去處總算是首富了！他不但富，而且貴。自衛團的團長，老是抓在手裏，自己有十數桿槍，還兼了縣城的甚麼委員之職，縣長是他老相好，縣裏發生甚麼重要事情，總要請教他。他每兩天騎馬進城，四個配盒子砲的馬弁，前呼後擁，好不威武！鎮上羨慕他富貴的人，自然不能不去趨附他，怕他威勢的人，又自然不敢不去敷衍他。他又熟悉衙門的規矩，官場來往的人，懂得他根底的，無不給他點面子。這蠻子營是四圍給山包圍着，去城又遠，路不容易走，城裏的人，輕易不到鎮裏來，鎮裏的人，也輕易不到城裏去，他雖然不像鎮裏的王，也儼然像一鎮之主一樣。鎮內的人，誰敢去惹他！碰着他總喊聲張老爺，張大鼻子，不過人們背地裏給他的渾號。其實他的鼻子，一點也不大，只是向下鉤，像鷹嘴一樣，身體却很魁梧，紫棠臉皮，一雙賊眼，這是他那副筆墨也難以描寫的尊容。

然而十年前，這鎮上還沒有有人知道這位張大鼻子，更沒有聽過人喊張老爺。人們只曉得張某人在外面混吧了！像他這般才力的人，在社會的無邊人海中，何只百十千萬，自然許久也不容易被人理會。住在開封省城旅館中，無聊透了！剛好一天不知從什麼地方打聽明白，省府委了某人當本縣縣長，這某縣長正和他住在一間旅館內。他便竭力將這個機會拿到手裏，立刻以留省紳士的資格求見。這剛被委的某縣長，正苦於其縣是被

律呂，結構排場說，也以此本為較完善。梁章冉藤花曲話嘗有評云：「紅樓夢工於言情，為小說家之別派，近時人鮮稱之。其書前夢將殘，續以後夢卷牘浩繁，頭緒紛瑣。吳洲仲雲澗取而刪汰，并前後夢而一之，作四卷，始於原情，終於勸夢，共得五十六折，穿插之妙，能以白補曲所未及，使無縫漏。且借周瓊防海事，振以全鼓，俾不終場寂寞；惟以副淨扮鳳姐丑扮襲人老旦扮史湘雲，不相稱耳」。曲談亦謂「按譜叙黛之事為傳奇者有數本，而以此本（即指仲雲澗之作）及荆石山民之散套，陳厚甫之傳奇最為盛行。荆石厚甫於曲律皆門外漢，其所作不能被之管絃，三種中合律者，惟此本而已」。按紅樓夢諸劇本既以仲作為最合律，宜於管絃，故其見於演唱者，亦以此本為盛。粵東楊掌生在其所作長安看花記，嘗有一段評論謂：「嘗論紅豆村樵（即仲雲澗之別號）紅樓夢傳奇感傳於世，而余獨心折荆石山民所撰紅樓夢散套，為當行作者。後來陳厚甫在珠江，按譜填詞，命題皆佳，而詞曲徒砌金粉，絕少性靈，與不知誰何所撰袖珍本四冊者，同為無關輕重，故歌樓惟仲雲澗本，傳習最多」。用見在道光朝京

列入匪區之一，沒法找尋一個熟悉情形的人來查問，故遲遲不敢到任，他的謁見正合懷抱。經過幾番談論之後，他替這位自己的未來老闆，草擬一篇縣長私人收入預算的詳細帳目，兩人便很水乳地結合了。某縣長到任後，他得了一個區長的委任，幾年中省府委下來的縣長，和別的官吏，像走馬燈也似的此來彼去，他也忙着送往迎來，在城裏更比舊時紅多了。他的排場，他的架子，他那副對付縣長的拿手好戲，自然過客似的縣長，樂得和他敷衍，好像瞎子們摸得一根結實的竹竿一樣，許多路線都不用暗中摸索得益不少。在幾年當中，他已拿這蠻子營的保衛團在手裏，土膏店，和賭場，也開起來了！許多雪白的大洋錢，不絕地從各色各種人的手裏，流進他張開口的無底腰包，這些錢，不是帶股血汗味兒，便帶股血腥味兒。誰去理會這些！他斷不會嗔怪那踏進賭場，腰包裏裝滿銀元的農人，——正待要交科錢，但也先要碰碰運氣。誰說他不慈悲？他也有慷慨的地方，假如那些鄉愚，真是血本也輸光，找着張大老爺設法，只要捱得他一頓臭罵，他沒有不滿足你的慾望。但是他愛守規矩的人，依慣例須納六分的利息。這樣公道、慈悲、慷慨、誰都願意來鎮上玩玩，他總不會拒絕這些從鎮外來特地向賭場巡禮而有些尷尬的朋友。他認識這兩宗生意的意外作用，沒有牠這鎮內和附近的安靜與秩序，不會保存。正好利用這班來歷不明的朋友，來警戒其餘的同道，讓這片娛樂場所繁榮下去。人們是需要娛樂的，何況這蠻子營和附近周圍數十里的人們，要找娛樂，除是聽聽風的歌唱，樹木的搖擺，石頭從山上滾落地，砰然發聲之外，可憐甚麼性質的娛樂都沒有了。自從開了這片賭場後，人們有了集中的地方，大家都來湊湊熱鬧。

這樣化外似的地方，他自然容易發揮他的權力。鎮內的人誰也帖伏在他的權勢下，附近小股的土匪，也不敢去撩惹他，在可能範圍以內，不妨礙他的名聲與本身事業，有時是願意幫忙他們的。故自從當聯防的團總以來，他的附近倒交了幸運，沒有給土匪光顧。至於大股土匪，他那百數十根槍的力量，也沒有多大抵抗的力量，大股的土匪們目的在縣城，倒不將這個小地方放在眼裏，有時他也藉賭場的朋友們通線，事前向駐軍告密。縣城裏駐軍的長官們，是他認為應周旋的貴客。文官們的脾氣，喜歡講禮節，搭點臭架子，多方設法刮些錢。軍官們的脾氣，有些不同，自然刮錢誰也喜歡，但究有程度的分別，他的靈機，便認清他們間的歧異，來相機應付。軍官們，多數是喜歡任情賭鬧，講究吃喝，胡嫖亂賭的，他也是在熱鬧場中嘻嘻哈哈過慣的，自然不難應付。他雖是

師梨園，實常感演仲雲潤所編之紅樓夢劇本。其俗人之可考出者，亦有數人，如長安看花記於錢雙壽傳中云，雙壽字眉仙，蘇州人，爲三和堂葉老四弟子，最以崑曲著稱。演紅樓夢葬花爲瀟湘妃子，珠笠雲肩，荷花鋤亭亭而出，曼聲應節，幽咽纏綿，至這些時拾翠精神都變做了傷春證候，句如聽春鶯，如聞秋猿，不數一聲河滿矣」。又云：「旗亭間瑣瑣餘子，無堪稱作瀟湘館主人者，雖有佳品，非過於穠，即失之勁，蓋冷豔幽香，固自與天桃郁李不同，惟眉仙差能近似耳」。他則於秀蘭傳下載：「秀蘭字小桐，蘇州人，光裕堂吳桐仙弟子，後自立承裕堂於寒葭潭，擅劇有葬花折梅題曲雨詞瑤台渡瀟湘」。其葬花折梅二齣，即爲紅樓夢中二折。若錢雙壽，若范秀蘭，二伶固皆屬於以飾巨角見長者，至於飾小生者，則以殷秀芸爲顯著，丁年玉筍志中又稱：「秀芸字竹君，小名金寶，蘇州人，從吳桐仙之兄冬友入都，居光裕堂，學崑山調小生曲二十餘齣，丁酉（道光十七年）三月始登台，演紅樓夢懽翠庵折梅爲寶玉，雖未足盡其所長，然有不愧雋品」。凡此數伶，全是道光中葉時名輩。上溯二十餘年，在嘉慶

四十上下的人，但對於女人，常懷擇肥而噬的慾望，和他們廝混，所謂一舉兩得，何況他對駐軍要借重的地方很多哩。他們對他不過視爲湊湊熱鬧的角色，地方紳士們，在他們眼裏原無十足重視的必要，因此他便竭力奉承，縱使在銀錢上吃點虧，也不會令他們失去歡心。幾年來，駐軍的長官，對於這位酒肉徵逐的老浪子，很客氣，很幫忙，他爲了應酬他們也花了不少的錢。但身份與聲價，却因駐軍的長官們特垂青眼，藉此招高不少，並且在實利上增加不少收入，足以彌補嫖、賭、與應酬花費之外，還有贏餘。

### (三)

縣城裏入夜，便幽闇像地獄一般，家家閉戶睡覺。要不睡覺除非是抽大煙與賭錢，抽大煙，一人也可獨享其樂，不像賭錢要湊足人數才行，故抽大煙的風氣，異常普遍，賭錢是一般平民趁空的時，也會玩玩牌，只吃晚飯後，玩兩三點鐘也就散了！沒有公共的戲院，更沒有駐足的熱鬧場所，那是這班駐軍的老爺們視爲應咀咒的。然而也有例外的，全城裏只有陳九太太這家人，到了深宵也還是燈燭輝煌的。常常有提着馬燈，背着盒子砲的馬弁，護送主人，在這家裏出入。這家裏的女主人，真是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之概。這裏常川有宴會，全城的貴賓，也許集中在這裏，女主人很會利用巧妙的方法，令那些貴客們樂而忘返。愛賭的。她可以和你湊足脚色，愛抽的，她自己有現成的傢伙，一壁替你燒，一壁和你細靜的談話，愛女人的，可就有些麻煩，但總不會令你落空。起初張大鼻子發現這塊「新大陸」，陳九太太替他張羅女人。後來曉得那駐軍的官長們，許多和自己犯同樣毛病的，爲了獻媚他們起見，一發將這塊「新大陸」公開起來。不久陳太太的公館，成爲上等交際的場所；打官司的到這裏尋線索，辦稅務的來這裏談買賣，女人們也會來這裏尋些脂粉費，和零用錢了。

他——張大鼻子這時有點苦惱了！幾年來，一帆風順，名利雙收。在這方面他儘躊躇滿志的。他還欠缺什麼？追求什麼？他常常對鏡，細辨自己的容貌，喃喃自語說：「我到底老了！豐采不足動人了！若在十年前吧！可憎的鬚子沒有現在這樣隨處蔓延，臉上少了一些縐文和風塵的顏色，倒有桓桓糾糾之氣，不一定她不會愛上我。人生的幸福，常常不能十全的，有錢有地位的時候，倒不能將青春買回。雖說我不過四十一二左右的人，說老也還不算老，頭髮沒有半根是白的。但她到底是未出閨嫁的小娃子，那裏會不愛體面的少年，而愛上和自己相差一倍歲數的我呢！我幾年苦心所獻的殷勤，想是白

初年時即亦有以演紅樓夢擅場者，在書籍中可以檢出者，則有朱麒麟，據片羽集聽春新詠等書所載：「麒麟字素春，蘇州人」，年十六歲，精于崑劇，演紅樓夢全本，鑿娥飲黛，旖旎嬌羞，宛瀟湘妃子後身也」。按朱素春乃嘉慶十年前後北京城內有名的伶人，上距嘉慶四年仲氏紅樓夢出版之歲，僅僅六年，而這時候梨園之中，已盛行演唱此劇本。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在嘉慶道光二朝，實為仲氏紅樓夢劇本所最暢行時期。及至咸同，則崑曲已然衰落，雖說唱崑曲的尙有人在，但亦不演鑿黛寶玉之事，惟梅巧伶一人，在他所能之戲下，有紅樓夢史湘雲一角，會見著列在菊部羣英書內；除此之外，便很難再找出唱紅樓夢的伶人了。按梅巧伶雖說以黃腔花旦著名，但他的崑曲，也極有根柢，在菊部羣英所列，竟有十六齣之多。而巧伶的次子梅竹芬，也是以唱崑小生顯著，據菊台集秀引列着他的崑劇，有藏舟琵琶行琴挑等齣。當光緒八年五月初六日，他即在廣和樓內與王儀仙合演過琵琶行，八月十六日在三慶園，又嘗與儀仙合演過琴挑，其他的劇，雖然不甚可考，但是可以推知

花了！固也難怪她。可恨馬英那小子，偏和老子作梗。仗他團長的地位，仗他年青漂亮，他是否要討她做小老婆，我可不知，但他整天混在她家裏，她哥哥和他常常一起來往，這明是瞧不起我，不是看他駐軍的團長，老早把他幹掉了，但他不愛我也吧了！這口氣如何消下去！」說罷把鏡子擲下了。

真果為戀愛所苦腦嗎？真的！全城皆知他像瘋也似的追求文家三姐的愛情。他結過婚，還有兒子，但在他有什麼問題？他的身份，地位，當地社會的輿論，是不會計較這點的。他每月總有二十天在城裏，自己孤零零地，住着一間大公館的一個房間。餘外便是給隨身的馬弁，和當差住下了。這倒會使社會的人怪詫，有錢有勢的人，是該讓每個房間的床舖都給一個女人佔着，他和社會的輿論是一致的，認為這信條很對，晚上給床舖空了一大半，不但對自己不起；還於他令名有損；何況城裏官眷們，往來着實熱鬧，自己總是孤零零地沒有佔一點份子，看了眼裏實實冒火。這文家三姐正是他幾年選擇下的對象，她是綢布雜貨店老闆的閨女，在張大鼻子看來，要算是全城模樣十足的姑娘。她會進小學數年，略略認識幾個字，在文化落伍的社會中，算是前進的女子了，從小便議了婚，那年老洋人竄進豫南，沿途洗劫，這不幸的家庭便從此一蹶不振。父親死了後，住在三鬍牛的男家，想來迎娶。三鬍牛這小鎮，隔蠻子營約有十來里路，這時城外三四里便全是土匪的世界，白天裏還開了城門，路上斷絕了行人，迎娶自然沒法舉行。她聽了三鬍牛這三字，便發抖，人們說：「土匪也要女人，拖了去，晚上輪流睡覺，贖也吧！不贖也罷！到結果總是整批賣去當婊子的。三鬍牛這鎮人們，除了當地土匪外，沒有種地的，女們要替他們燒飯，晚上有時也要替他們看更，吃的只有高粱豆芽，只這兩宗，也是體面人家才有」。她天天對娘哭吵，說死也不願意嫁到那裏去。他娘也沒法，心裏同她一樣害怕土匪，故縱使男家差人說要迎娶的話，總設法支梧過去，這樣因循了數年。張大鼻子起初沒法下手，只在門口整天來往往張着。他是要體面的，終不成闖進去！到底將這意思向陳九太太說明，請她救濟，她也一時沒有對策，只施展她的手段，結識了三姐，和她家人。隨後竟能時常往來，打探到她的委曲，陳九太太慈惠她對男家提出解約。張大鼻子拍拍胸膛說，這事全不用愁，決能替她辦到完滿，她母女以為世上難得有這樣慷慨仗義的人，很為感激。這時他還不敢對三姐提出求婚，她也沒有委身之意，他滿以為先設法解除那方婚約，對方只要用金錢籠絡，沒有不帖然就範的

，也絕對不能僅僅這麼幾齣。這樣看來梅氏已兩代以崑曲傳家，而巧伶又以演紅樓夢擅場，從這點遠傳，到了竹芬的兒子梅蘭芳，自然是既有崑曲的深厚的因素，而於紅樓夢劇更可以一演便好，因此他所排的黛玉葬花晴雯撕扇等等新劇能一出舞台，即大紅大紫起來，要知道也是芝草有根，醴泉有源了。關於紅樓夢劇本演唱的大概，可以說是如此。其他用以編作傳奇的，尚有數家，但僅存其刊本至於演唱之事，則尚無聞。但從劇本本身研究，也各有其價值存在，亦可以為介紹。按仲雲潤的劇本，是嘉慶四年刊行的，比他這本稍晚出的，則有萬榮思一種，其所作一名醒石緣，內中又分瀟湘怨，怡紅樂，二部。瀟湘怨所演為紅樓前夢共計三十六齣，曰種情，庭聚，薦賓，探親，神遊，夢嫵，奇緣，警曲，歸省，埋香，盟心，結社，祭祠，試玉，拾囊，檢園，屈天，撰誄，琴瑟，巧逗，秘議，傻露，蘭摧，詫登，淚奠，驚幽，餘情，藉府，感癡，幻悟，醒玉，別試，却塵，駭報，舟遇，情緣，怡紅，樂演。後夢共計二

，他和陳九太太熟商後，想到一個刻毒的辦法，在城裏滿散着流言說：「文家的女兒，和某人要好，托他辦理解約的事了」。小縣城裏的人。閒着沒事，正苦於沒看新資料供他們談論，聽了自然不分清紅皂白哄傳一時，他同樣帶這謠言到蠻子營裏，這消息一刻就蔓延到三鬍牛。男家聽了半信半疑的，趕忙向三姐的娘，立刻提出迎娶的交涉。他慫恿她們拒絕這建議，隨又恐嚇她們說，這鎮的人，怎樣蠻悍，土匪的殘暴怎樣沒有人性，殺人吧了！還要醜了來吃，城裏姑娘如何能住下去，她們聽了，果然拒絕對方的建議。對方本已懷疑。見這情景，又打聽城裏的流言，更愈加信以為真了。細查知道她家正托張大鼻子辦理解約的事，便找着他探問究竟，他一面多方威嚇，一面極力勸誘，說：「文家的女兒，到底不是鄉裏的人所能馴服，勉強娶回家，將來弄出醜事，不過自尋煩惱」，經數次交涉，這男家當這時實在沒法迎娶，也怕他整天纏繞，生出枝節來，只好和他辦理解約的手續。

誰能設想那時他高興的程度？他自己對鏡看着面色，果然青春許多了。但他計劃，只不過一場幻夢，這夢，給馬團長伸出不經意的指尖，輕輕地一彈便破了。馬團長是近調防的駐軍團長，年紀不過三十開外，這個心氣高傲的青年軍官，一向是在南方浪漫溫柔變化多端的氛圍裏過慣的，常常和那些黨人們混在一起，驟然遷喬木而入幽谷，便大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感慨了。這城地方，上自天空的空氣，下至地底的泥塵，都給咒罵過。照他的議論說，這城的人，像睡了一百多年却從未翻身一轉的。他沉悶極了，這晚上給紳士們，——自然我們可愛的張團總仁兄也在內——拖去陳九太太這裏打牌，抽煙，和瞎鬧，紳士們正圍着要揣摩這位軍官的嗜好和脾氣。混了許久，馬團長不是嫌川大的味道太臭，便是說白酒的味道太辣，麻雀的玩意太單調，女人的口裏滿是大蒜的氣息，曉得這位團長是不容易對付的，也就散了。

張大鼻子替文家辦完解約的事回來，逕自到三姐家裏，將辦妥這事的交涉經過，向她母女說明。她們酬謝一番，留住他吃飯。他打算得很狡猾，預防將來進行求婚的時候發生變化要留個要挾的題目，好使她們就範。隨說：「事情倒辦妥了，不過這解約的代價不小哩！」便在身上，掏出一張細帳來，唸給她們聽：裏面是退回聘金若干，賠償損失若干，進行調解時的費用若干，官廳存案費用若干，總共用去數百元，在現狀算來，這數目是她們絕對難以應付的。三姐急得要哭，她娘也苦求設法，他忙著說：「有我哩



十四齣，曰笑因，情轉，覓玉，恩慶，情憶，海氣，魂悟，返香，雨話，寇釐，泣詩，夢述，冥會，魁玉，天綠，春困，雙靖，仙榜，寵錫，璧合，珠聯，踏青，月宴，情圓。在後夢裏邊，合仲雲潤之作不同的地方很多，仲作於黛玉還魂以後，極力描寫其冷淡無情，不似從前之熱戀寶玉，經過許多人來給他們說合，仍然不肯答應寶玉，在萬作裏邊，却没有這一層。仲作述襲人還魂後，頗悔從前之非，而晴雯則說出許多不好聽的言語，以圖報復，在萬作裏所描寫的，也將此層刪去。又仲作平定海寇的爲周瓊探春，萬作却改以賈赦賈珍爲元帥，前往討平的。至於黛玉兄長林良玉的事，也一字未曾提到，這便是兩種劇本比較起來的差異之點。此劇前邊，有嘉慶五年車秋繪序文，合作者自序，今有嘉慶八年印的中箱本流行於世。再晚出的，爲石韞玉一種，前列吳蘋庵嘉慶己卯（二十四年）一序謂：「紅樓夢一書，稗史之好也，不知所自起。當四庫書告成時：稍稍流布，率皆抄寫無完帙。已竄高蘭墅借陳某足成之，間多點曹原文，不免繚紉之誚。本事出爲使君家，大抵主於言情，鬚卿而主腦，餘皆枝葉耳。花韻庵主

！只要你們不要忘了我，管教這筆款子會有着落」。她老着面皮望着三姐說：「婚約已解除了！你以後怎麼樣打算呢？我……」她看他這副「非同小可」的尊容，便托故走開了，他認爲這時機未到成熟的時候，便也不往說下去。

這時三姐家，變了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往日三鬍牛這裏，隔城數千里路，且常關土匪，輕易不容易進城。就來了，也容易打發。但對付這多方纏擾，步步緊迫的張大鼻子，却不容易對付。當他承認代墊項筆解約費用時，她娘立了一張借據給他，以後便着陳九太太接三姐到家裏去，表明張大鼻子很願意娶她的話，她無疑是斷然拒絕的。她才恍然，認識他和陳九太太設下這現成圈套，等待自己踏進去，雖然很懂得他并不是好惹的傢伙，然少女們，熱情地期望着自己青春所能給予的預期幸福，她認識這個超過自己年齡一倍而昂然腆着大肚子的怪物，斷不會有一些甚麼能滿足自己的期望。而這些期望，斷非區區數百元所能買掉的。她乾脆地以後連陳九太太大門也不敢踏進。但他并不失望，一天一天的鼓着勇氣，糾纏、追求、引誘、壓迫、四面八方的進攻。她娘，和姊，全給他錢神魔力所軟化，早已和他串通一氣，共同向她擺佈，單獨她哥哥很不以爲然。有時他藉故到她家裏老坐着，她只好閃出後門，避到鄰舍去。這縣城有多大！不久便哄傳一時。

她哥哥是縣黨部委員之一，張大鼻子看來，黨部的人，全是沒用的流氓。對付他們只要像對付狗一樣，將吃剩的骨頭，擲一塊給他們，便不會露出牙齒狼狽向人。紳士們向來對黨部的人雖很冷淡，而黨部一向是雌伏的，惹不起人們的重視。張大鼻子以爲自己站在這方面的勢力，是永遠固定不變的了，這樣肯定的觀察，是個危險的錯誤。黨部對於紳士們悍然不顧的態度，平日已很嫉視，暗忍着這股怨氣，要乘機報復。恰好馬團長來這裏，他對於空氣的鼓動，還要批評幾句，其他的事物更無有不給他批評的了。這天給張大鼻子們硬拖到陳九太太家裏，輸了他好些錢，心裏暗想，這紳士們真是十分貪鄙，贏了個把錢，便興高采烈，辦理地方情事，想也同樣貪酷了，有時和黨部的人談起，他很憤慨地說：「你們也該將這地方收拾，收拾，好讓空氣也澄清些！」黨部的人，以爲馬團長替他撐腰子，也漸漸活動起來，三姐的哥哥，自然隨全大衆拉攏馬團長。他們遇事請教，馬團長不知底細，還樂意幫他們的忙。

國慶日黨部領導民衆們，舉行盛大的巡遊。夜間還表演各種游藝，在縣城裏，算是

人衍為傳奇，淘汰淫哇，雅俗共賞，幻圖一齣，掉情瀾而歸諸性海，可云頂上圓光，而主人之深於禪理，於斯可見矣。往在京師，譚七子變為偶成數曲，絃索登場經，一冬烘先生，呵禁而罷。設今日旗亭大會，令唱是本，不知此公逃席去否，附及以資一笑。內容共分十齣，曰夢遊園省親葬花折梅庭訓婢問定姻黛瑯幻圖今有嘉慶刊本行世。再晚則有陳厚甫一種，內分八卷，卷十齣，一卷十齣曰，仙引，涓陽，情觀，在判，妬月，遊仙，試幻，嬌眠，金綠，鬧學，二卷十齣曰，醫花，寶鑑，夢警，野合，恩宣，園題，試燈，迎鑾，送薦，燈謎，三卷曰喬勸，應影，鏡笑，情波，藏髮，續莊，園聚，讀曲，俠贈，帕綠，四卷曰魔病，饑春，贈巾，貧荆，戲浴，畫齋，嚴捷，題帕，嘗羹，繡鴛，五曰初社，園譚，品茶，理裝，悲秋，翦髮，詩癡，集豔，掃雪，補裘，六卷曰鋤園，夢甄，鵲啼，眠芍，解裙，壽紅，私發，醋騙，吞金，閨試，七卷曰，風箏，情隱，園抄，品笛，換衫，入道，驚夢，秋心，杖棋，離魂，八卷曰，花妖，焚稿，夢別，哭湘，鴛殉，塵劫，辭親，寄琴，冥戒，幻圖。其中大概亦據曹

空前熱鬧。黨部的辦事員，特地羅致城裏較前進的婦女，分担各種部門的工作，三姐也被羅致在內。她成為全場一致注視的角色。人們將張大鼻子和她的關係，告訴馬團長，他看看張大鼻子正癡癡迷迷，瞪大眼睛，張着口望着三姐，不覺失笑，心裏也替她叫屈。

黨部在各方面繼續着活動，漸漸吸引這些好事的，活潑的，不經事的青年，集中在一起。他們的作風，常常給紳士們批評為浮薄、幼稚、叫囂、搗亂的。張大鼻子看來，他們的動作，近來有點異常，若光是貼貼標語，喊喊口號，倒不會惹起他的注意。他往常到三姐家裏，有時也會逢着她出來，對她敷衍幾句，自從國慶日以後，便不會在家裏找着她，人們說：她「到了黨部民衆學校去」。這真是馬團長近來常到的，不禁惹起他一股疑心。一天，他又帶兩個馬弁到她家裏，遠遠地見幾個團部的馬弁，像站崗一樣的站在她家門口，他覺得詫怪。這門口只配張老爺的馬弁站在這裏，團部的馬弁怎麼到這裏來！他努緊着手下人先走，團部的馬弁一攔手住說：「團長在內拜客，吩咐誰也不許內進」。他手下人說：「我們張六老爺這裏是走動慣的，今天要會老太太」。他見了馬弁這樣神氣，已氣得臉皮焦黃，耳裏又隱約聽見三姐在內嘻嘻哈哈的聲音，但再想想：勉強把一團火氣按下。忙喝住自己的馬弁說：「既是團長在這裏拜客，我們先去拜某老爺再說」。四鄰的人，見他給團部的馬弁擋駕，心裏痛快不過。但見他若無其事的，却又暗中稀罕。

他在別方面，許會對馬團長讓步，然而現在嘴在口裏一塊肥肉，突然給馬團長掏去，如何會不反抗？他不露聲息像尋常一樣地活動，心裏日夜盤算報復之計。他自己明白，正面和馬團長衝突，不會佔到上風，只能暗中擺佈，先挫折他的威勢，黨部這班流氓，見替他撐腰的人，也受打擊，自然不敢胡作亂為了，打散了他們的結合，然後每個擺佈她。「三姐！我看你走到那裏去」？

雪芹原作，惟以柳湘蓮尤三姐俱有俠氣，最豐，今有嘉慶二十六年長沙旅舍刊本行與各人旖旎者不同，難以安頓，且淨脚頗世。此外若荆石山民所撰，其附未能高出少，故借柳尤二人，以代一僧一道。又有仲陳諸家之上，但係散套，雖文有工尺，原本所無，曲中添出者，亦有原本在前，僅宜清唱，若論搬演，則似乎尚有困難曲中在後者，按數量說，自然要以此本為，所以在這裏，便不再為之詳論了。



## 母親的悲劇

川口繁作

高鳳介譯

這篇小說，載在本年五月號「富士」雜誌，讀過以後，可以知道經濟戰的重要性，並暗示了暗地交易的不當，此女性的悲劇，實含着德國所以更生的原因——譯者

德國工程師休諾貝氏，和我在茶樓吃茶，談完了商業以後，還縱談些兩國的學界，並列國情勢以及日本的經濟，這個時候，休氏忽然格外鄭重的說：

「這話可是誰也沒有說過，今日因為想到貴國情勢，我說了這件事，或者可以作一個參攷也未可知。」

他的態度好像一個英國紳士，要談非洲探險，印度獵虎的神氣。

一九二二年的冬天

當時德國在歐洲大戰吃了敗仗，戰後可怕的貨幣膨脹，使人民的困憊和疲敝，真是達到極點，國民食料的困難，又加上了冬季的嚴寒，要想取暖，並一片的木炭也無處可得，富於爭鬪心和克己心的德國人，打了好幾年的仗，那經濟的沒落，生活的困難，還有甚麼說的呢。

食料困難，營養不足，自然可使國民的體格下降，於是傳染病和呼吸器病

陸續出現，柏林市立病院的副院長休諾貝氏，整日的療治那些病人，自朝至暮，毫無暇晷，可仍然是抱着空肚子回家吃飯。

入門以後，和愛妻太萊佐共入食堂，尚有男孩韋廉和女孩馬麗兩個。

「爸爸你回來了」

「疲倦了罷爸爸」

這樣的歡迎着，是這樣溫和的家庭，自然可以醫治疲倦，真覺的百體鬆快，他們的生活必需品雖然缺乏，但是在這上等家庭之中，為愛性所籠罩，仍然不能十分露出愁鬱的樣子來。

「唔本來一日之間，治療病人，到五十餘名之多，自然是困頓的」

「這不太勞苦了麼」

他的妻整了整姿勢，眼看着他說：

「確是太多了，你的身體怕有點撐不住哇」

「不，治療許多病人，這是醫生的本願，不如說是國民的體格已經有急劇的降落，真成個大問題了。」

「若是這樣下去，德國國民，除去滅亡而外，還有別的法子麼，這正是不能不想個方法的。」

來年中學將畢業的韋廉，已經覺着非說話不可。

「是的，醫生作事，並不是僅僅治好病就算事的，是要從根本上想法教人沒有病才算的。」

「是的，不可不令國民的體格向上，國民全體健康，如今我們學校的學生，全拿着這一層當了重大問題，本來這是可以加強國家力量的麼。」

熱心望着的小馬麗也開口說話：

「我們也是要以女性的力量，為國

家出一點力量的呀。」

「是麼，你們這大小的年紀，也想到這個麼，從此以後，德國就靠你們來建設呢。」

「好！等等說話，這湯快要冷了。妻太萊佐覺着說話的興味很薄，正勸着吃飯。」

博士一面吃湯，一面拿眼望着桌上

：「呀，今晚這不是有了蘸着牛油的麵包了麼，怎樣得到的？真闊極了。」

太萊佐似乎正在等着這話的樣子，臉上含着得意的微笑。

「這東西入手，真費事了，是我的手段太好了」（德國大戰後的牛油幾乎無從得到，去年來日本的游謹道氏一行，會見日本有牛油吃大為驚訝）

「到底是怎樣得到的？」

「仍然是巴圖拉君給拿來的」

博士聽到巴圖拉的名字，却皺了眉頭。

「那種不懂道理的人，不要多和他交易才好」

巴圖拉是不明國籍的一個猶太人，由專做秘密輸入而得到甜頭的。

「你說這種話，那麼，我們吃點有滋養的東西，不全是沾了人家的光麼，

第一，我們本來是可以享受這點幸福的人家，不必和那些窮苦人家一樣，第二，我們一家只用這一點牛油，在若大的德意志也不算甚麼呀。」

當時在旁邊默然不語的韋廉聽到這裏，不由的急不能待的，也便開口：

「母親！你老人家這可錯了！若是都像母親這樣的說法，那麼，德國的復興，至少也得遲上若干年，國民所吃的苦頭必然的延長下去，我們現在是任何的困苦，都不能不忍耐的時候。」

「韋廉！好了，你母親並非是壞意思，」博士教兒子住了口，一面向他的妻，「我並不是責備你的話，可是這種地方你要留意，不然的話那可就難了。」

博士本來是好人，所以也不忍的對妻說再厲害的話。

二 這樣的經過了幾天，巴圖拉君又來了。

「太太，前日着實謝謝你了。」

「啊，巴圖拉君，又帶了甚麼好東西來了？」

「你真是好眼力，實在說，現在有煤炭，特為這事來請示你的。」

「甚麼！煤炭！這東西，無論如何是

要的，現在分派的東西，雖然已經滿了廚房，可是還不夠煖房用，到底甚麼價錢可以得到？」

「些微的貴一點，若是可以的話，總可以辦到三噸。」

「噯，三噸！若有三噸，可以夠一冬用的，我是要的。」

「是了，可是價錢比公定價格高着一倍呀，請你原諒。」

「呀，太貴了，無論是暗價也罷，這不是過於看的利息太重了麼。」

「這或者是的，但是我們是拚了命不要的，把東西偷運過了橋，這不能不請你想一下，總算便宜的了，若是你合意，我就不賣給別人了，因為別人還有等着的，也不強要你買的。」

「不，不是這樣說，總是要買的，不過我的丈夫很嚴厲的，請你暗地裏運來罷。」

「這是不要掛心的，總可以秘密辦到，那麼就在這二三日內，給你送到罷，可是請你照例先付一半的價錢。」

太萊佐付了一半煤價，等到巴圖拉走了以後，坐在客廳的安樂椅上，在那裏自己思想，想着現在的德國，是在厲行經濟統制，人人都遭受極端的苦惱，因為要看明天的光亮，所以在咬緊牙關

忍受一切，我爲着最辛苦的丈夫，最愛的兒女，現在買定了煤炭，用了很多的金錢，這個數量，超越了限制量很多。

太萊佐也知道這種秘密交易，並不是只有喜歡而毫無不安的，她的心中總是覺着過意不去，想到人家想得一箱的煤炭而且不可能的是不知有多少，而我們竟自一下子就得了這夠一冬燒的東西，似乎總覺着有點不妥。可是又念到我的丈夫，愛子。在這一冬之中，受不到寒冷，應該不能是我的錯處罷。並且這不過是幾千幾百萬噸的九牛之一毛，有甚麼要緊呢，終於這樣子想着，心裏是安定了許多。

太萊佐又在自言自語的：

「雖是這樣，仍是瞞着丈夫的好，好在家庭的事情，向來是只要我不開口，他總不會知道的，這是一點也不用煩心的，只要我不說，保管誰也不知道的，並且像這樣爲國勤勞的人，就是些微比旁人多享一點福也是應該的，還有甚麼罪。」

饒倖的很，平平安安的，已過了耶穌節。

「近來煤炭的分派，似乎此從前寬的多了。」

休諾貝也這樣說過，當時太萊佐本

有點不安的意思，過了一星期十天之後，反而想到這事情我做的很好。又經過了半月的先景，突然之間，有兩個警官，在大門上出現了。

太萊佐見了，還以爲是調查戶口，於是問道：

「有甚麼貴幹？」

「貴宅有個叫巴圖拉的男子，常常來往罷，爲着這個事情，略微有所調查，所以來的。」

警官彷彿是不容太萊佐辯駁的神氣，她聽了這句話，臉上的顏色，不覺的變了蒼白，

警官又道：

「有大批的煤炭是賣給貴宅的，已經有了確實證據：是不錯的罷。」

「啊！」太萊佐不自覺的樣子答應了

數量是多少？不，我要看看東西。警官說着，立即走到廚房門口，再往裏去，任意的到倉庫和地下室，深入了內部。

太萊佐只有帶着恐怖的樣子，瞪着很大的兩隻眼睛在看着。

又待了一會警官從地下室出來，在調查簿上已經寫了些甚麼。

「是三噸哪，隨時總有通知來的，

打攪了。」

這樣說了，些微行了個敬禮就去了。

到了第二天，事情眼看着大起來了。

「暗地交易的魁首被捕，窩藏某國國際密輸團，陸續供出購買人。」

「柏林市立病院副院長休諾貝博士，在服務中被拘。」

報上有了這些記載，太萊佐才覺悟了自己犯了重大的罪，本來自己是從使女的地位，趁着先夫人的死亡，一變而爲博士之妻，人雖善良，但是缺乏教育，事情雖是小小的個人之暗地交易，將怎樣影響到國家經濟的嚴重問題，確是她所不能了解的，於是她到這個時候真是瘋狂似的樣子，趕快奔到警察廳去。

「不，那個事情，我的丈夫他不知道，罪人是我，丈夫無罪，把我拘起來，放了我丈夫罷。」

太萊佐雖然這樣說，但是不成問題的，任她如何辯論，總是無效，並且不許和她丈夫會面，不得已跟踉蹌蹌出了警察廳門，確是她已失去了魂靈，自己且不知道應該向何處走去，過了四五小時總是尋不到家。

這個時候，她偶在街的一邊，看見了她的鄰居某夫人，和其他的一羣女子，正在那裏指東話西，見了她也似乎不認識。

她也會故意的走到那一邊去，果然聽出她們在那裏罵她。

「囤買煤炭的事情，但求自己暖和，不管別人，這還對麼。」

「同是德國人，不知道甚麼是同胞。」

「不是國民」

「比畜生還不如的女人」

她蒼白的顏色越發蒼白，回頭一看，正是自家門口，並且做着門，有許多羣衆亂嚷嚷的往家裏拋擲石子，磚塊，打壞了玻璃窗子，發出很大的聲音。

四

苦於悔恨和罪責的太萊佐，雖然進了自己的門，可是還像在街上受人唾罵是一樣的滋味，彷彿她的身子已經被人罵倒了，在客廳的椅子上坐下，直是覺着疲乏到了極點，一會的功夫，韋廉和馬麗也哭着回來了，一進門看見她，都是兩眼對望着，並不似從前兒女對於母親的樣子，四目相視，那裏還有點愛情的流露，都是憤怒和輕蔑的表示。

太萊佐只是瞪着眼睛，呆呆的望着

，想到自己房裏去，可是一步也走不動，倒是韋廉和馬麗兩人先站起來，一言不發的出去了。

「你們……」

她也想從旁門出去叫住他們，韋廉已竟冷冷的在那裏發話：

「母親！不要你再說甚麼了，母親，你做了這樣不名譽的事情，使得我和馬麗都無臉見人，所以在上學的半路上就回來了，真對不住我父親，再也不願意和母親見面了。」

韋廉轉過臉去拖着馬麗就出去了，太萊佐聽了這話，惘然的伏在椅子上

上哭了，她想本來是爲着孩子們冬天取暖，所以做這事情，誰知道現在連自己的兒子女兒也不是我的了，看他們剛才那種輕視我憎惡我的樣子，正是和在外那鄰居看我的樣子是一樣的，母子的恩情，夫妻的愛情，到底抵不住崇高的國家義務，這才是最大的愛情，最大的義務，我的丈夫，還不知怎樣的生氣了。

待了好久的時候只是自己責備自己，哭泣的改悔，叫着丈夫和子女的名子謝罪，反反覆覆的若干次，終於是明白了，是房中已經黑暗了，看一看表，已經鐘過了點，孩子們並沒有個一回來。

她想開燈，於是按鈴叫女僕，按了數下，並無人來，不得已跑到廚房裏看，却不見女僕的影子，自己把電燈來開開，四下裏看一看，看見桌上擱着一封信。

「太太請准假罷，你這樣溫和的女主人，實在不可多得，但是我不願意人家說我不是德國國民，到底不能在這裏做下去」

太萊佐看了信，很覺難過，急急的跑上樓去，到了兒女的臥室。

見韋廉的書桌上也擺着兩封信一封是韋廉的一封是馬麗的

她兩手顫抖着先讀韋廉的。

「……現在已經沒有話說了，母親！今日是對於德國的大義，我們不能單爲自己去生活，我們須爲全體國民共謀生死，在這種非常時期，像母親所作的事情，決不能輕輕看過，和你這不足置信，不能見愛的母親，住在一齊，實在是我們德國國民所不能容許的，所以我們決計離開這家 韋廉」

太萊佐臉上已經是淚如湧泉，馬麗也是有同樣的信。

在這裏看出他們對於母親的行爲，是不能妥協，都是抱着純乎愛祖國有決心的小孩子，所謂德國，就是靠着這些

年青的力量而更生的，自強禱雄，也是由於此的。這時候的太萊佐，已竟並不以得不到子女的同情為可悲，她很決心的，另外發見了一條道路，確是想教她的丈夫和子女還能夠在世界上為人起見，找到了一揮才槍，握在手中。

話說到這裏，休諾貝氏忽然拾起頭來望着天空，帶着一種說不出追憶之情來說：

「已經明白了罷！這個章廉就是我，我的母親就是這一晚上自殺的，母親仍然是不愧為德意志大國民」

休諾貝氏至此。似乎不禁的追念亡母，語言中斷，不一會她又接續的說：可是想起來，母親是真正可憐，我當時正在少年，無論如何，總是不能明白母親愛子之情，何以如是的強烈。其實母親只是學問差點，若講到其他之點，真是一無可說的一個善良的女性，父親曾經說過的。對於丈夫子女極有愛情，對他人亦頗和善，在這人情世界，可以說是聖母一樣的人物，只是缺乏認識時勢和社會的眼光，終於就成了可憐的母親，這就是母親演此悲劇唯一的原因，直到臨死才覺悟了骨肉之愛為小，國家意識之愛為大。

我們兄妹，因母親的死，這才感到

母親之愛的偉大，並認為母親之靈魂不死，我們暫作一個愛國的德意志國民，直到今日，只為祖國而奮鬥，父親亦因勇於自責，從此隱居，至最近才去世。

一九二五年以來，國勢漸見好轉，國民生活亦有恢復之望，今日已竟達到那其斯建國的時期了，這其間國民中，無論那一個，誰不是咬緊了牙關，忍耐着千辛萬苦而來的。不過像這種暗裏交易，並不是只靠着法律可以生效的，

必須國民理解時局，協助國策，互相監察，互相督責才行，你是知道的，我們德國戰爭是勝利的，是敗在經濟上的這種經濟戰的失敗，是如何的不幸。真是不能想像得到的，母親便是其中犧牲者的一人，你說可憐不可憐呢。」

休諾貝說完了話，臨別時還說「友邦日本應該以德意志的經濟破綻為鑒，」

「開然的分手。」

完

### 倒卷簾法

會

東坡志林。每篇先序歷史大略。陡然截止。橫插蘇子曰三字。然後議論。近世書塾書肆。所有古文釋義等本。選其一。而茫然不解。橫插蘇子曰文法。因到其題首之論字。移置題尾。如志林原文是論范增。而到作范增論。或疑而抹去論字。此大可笑。

按蘇東坡志林文法。橫插蘇子曰三字。非杜撰也。蓋學史記太史公曰之文法耳。

史記伯夷列傳。中腰橫插太史公曰四字。索隱曰蓋楊惲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此更大可笑。無怪古文釋義先生不解蘇子曰文法也。

或曰此司馬遷述其父司馬談之言也。尤謬妄可笑。

按史記中橫插太史公曰四字，亦非創也。蓋學孟子文法耳。孟子逢蒙學射章。馬遷當平世章。會子居武城等章。皆中腰橫插孟子曰三字。然後議論。此司馬遷之藍本也。

更由孟子而上溯。又恍然孟子並非開山之祖。此文法乃始於論語。

論語舜有臣五人章。微子去之章。逸民伯夷叔齊章。皆先序事而中腰插子曰孔子曰。然後議論。今試一讀舜有臣五人章孔子曰以下。其聲調格律。反像史記太史公曰各贊論矣。

列坐孔子廟堂正殿不可侵犯之朱子注四書。亦盲然不知此種文法。常說夢話也。

論語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此亦前法也。而未先生大惑。不知所謂。因引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二字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此非朱先生夢話乎。

論語者天下絕妙之文也。孟子知之。司馬遷知之。蘇東坡知之。此外殆未有知者。



「哥哥！穿好了嗎？」很熱鬧的笑

問聲從樓底下衝了上來，三郎因為等得不耐煩，才咚咚地跑上樓來，他穿着了學生的制服和大衣。「啊呀！還沒穿衣服嗎？」向着穿平常的衣服坐在桌子邊的庸，怪訝地望了一望。

「是！我有點兒感冒，頭腦有點兒痛，我想不去，你和她去吧！」庸一避着他弟弟的視線，在皮夾子裏抽出了一張鈔票給他。

「謝謝！」三郎直率地接了，現出有點兒不好意思的態度。「什麼呢？有熱嗎？沒有甚麼要緊時，我們一塊兒去罷！」他看了一看他哥哥的臉。

「等了！不要裝模作樣了！百子等着你，快點兒去吧！我送你們一送。」三郎明年大學要畢業了，但還有些小孩

皮氣。

庸一對着不安的三郎覺着可愛，微笑地站了起來，下了樓梯。阿澤太太和百子在大門口站着說話。百子，她剛畢業了女子中學，圍着紫紅色的圍巾，是一位很活潑可愛的小姐，絨絨帽露出她額邊的捲毛，愈現出她斌媚可愛。



百子，圍着紫紅色的圍巾，是一位很活潑可愛的小姐。

「百子小姐！對不起！我有點兒感冒，三郎伴妳去吧。」

「啊呀！」百子覺着被人家打趣，滿面紅暈着，她的樣子愈現出嬌小有趣。

「真膩人哩！哥哥老是這樣——」三郎也紅了面。兩人歡快地並着肩走了出去。

送了他們兩人走後，庸一回到樓上，手托着腮，向着玻璃窗外望着初冬蒼空的陰暗。

「庸！感冒得怎麼樣呀？我拿亞斯匹林藥片給你吧！」拿着木炭籠的阿澤太太上了樓來，憂慮地說。阿澤是庸一的姑母，因為庸一弟兄倆的父母亡故後，回來撫養他們弟兄兩人長大的。她是他們父親的親妹妹。所以把他們倆人是當做了自己兒女一樣看待的。

「不！不用吃藥，沒有甚麼事，姑姑妳去洗洗澡吧！我會在家裏看顧門戶呢！」庸一裝着無事似的搖着頭說。

原來他沒有感冒的，他是說謊，說謊的動因是想叫他的弟弟三郎和百子一同去看電影的。

百子是他父親的老友鎌田友之助的女兒。

他的父親事業失敗後，又不久便亡故了，兩家的來往雖沒有以前那樣的親



熱，但看百子還常常到他家裏來，也可以曉得兩家的情誼還沒有斷絕。

庸一這五年以來，有着甚麼事的時候。總是叫三郎去代理的，自己却沒有到過鎌田家一次，這是甚麼理由呢！他姑母和三郎也不曉得，這是他獨自一個人的秘密。

這個秘密便是他和百子的姐姐郁子的戀愛破裂所造成的，簡明地說，是郁子背了他嫁到大阪去了。那時郁子的心情是否願意丟了破履似的拋棄了庸一的愛情，到現在還似一個疑問？」

「聽父母的主意……」郁子所說最後的一句話，現在也還深印在庸一的腦中。

不但如此，聽到是她父親的意思，他便鼓起最後的勇氣，努力，向郁子的父親懇求。

「以前不能比現在，你自己想，你有和我鎌田家的小姐結婚的資格嗎？你想想！」當他懇求時祇得到這樣一句冷酷的答覆。

從此，庸一也不踏到鎌田家一步了。但表面上還裝着沒有事似的。

三郎不曉得其中的緣故，反而和百子互相感覺微妙的戀愛，因此庸一心中便有不少的掛慮。——「當心吧！若像

我的過去，你也有煩悶的一天來到呢。

「要這樣向三郎說而又始終未說者，不知有多少次了。每次，看見三郎和百子說話，祇怔着眼睛，結果總不能說出這樣的話。

百子是很可愛的姑娘，性情很好的小姐。

不忍說出這個話來，恐怕使他兩人的心裏會感到失望，他兩好像一對美麗的鴛鴦一樣的可愛。

庸一想到她們將來會遇到破裂的事，心中當然是很焦慮的。但現在却下了決心，無論如何要使她倆得到美滿，他以為具有這樣決心，我應該的故意不同他們去看電映，也是這個心意的表現。

## 二

年底的一天，三郎想到山上去滑雪，他便帶了滑雪機走了出去。

「小心一點兒去吧！」庸一看見三郎很活潑的樣子，覺得他很有希望，心裏充滿了愛惜的情感而說。

「不用掛慮！哥哥！我不是小孩呢——」三郎笑着回答，一面又回過頭來望着他的姑太太，二人含笑着說。「我走了！回來我再報告你們好好的消息罷。」很活潑地走了出去。

過了三天四天，一星期還沒有回信

「那個孩子竟快樂得忘記了一切，如今連封信都不寫來。」庸一苦笑地自語着。

「人說，沒有信就是好信呢！」阿澤姑太太隱藏了心裏的寂寞，反而安慰着庸一。

到了正月初三，三郎纔有信來。

「姑太太！三郎的信來了。」庸一拿着有雪山景緻的明信片，進了客廳。

「啊呀！三郎很好嗎！」在大盆邊坐着看書的姑太太，放下手中的雜誌，笑迷迷地讀三郎來的信。

「新年恭喜！遙函致意，我這樣寫給你們，一定會嗤笑我吧！雪山滑雪是多麼愉快的，但這是我學生生活的最後的一瞬了，這樣想着時，我便有點兒傷感，但要拂下這點傷感，所以我就特別起勁的玩……」

「啊呀！他這樣說——」三郎還在中學三年級的時候就過來養育他的姑太太，現在也還當他是個小孩，「他若要這樣貪玩，怎麼辦呢？」

「不用掛慮，三郎雖有小孩皮氣，但他是很小心的！」庸一想起了三郎臨別前的面目，於是安慰他姑姑的記掛，坐下來烘着手。「學生生活最後的一瞬——」這於庸一是個永不能忘的音

，憐三郎覺着傷感的心事他也曉得。至於三郎要想排下傷感而起動玩的心理他也曉得——好！把這寶貴的光陰盡量玩去吧，庸一心中這樣的想。

「姑太太！三郎長成很好的青年了，年幼時身體薄弱，我有點兒掛慮的。」庸一不能不這樣的贊賞弟弟，姑太太也是同感的。

「真的！長大起來真快，今年也將畢業了。你的父親母親若能看見他，心中必然極喜歡的，這都是你的教養所賜呢！」姑太太含着一泡淚說。

「不！不是！姑太太過來的時候，我還是個學生，若姑太太不來時我也沒有辦法，今日這樣好的現象一切都是姑太太所賜呢！三郎既長成了，今後我定叫他孝養妳老人家呢！妳實在辛苦了。」

「庸一！你這樣說是很好的——我祇有盡力幫你一點點的忙，總之還是你的好心地所造出的果子吧！」姑太太兩人對着三郎的信，彼此互讓着，閑談了一面。

不曉得幾時，天下起了小雪。是傍晚的時分了。

「姑太太！今天初三，給我喝一盅吧！」漸漸說到傷心的事，庸一故意調

皮地說。

「好！好！那麼我們弄個魚片火鍋食吧！」阿澤姑太太也換了愉快的口氣，快活地站了起來。

「魚片火鍋嗎！很對我的勁！」庸一躺下，手還拿着三郎的信。火鍋突突地響着，出着白白的蒸氣，姑太太很歡喜地……

「姑太太！乾一杯吧！」  
「好！新年，我也喝一杯。」  
阿澤姑太太僅喝了半杯，就臉面火燒似的紅暈起來。

「今後就是庸一！你的結婚的事了……」姑太太歡喜地提出這個問題。

「電報！」正在那時，慌忙地送電報的聲音，由大門口傳了進來。

「好呀！什麼呀！」  
「好吧！我出去看看！」姑太太現出了不安的表情，庸一抑止着她站了起來。

庸一對送報人手中接過了電報，展開了，覺得莫明其妙，再讀了二三次，還是同樣的莫明其妙。

——三郎兄現在施行盲腸炎割治手術，請快來。伊運伊東錄田寄——  
（註伊運是海濱，滑雪要到山間去的）

「怎樣呢？有怎——」庸一茫然站着看電報，阿澤姑太太有點不安地問。  
「姑太太妳看！」庸一顫抖着的手送了電報過來。

三  
「無論如何，我是要去看看他的。」說着就急急的換了衣服。

「怎麼一回事呢！剛纔接到了一封明信片——」姑太太嘆了一口氣。

庸一將出大門時，姑太太打量着庸一的心胸說，「庸兒！定有甚麼隱情，你可別責難他吧！而且，他又有病！」

「是！我曉得！那麼姑太太！請你安心！在家裏等消息吧！」庸一匆匆答應着出了大門。

姑太太在裏邊仍說着：「不要管教……」

但是這樣的背信，能簡單的放下嗎？不久以前剛想起他還在山上滑雪和姑太太談論着他的……

——伊運的伊東，錄田家的別莊，很好的雪山呀！……甚麼是儘量的玩……一瞬的傷感……

施行盲腸的手術是有點兒掛慮的，但心中打着漩渦的怨氣也是不能壓制。雪下得愈大了。庸一忘記得打開傘

，也無心拂下帽子和大衣上的雪，祇急急地在雪地上趕路。

跑到東京車站時，九點一刻到熱海的大車將開了。到伊東的大車既沒有了，庸一祇得決定由熱海再坐汽車，於是匆忙地走上了火車。

「……他又病，請你別管教他……」庸一坐在車窗，耳朵裏還留着姑姑太太告訴他的話，但是愈想抑止怒氣，反而愈挑撥了起來。

——那是雪山呢！——想起明信片，愈挑起了他的怒氣。

胡說八道的，怎是雪山呢？在伊東還寄雪山的信來，這樣欺騙他真太可恨了。

「傻子！那還是個弟兄嗎！」庸一咬着牙關，向着三郎的形影怒罵着。忽而那個形影上，現出另一個面貌來，圍着紫紅色的圍巾，鮮明很可愛的百子的面龐。「傻子！」庸一再向着兩個形影怒罵了一聲。「無論有怎麼障礙，也要使他們倆得到美滿結果的決心，他欺騙着我偷偷地走到伊東去，怎個行為能不生氣嗎？」庸一的夢完全醒了，他的手在口袋中握着拳，像熱病的人抖顫着。

庸一在熱海雇了一輛汽車，開到伊東時已半夜了。

「先生！到那裏呢？」汽車夫的音聲，搖斷了庸一的思索。

「……」庸一不曉得要甚麼才好，這樣一來不能不踏到鎌田家的別莊了。這愈挑起了他的怒氣。

——自己決心不再到鎌田家去的。使自己不能不去三郎的行為是對嗎——

但是，沒有方法，庸一慢吞吞地和汽車夫指明了要到鎌田家的別莊的路。

留着依戀的心思和憤怒，在門前下了車，鼓了一股勇氣，從沒有下鎖的小門低着頭，像走入敵陣的踏了進去。

「借光！借光！」庸一慌忙地把大門推開了，聲音還含着怒氣。

靜耳細聽了一會，遠遠的迴廊，有脚步声漸漸近來，燈開了，大門光亮了，被風雨打着的花枝似的站着郁子。

「……」庸一見了她，心裏詫異了一下。

一看就可以曉得，她的姿勢表現着很抱歉的樣子，垂下了頭，沒有想到會在此地遇見郁子，五年前拋棄了庸一的愛情，嫁到大阪去的可恨的女人。

庸一沒想到會看見她，昏亂地站着

，不一會才想起三郎來伊東者是她幹的事，更增加了憤怒。

「郁小姐，三郎在那裏呢？」庸一曉得在此地不能現露自己的怒氣，努力制抑着感情。

「三郎在醫院裏！」郁子抬起了臉，「很抱歉，醫生說快一點才好，所以我請他馬上施了手術呢。」

「……」庸一我妹妹在那邊看顧着他，恐怕你來找，所以我打那裏剛回來等你的，使伴得很，施行手術的經過很好。」

「我引導你到醫院裏去。」郁子帶着慚愧的神情，振起了勇氣告訴了他。

「……」庸一「照理應該對她道謝她底好意的，或請求她引導的，但是庸一現在的心情，到底不能說這一套空洞洞的話。祇好用着滿身的精神，壓制着將爆發的怒氣。」

庸一默默地和郁子並着肩向醫院走去。庸一的胸中的感情，像狂風般的翻騰着。他想郁子和百子以及三郎會勾騰起一同騙他，他是有權利罵他們幾句的，郁子用圍巾遮着臉，低垂着頭走路，像一隻犯了罪的羊，甘願受他叱責似的

但是庸一男兒的氣概抑制着他胸中的怒氣，對這件事向拋棄了自己的愛情女人發怒，這是他的自尊心所不許的，否則發起怒來，便似乎有點假借三郎的事來發洩五年前的抱怨之嫌了。不，並且，若假借這個來發洩自己的抱怨，這是大丈夫恥所不為的，庸一的神經像一把很鋒利的解剖刀，檢討着自己的心理木板築成的醫院，院裏的人皆睡靜了。

跟着郁子進入了病房，三郎還昏昏地睡着。

「啊呀！」百子一見庸一，由床邊站了起來，跑到房子的屋隅，像小鳥駭怕地伏下眼睛。

「……………」

庸一匆匆地走到床邊，俯下看三郎，看見比心裏所想還好一點，放下了心，原先在他還沒看見他弟弟的臉以前，苦悶充滿了他的心胸，因為三郎的欺騙燃起了他心頭的忿怒，但他只有這個弟弟，況且現在又病着，心裏當然很焦慮的，所以當時惱怒被煩悶壓制着不能燃起來。

現在見着他弟弟沒有危險，放了心，怒氣像急流衝破了河堤怒奔地掛上了他的腦頂，又見着郁子在他面前，他益發

惱怒得利害了。

「郁子小姐，百子小姐都回去吧！妳們在此地我不舒服。」庸一翻過來向他姐妹二人，怒怔着說，恐怕鬧醒病人，說的聲音很低，但語氣比刀更尖銳地刺着她們的心。

「庸一哥！恕我吧！我……………」  
「百子用雙手遮着面，走到庸一面前，抽噎着。」



百子用雙手遮着面，「庸一哥！恕我吧！」

「病人睡着了，請妳靜肅一點吧！」庸一對百子的哭訴冷冷地回答了一下。「可愛而漂亮內小姐——」庸一雖對她抱着這個印象，但她瞞着自己而引誘三郎到此地來的行為，使他對她的好印象變更了。

「……………」百子嚇了一跳，停了哭聲。

「百子！妳出去外邊吧！」守着緘默的郁子，臉面變成蒼白地，好像有怎麼決心，把百子推出了迴廊。

五

「庸一哥！求你聽我告訴你！」庸一沒有關心她們姐妹，又着手，郁子對他，眼光裏含着哀懇說。

「……………」但庸一對她的哀懇沒有關心，再沒有翻過身來理睬他。

「求你！庸一哥！不要管教三郎，三郎在伊東的事，你恐怕要想到意外的吧。三郎也為這個很煩悶的，他因沒有告訴過庸一哥而跑到此地來，心裏很抱歉呢！」

「……………」  
「那不是三郎不好呢！這總是我做的，請你叱責我吧！」

「……………」  
「那麼你想，我為怎麼要這樣做呢」

「庸一哥，我爲着一件事要回到東京來求教你，不過我要先和三郎商量，因此才叫他來這兒的！」

「庸一哥！你曉得三郎和百子互相戀愛着麼？」

「他們兩人的愛情是很深厚的，很純潔的，我此次回到東京來的目的就是要求你允許她們的結婚哩！」

「庸一哥！請你別生氣，允許他兩人的婚姻吧！」郁子這樣說着心切地望着庸一一付灰白沒有表情的臉面。

「郁子小姐！終於庸一閉了口，的靠得住嗎？她們兩人的婚事，祇要我能允許，就能成功嗎？是那樣的容易嗎？」

「我不願多說話，但聽着妳說得很容易，我使不舒服，想妳大概忘記了從前的事吧，我還記在心頭呢。」

「五年前，妳父親怎麼說的呢？——以前還是以前，現在還我現在，你有要錄回家的小姐的資格嗎？」

「依舊像以往的情形，郁小姐，妳還要三郎也踏我的前轍才滿足嗎？」對她拋棄了自己的女人，雖心中曾發過誓不說她一句的，但聽了郁子的話。竟把他心中的餘燼燃着了起來，不能防阻感情的奔放。

話雖不多，但語語句句都刺着郁子的心，她無聲地垂下了頭。

「郁小姐，妳說的事，我代表三郎拒絕妳，請妳回去吧！謝謝妳的好意，我來了，不能再勞煩妳了，妳們若在此地，恐怕被人家多說話，三郎誘惑百子的行爲，我定嚴重地管教他一下。」庸一最後那句話，含着辛辣的針尖。

「庸一哥！」郁子顫着肩膀，抬起頭。「不！請你不要這樣說，管教三郎的事請你不要吧！」

「別說！你太袒護他了，他是我的弟弟，帶着溜雪器說要到雪山去，反而在此地，若不是病着當打他幾個嘴巴。還把雪山的風景明信片寄來，好像果真在雪山似的騙我，這真是最羞愧的——沒有信實的人，我有這樣的弟弟，真恨透了。」庸一說末一句話時，怒視着睡着了的三郎。

「不是，庸一哥！不是那樣，實在

三郎到了雪山去的，請你不要誤解。」

「請你不要說，妳還要代他圓說來騙我，實在的說，妳們不過串同一氣來怒我罷了！」

「不！庸一兄！沒有騙你！真實三郎到了雪山去的。」

別亂說，三郎騙我的事有了證據呢，三郎寄的信是正月初一，初一不是前天嗎，然他却在此地，施行盲腸手術暴露了一切真實的情形。」

「不是！庸一哥，他真到了雪山去的，初一那天他還在雪山，今天纔到此地呢，昨天我打電報給他，他今日急急地跑到此地呢！」

「你信我的話吧！我拿證據你看，這我打給我的電報，）遵命，明天準到）這樣的電報呢。」

六

郁子拼命地爲着三郎辯解，因爲自己妹妹而使得三郎被罵是個無信實的人，她決意捨身來維護他。

「庸一眼瞧着郁子的臉，又着手沒有回答。郁子的話使他漸漸相信了，她拚命地辯解着的臉面，使庸一沒有一點懷疑的地方，她喊醒了庸一的迷夢，雪山打來的電報是真憑

實據，這才解了他的疑團，但閉塞着的心胸，終還沒有頓開。

爲何呢？

不用說，打破了他的疑團的因是郁子，印在他心中五年前的創傷還是很深重了。

「妳的話我明白了，好了！請妳回去吧！」庸一冷冷地說，跑到門邊，推開了門，推迫着她出去。

「庸一兄！」郁子抱怨似的咬着嘴唇，「你心裏到現在還不舒服者是我的不是，但我實在想補五年前的不是，爲着三郎和百子得着幸福而努力呢！反而現在——」

「過去的事情請別說吧！」庸一的態度很嚴肅，像皮鞭有力抽着她。

郁子不能回答，低垂着頭走了出去後，庸一坐下望着他弟弟的睡臉。

「請你睡到隔壁房裏去吧，那裏沒有人呢！」先前遠遠地走了出去的看護婦，又輕輕地走進來。

「不，不用！我在此看顧他，請妳去休息吧，謝謝妳！」

已經是夜晚有了兩點多鐘的時候，庸一興奮着的神經還沒安靜，他想到雪山寄來的信不是假的，他心中愛惜弟弟的心情忽然湧了起來反而覺得不能離開

他的弟弟似的。

穿上了大衣，把腳架在火盆上，望着三郎的臉。這樣一來，對三郎愛惜的心，更加濃厚了。——三郎你總不會騙人，謝謝，你救了我，弟兄只有你我兩人，一生不要相瞞吧！盲腸的手術沒有怎麼的。早一點痊癒吧——庸一像哄小孩似的，對睡着的三郎輕輕的說着。



——三郎你總不會騙我，謝謝。你救了我。

但是，庸一突然發覺着自己這種行爲，實在太反覆無常，不禁慚愧起來。

他這樣的反問着自己——你有實愛兄弟的心嗎？如果是這樣，怎麼會排斥郁子的請求呢？她不是說要補償五年前的事，使三郎和百子得着幸福嗎？而且自己不是這樣希望的嗎？但是，爲何冷酷地拒絕郁子的話呢？——

現在庸一被郁子的誠意感動了，自

己對自己的苛責像皮鞭抽一樣。——「三郎我不是了，恕我吧，我定會使你得到幸福。」

不知不覺，天却光亮起來了。庸一溜出迴廊，開了窗，吸了一口新鮮的空氣，消滅了胸中的茅塞，覺着很愉快。

七

「昨天晚上很抱歉，對你說了好多不對的話，恕我吧！求妳爲三郎和百子的事幫忙幫忙。」庸一天一高，就跑到鎌田家，對郁子叩着頭。昨天晚上說錯了話，本來這個頭實不願叩的。也很不願意求她幫忙，但是他決心爲着三郎的幸福忍受一切。

郁子馬上就答應了他。而且表明了（用我自己的身來交換也——）的決心

「謝謝妳！郁子小姐。請妳告訴三郎，使他歡喜一下吧！我還沒有對三郎說過甚麼話呢！」

庸一和郁子姐妹回到了醫院，三郎恰好醫治剛完。

「經過很好！」看護婦的臉面也歡喜了好多。

「三郎！幫助你的人有了，一定能成功的！」庸一微笑着，言外包含着許多意思。

「哥哥！對不起！謝謝你！」三郎

像小孩似的紅着雙頰。庸一眼見他和百子眼睛裏，電光似的互射出愛情，他便用眼色示意招了郁子出到外邊迴廊下

「郁小姐多謝妳，現在我心中光明得多了——但是還未得着妳雙親的承諾，恐怕這事還有點兒麻煩吧？」

「是——我也這樣想——可是！請你安心吧！我一定會有好消息給你呢！」郁子重新表示她的決意。

「求妳多多幫忙！」庸一再叩了一個頭。五年前的抱怨和痛恨已丟到大海裏去了，反而對郁子又生了新的感情，這個感情無聲無息地傳到了郁子的心中。病人剛施行手術完畢，醫院雖然還要嚴禁他和別人說話，但危險期既過的心情，支配了大家的心，病室裏反而充滿了光明的空氣。

天空也晴了，光亮的窗邊，像南方的早春，梅花已放出馥郁的香氣。

過了正午，這個光明的空氣突然變了。郁子的父親忽然由東京跑了來。

「呀！爸爸——」郁子看見他父親生着氣臉面，愁雲鎖上了心頭。

「回去！」他說。

庸一看到這樣情形，想到：「完了！」雖沒有怎麼錯處，但事實上證明着這件事有了劇烈的變動。郁子父親的心

裏，他是很明瞭的，五年前的痛苦又攪上了他的心來。

庸一爲着弟弟的事，不得不忍受着一切難堪，於是振起精神來，準備應付

「伯父！好久沒拜候了，此回因三郎病着，打攪得很，改天過來道謝！」

庸一想不要給郁子姐妹難受，而且想對三郎的事，做個說話的機會——突然間

說了這句，雖然心裏像刀一般地刺着。不必！今後請你不要到我家裏來吧！理由呢，你是應該曉得的。」

郁子的父親留下了冷酷不堪的話，帶了小姐們走了。

「三郎！」

「哥哥！」

兄弟無聲地想望着，互喊了一聲。是一種怎樣難受的侮辱呀！侮辱還可忍受，希望也被他打斷了……

庸一不曉得要怎麼安慰他弟弟，一樣的安慰有怎麼用呢？現實，怎麼會這

麼呢，弟兄二人痛苦地伏下眼睛。

八

經過了一個月。

三郎病好，回到了東京家裏，雖還不能上學校去，也可以起來看書了。

郁子和百子也沒有消息來。兄弟二人祇等候着那天郁子慌忙地給他們信裏

所說的希望——我定使我父親回心轉意，請你安心等着消息——可是這個希望也覺得有些靠不住了。

郁子既是出嫁過的人，怎能在娘家住下去呢？幾時要回到大阪去呢？當初因三郎一到伊東就起了病，三郎也沒有問她能在娘家住幾天，現在沒有信來，大概因爲沒有好消息的緣故吧！

「三郎你覺得身體怎麼樣呀？」下午天陰暗着，傍晚時就下雪了。庸一下了班，由公司裏跑回來，進了三郎的房時，便這樣問着。

「好了！」三郎聽見他哥哥說話，把洋書放下，瘦了一點兒的臉現出微笑來，畢業後就職的問題既解決，身體也恢復了，但覺着心裏還有怎麼還沒恢復的。

自那天以來，對百子的事，他沒說出一句半句話來，庸一愈覺得他弟弟可憐。

庸一和他弟弟說話中，忽然起了再到鎌田家去看一看的心思。

他自在伊東被鎌田拒絕後，於是他們就安靜地等待着郁子的消息，現在既沒有希望了，他想再到鎌田家一次或二次。

第二天，星期日。

庸一想上午郁子的父親必定在家的，於是換着出外的衣服時，忽然阿澤太太上了樓來，告訴他說：「百子小姐來了。」

「百子小姐嗎？」庸一把手中結着的領帶放下，睜大了眼睛。問

「她說要見你，還沒進來。」阿澤太太說。

下了樓梯，就看見百子紅着雙頰，站在門口，庸一回頭看了一看三郎的房間。但那邊沒有甚麼動靜。

我姐姐託我帶這封信給你——百子看見庸一睜着眼睛，愈發紅暈着臉，由懷裏拿出一封信給他。

「怎——」無意地開了信，纔覺得百子還站在門口。「啊呀，怎麼不進來呀！請！請！」把她請到了客廳，一方面看着手中的信。

竟料不到會有信，這是通知他父親允許三郎和百子結婚的信。信的末尾還寫着——我想早一點告訴你們，所以纔叫百子去——。

庸一不覺的，「喂！三郎！快點來！」大聲了一嘆下。

「……………」三郎像小孩怕父母叱責似慢吞吞地走進了會客廳。讀過了信，面上現出春光。

百子小姐！妳曉得這信的內容嗎？庸一問了一問。百子伏着頭，紅着臉，對庸一微點了點頭。

「三郎！百子小姐！恭喜！好呀！三郎應當對郁小姐。謝謝！百子小姐！你姐姐爲這個事，還住在東京嗎？」

「是的！不！」百子又輕輕地點了點頭。繼於決了心地抬起了頭，現出不能忍耐的表情，細聲地說：「我姐姐回來的時候，雖決了心不回到大阪去的。但對我的事爲交換條件，給我父親約束回到大阪去了。我今天纔曉得的。」

「哦！」「她坐早上的燕子號的火車出發了。」

「……………」庸一不能回答，啞了口，

心裏想——是這樣的嗎？

郁子的結婚生活這樣的難過嗎，真是不幸的嗎？怎麼不早一點說呢？郁子小姐！我還和五年前一樣愛妳呢！怎不——。

剛打十點，燕號火車運離東京不遠，向火車打一個電報給她吧——庸一忘

了一切地站了起來。「哥哥！怎麼樣呀？」三郎看見庸一的面，緊張起來問了一聲。

庸一看了他弟弟的臉又收回了決心——對了！現在還有三郎和百子的事呢！郁子爲着他二人的事，纔坐上那個火車的吧！好！是那樣的吧！在伊東時，她既覺悟有這個結果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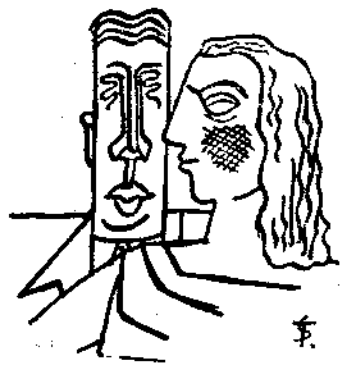
「不！沒有怎麼事。」庸一換了面容，笑着。

「不！沒有怎麼事，百子小姐！三郎！請妳們好好的過一生吧！」庸一像哥哥歡喜弟弟的成功，談話地把她們兩人的手握在一起。

(完)







書

評

## 「曾國藩之生平及事業」評

風

民國以來，鈔錄曾國藩嘉言的，常有其人，像梁啟超的會文正公嘉言鈔、蔡鐸的會胡治兵語錄、龍夢蓀的會文正公學案、魯滌平的曾國藩劉檢實錄，以及上海啓智書局出版的曾國藩名言類鈔，都是很顯明的例子。至於編纂曾國藩生平事實的，民國以來，似乎還不會有過，的確，市面上很缺少這種書籍，確是事實。在科學昌明，事事講究經濟的現代，對過去一切文化均須重新整理，重新估價的中國，要知道曾國藩的生平，還得去看清代黎庶昌編的年譜與傳記，王定安編的大事記及關齊弟子記；還得讓人去看看官樣文章的清史列傳，或朱孔彰編的中興名將傳略，這是一件多麼不經濟的事，無論從時間上或精神上着想，也不能不說是中國過去文化界的一大缺憾。

我們知道：讀一個人的文集或語錄，如果對於它的生平，不能得到一個清晰的觀念，是不會完全了解的。所以孟子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萬章篇下）我們更知道：凡會讀過曾國藩年譜或傳記的，大概沒有不感到失望的；因為年譜或傳記，有的失於冗長，有的過於簡略，很難找到一種完全滿意的。關於曾國藩的年譜，記得梁任公先生即曾表示不過不滿。他的理由是：「因為編

者只敘譜之本身的命令舉動，和清庭指揮權論旨，其餘一切，有帶敘，從不專提。」（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一〇三頁）其實豈祇年譜如是，凡是過去曾國藩的傳記，差不多都患同一的毛病。我們祇要看看王定安的大事記以及清史列傳中的曾國藩傳，便會清楚了。所以關於曾國藩的傳記，確實有重新編纂的必要。蔣星德編的曾國藩之生平及事業，其中優點是很多的，不過缺點也不能免。現在試分做兩方面來說：

（甲）材料方面：編著前人的傳記，第一步便在搜集材料。材料搜集以後，然後才談得上好好地選擇，好好地運用。本書作者所搜集的材料，據本書附錄三所說的，大概有二十種書籍；細細分析一下，可分三類：（一）是曾國藩自己的著作，如曾國藩全集（全集中亦有非曾氏所作者，當屬例外）；（二）是旁人對於曾國藩的記載和評論；如庸盦文編、庸盦筆記、崇德老人八十自訂年譜、湘軍志等。（三）是關於太平天國的著作，如太平天國革命史、太平天國外紀、太平天國野史、太平天國有趣文件等。作者編著本書，不僅僅搜集曾國藩本人的著作，還搜集旁人對曾國藩的記載和評論，以及太平天國的著作，這是很值得注意的。尤其是作者很能注意到新出的材料，像崇德老人八十自訂年譜、國聞週

報十二卷十期跋水窗春曉、胡會左平亂要旨，以及行政效率第一號會國藩的用人方法等，更給作者以很大的幫助，爲本書生色不少。事實告訴我們，材料的搜集對於材料的整理是很有關係的。本書作者因爲注意到，非太平天國的史料，所以敘述會國藩與洪楊的戰事非常清楚，因爲會國藩在文學上的影響，本人的著作及旁人對於會國藩的記載和評論，所以對於會國藩的敘述和批評，大致也能令人滿意。當然，應搜集的材料，作者並不會完全搜集，這是無庸諱言的。因爲材料搜集的不充分，遂致影響到編者的完整，這也是很容易看出來的，譬如作者的重要參考資料中，沒有稻葉昆山的清朝全史，所以祇好說：「記得有一位日本學者說起，會國藩和太平天國的戰爭，是一幕東方的宗教戰爭；」（一三八頁）而不能把這位日本學者的姓名寫出。因爲作者的案頭，不會具備着一部會文正公手書日記，所以祇好說：「他（指會國藩）記了幾十年的日記，他的日記都是用楷書寫的；」（一八八頁）而不知道會國藩的日記，大部分是用行書寫的。上面所說的，也許還無關大旨，現在說一件比較重要的事實。「會國藩是事業家，但他的文章也很好，即使他沒有事業，單有文章，也可以入文苑傳」；（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一一二頁）這是梁任公先生說的。本書作者也會說過：「會國藩是一個軍事家、政治家、倫理家、除此以外，他還是一個文學家。」（一八三頁）會國藩既然是一個文學家，對於當時以及後世的文學，自然也有相當的影響。但當作者讀到會國藩在文學上的影響，偏偏說：「在這一方面，我不能舉出若干顯明的例子。譬如說康梁維新之文，及胡適之先生的文學革命，我們當然沒有方法強迫他們和會國藩聯絡起來。我現在所能說的，只是會國藩的家書和日記。」（二一四頁）說會國藩在文

學上的影響，與胡適之的文學革命，沒有關係，這也許還有一部份人表同情；說會國藩在文學上的影響，只有家書和日記，這真不能不令人駭然了！關於會國藩在文學上的影響，只要我們看過他的文集詩集，他編的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以及黎庶昌或王先謙編的續古文辭類纂，一定不會說祇有家書和日記；現在作者竟說會國藩在文學上的影響，祇有家書和日記，那顯然是參考的材料太缺乏了，作者又說胡適之先生的文學革命，並不受會國藩的影響，其實也不盡然。關於這點，最好的答復，請看周作人先生曾經說過的一段話：

「假如說姚鼐是桐城派定鼎的黃帝，那麼會國藩可說是桐城派中興的明主。在大體上，雖則會國藩還是依據着桐城派的綱領，但他又加派了政治經濟兩類進去，而且對孔孟的觀點，對文學的觀點，也都較爲進步。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和會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二者有極大不同之點；姚鼐不以經書作文學看，所以古文辭類纂內沒有經書上的文字；會國藩則將經史文字選入經史百家雜鈔之內，已將經書當作文學看待了。所以雖則會國藩不及金聖嘆大膽，而因爲他較爲開通，對文學較多了解，桐城派的思想到他也變了模樣。其後，到吳汝綸、嚴復、林紓諸人起來，一方面介紹西洋文學，一方面介紹科學思想，於是經過會國藩放入範圍後的桐城派，慢慢便和新興的文學接近起來了。後來參加新文學運動的，如胡適之、陳獨秀、梁任公諸人，都受過他們的影響很大。所以我們可以說，今次文學運動的開端，實際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來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八七頁至八八頁）

假使作者的參考書中，有「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我相

信當他敘述會國藩在文學上的影響，一定會和現在書中所說的是另一個樣子。此外，關於會國藩的哲學思想，鍾泰在中國哲學史上，會闢專章敘述，本書却不會提到一個字；關於會國藩的批評，像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章炳麟的檢論，梁啟超的會文正公嘉言鈔、龍夢蓀的會文正公學案，都有很好的材料，作者都不會引取；至於與會國藩同時人的文集，如左文襄公全書、李文忠公全書、以及黎庶昌的拙尊園稿，李元度的天岳山館文鈔，張裕釗的濠亭文集，吳汝綸的桐城吳先生全書，對於會國藩生平，都曾有敘述，作者也不會參考；從搜集材料一方面說，作者不會達到完滿的境界，是很顯明的。

從事著述的人，搜羅材料，不妨廣博；選擇材料，應當謹嚴；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本書作者對於材料的搜集，雖然不大完備；對於材料的選擇，就既得材料而言，大體還精細，不過也有很疏忽的地方。凡是受過史學訓練的，一定知道史料有原料和次料的區別；在可能範圍內，選用史料，最好是用原料而不用次料。本書的原料，當然是會國藩本人的著作，其次始為大事記、年譜、以及其他一切人對於會國藩的記載和評論。本書作者所引用的原料是很多的，像會國藩的家書書札日記文集奏疏以及批牘雜著等；不過有時候也有着原料不用而用次料的地方，例如本書第一章第二節敘述會國藩的家世，中間引用會國藩祖父玉屏的自述，本來是會文正公全集卷四大家墓表上的，作者却放着會國藩本人的著作不用而用大事記。此外，書中引用會國藩名類鈔及會胡治兵語錄的地方，也很有幾處。嚴格地說來，過去所有的求闕齋類鈔，會文正公嘉言鈔，會文正公學案，會胡治兵語錄，以及會國藩名類鈔，其中鈔錄會國藩的話，都只可以備參

考，不能夠引用；因為鈔書的人，不但各有各的主觀見解，同時又不會把所鈔下的材料，詳細註明出處，以便查考，引用起來，是很容易發生問題的。可是作者在本書內引用旁人鈔錄會國藩的話，竟有幾處之多，（如三三頁一二六頁一五九頁均會用類鈔、一六八頁至一七一頁會王用詩錄），這也許因為一時的方便，但參考書內既有會國藩全集，何妨引用會氏的原文，而不用旁人鈔錄會氏的文章呢？至於引用的材料，並不會完全註明出處，有時雖然註明，却不甚詳細，書中常常可以發現的。據我個人的揣想，作者的重要參考資料中，雖有會國藩全集一書，似並不會看過，這從他敘述會國藩在文學上的影響，不會提到會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及十人家鈔詩，固然可證明；當他引用會國藩的詩與匪微時，註明是會國藩詩文的集更可以看出；因為在會文正公全集中，詩集和文集是分開的。不會看過會國藩全集，引用材料，自然感到困難；為解決困難計，所以有時只好應用類鈔和語錄一類書了。選擇材料，本書固然很精細，但有時也很疏忽，老其原因，似由於此。

(乙)編製方面：本書作者在搜集材料和選擇材料方面，雖然不能盡滿人意，在編製方面，却有許多值得讚美的地方。現分述如下：

(一)結構 一本書的好壞，固然與材料有關，但是與全書的結構，也很有關係，本書的結構，大體是很好的。全書共分上下兩編，每編包含六章，每章又分幾個小節目。我們不必看書中的內容，只看它的目錄，便可以知道作者很能把握問題的中心，引起讀者的興趣。舉個例說吧，本書第二章京官生活，敘述會國藩做京官的情況，一共分四節：(一)刻苦自勵(二)留心時務(三)觀察人才，(四)鯁直敢言；這時於會國藩的京官生活，是很能夠得其要領的。再加第九

章談到會國藩的行政方法，一共分七節：（一）作育人才，（二）整飭吏治，（三）清理財政，（四）講立法度，（五）振興教育，（六）救濟民生，（七）厲行建設；也是很能夠概括會國藩的行政方法，給讀者一個滿足的印象的。其他各章，大致也差不多，都能夠把會國藩的生平及事業提其要，鉤其玄。「題標清醒」，這四個字，作者誠可當之而無愧色。這當然由於作者善於運用科學方法中分析法的緣故。至於把全書綜合起來，加以觀察，上編按時代先後，敘述會國藩生平，下編用性質區別，編著會國藩的事業；（生平與事業，當然是不可分的，這裏只是爲行文的便利而已。）也很合乎現代的傳記體。個人所稍感不足的，便是下編談到會國藩的偉大人格而忘却了他的根本思想，談到會國藩振興教育，而忽略了的教育理論。此外，談到會國藩的文學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創作方面，材料似乎還欠充實。如果作者能注意到這幾點，那就最好沒有的了。

（二）文字 本書敘事，確有幾個伏點，例如簡潔，生動，有變化，有次序等。關於簡潔一項，我們可以拿作者敘述會國藩與洪楊戰爭那幾章來說明。關於會國藩與洪楊的戰事，黎庶昌編的年譜，以及王定安編的大事記，都用去不少的筆墨，差不多要佔全書四分之三。（在年譜中佔九卷，約十餘萬字；在大事記中佔三卷，約三四萬字，但是我們看起來，還是不大清楚。而且很費勁，因爲年譜與大事記上所載疏論旨太多，加以太平天國的史料當時不易找到，即或找到，也因清廷禁止，不敢記載，所以要從年譜及大事記上了解會國藩與太平天國的戰爭，很感困難。事書作者因爲所生時代較晚，能得到太平天國的重要史料，同時又因時值民國，毫無顧忌，所以敘述會國藩與太平天國的戰爭，比較容

易。但在本書中只佔三章，約合全書四分之一（大約有二三萬字）竟能把會國藩與太平天國的戰事，敘述得很清楚，假使文章不簡潔，何能如是？至於文字生動的地方，像：「這一年他的考運大佳，且看下面的一段記載」：（二三頁）「他用非常非常的毅力去寫日記」，直到他病沒的前一天，他的日記冊上還遺留着新鮮的筆跡」。（三四頁）以及「布置粗定，而清軍水陸俱進，像暴風雨般的來到」，（四七頁）便是很顯明的例證。敘事文章，固然忌板滯，同時也忌單調。關於這一點，作者也很能注意到；如以引語爲例，作者有時用順敘法，有時用倒敘法，有時把要引用的話，聯絡鑄鑄，嵌入自己的文章裏，使旁人看了，不感厭倦，便是敘事饒有變化的實例。至於敘事次序，有條不紊，如網在綱，完全由標題清醒的緣故；因爲行文如能提綱挈領，次序自然不致混亂了！從文字一方面而言，確實很少破綻，但也有很疏忽的地方。例如本書一八四頁上說：「倘若把咸豐三年到同治三年這十二年撲滅太平天國的軍事時期，作爲會國藩一生的根本事業，那麼，他在北京的六年京官生活，是他根本事業的預備時期」。在本書第二章上明明說會國藩的京官生活，自一八四〇年起至一八五一年止，怎麼只有六年的京官生活？這是文字失於檢點的處所。又本書一八二頁說：「中國人有一句古話，叫做『天將授大任於是人也，則必勞其筋骨，磨其志氣……』」所引用的話，明明是孟子所說的：「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篇下）把孟子的話都引用錯了，這不能不說是作者在文字方面過於忽略的表現。此外，據我個人的意見，作者用「的」字，有時還有翻譯文言文的痕跡，談起來很生硬，反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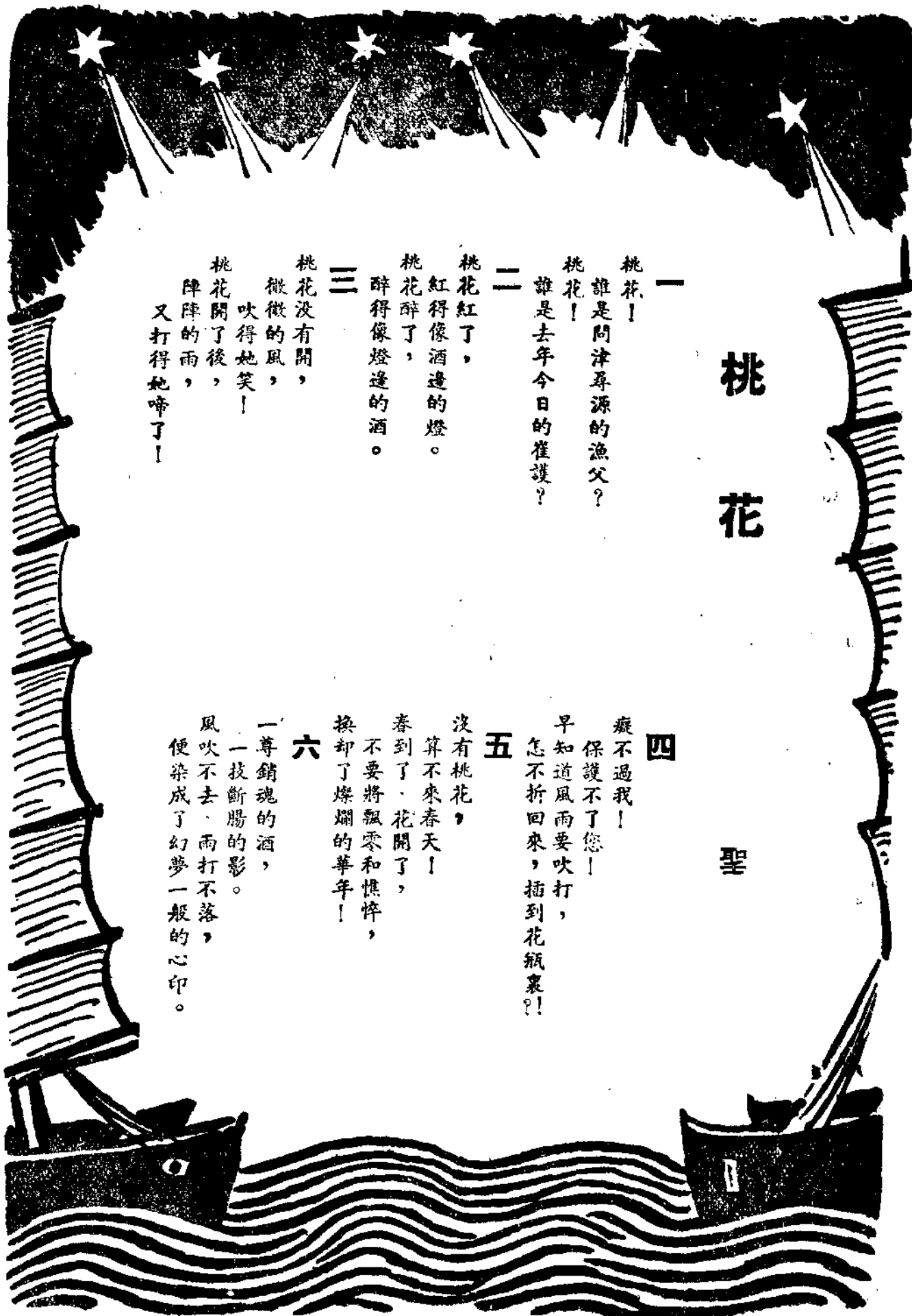
去掉爲妙，例如：「湘軍將領」的「能忍苦負重，一半固是天性，一半實在是會國藩馭將得法，有以致之。」（一六三頁）

（三）評判 本書雖然偏重事實的敘述，但有時也有議論和評判。通觀全書，所以評判，大致還不失於公允，還是書中一個很好的處所。例如一般人對於會國藩的評判，往往有時代錯誤的毛病，作者即會加以駁斥：「近代人討論會國藩的生平事業，以爲莽滿清異族賣氣力，摧滅漢族的太平天國，這種人是不足齒的。從民族意識的觀點上，這話當然無可非議，但我們切不可忘記歷史的時代性，和他的家世所造成的必然的思想。」（五頁）從時代思潮和家庭環境去解釋會國藩所以缺乏民族思想的原因，議論是很正確的。至於談到會國藩所以成功的原因，作者在敘言裏，雖然偏重個人本位：例如他說：「我們縱觀會國藩的一生，從道光晚年他在北京做「京官」起，便觀察人才，留心時務，後來咸豐初年，會氏照「在籍侍郎」掌管軍務，講究「拙誠」，刻苦自勵，一時湘軍中人才輩出，形成一種新興的勢力，晚年做了總督，對於自己的操守，和刻苦的生活，仍不肯稍稍放鬆，這種堅的精神，便是他一生，成功的原因」。（六頁）但同時又說：「我們看察會氏事業的成功，雖然是基於天生過人的才力，但也是艱難困苦的環境，造成他的事業。」（五頁）可見編者對於社會的影響，也不會忽略。這種評判，也是很公平的。至於編者最推崇會國藩的地方，編者也明白地提出，如說「會國藩一生最值得我們欽佩和效法的地方，與其說在事業方面，無甯說在人格方面。」（一一五頁）又說：「我們說起會國藩的爲人，無非推評他的講禮義，和廉恥，但是他一生最過人的地方，實在是他的「躬身實行」的一點。禮

義廉恥的大道理，是任何人都會的，會講不算稀奇，而能躬身實行，先從自己做起，這才難能可貴，對人家滿口禮義廉恥，而自己所做的都不合禮義廉恥，這種人只能引起旁人的反感，決不會感動人家。」這種崇尚實踐的態度，固然很能夠得到現代一般人們的同情，同時也確是會國藩所以成功的一大要素。編者有見於此，特爲提出，資人警惕誠屬難能可貴，就評判一方面而言，個人所感美中不足的，除文學的影響一項，前已述及外，便是編者在振興教育那一節裏，只說會代舉行鄉試，施道幼童留學，并引用梁啟超在政變原因客難中對於會李的批評，以爲會代只注意西學，而忽略了德育和政治科學。會氏派人留學，誠然注意到船堅礮利的學問，但他總督直隸時，會作幼學篇以示直隸士子，很能注意到德育和政治科學，編者忽略了這一點，使讀者對於會國藩振興教育的動向，不能得到一個整個的認識，殊爲惋惜。

平心而論，本書的缺點不能盡蓋它的優點。比較最成功的地方，還是編者敘述會國藩的偉大人格和軍政生活。這似乎與編者，編書的動機有關。編者在本書敘言裏說，「因爲共匪的騷擾，和國民道德的低落，最近的風氣似乎改變了。被遺忘的會國藩，最近又似乎慢慢引國人的注意了。但在中國著作和出版書俱告貧乏的今日，除掉一些歷史上遺下來的清朝的官書外，簡直找不出一部比較新一點的敘述會國藩的書籍，因此作者才決意用現代的目光和系統的方法，把會國藩的一生事業，編輯成書，這便是作者寫這部「會國藩之生平及事業」的動機。」作者寫書的最後動機，既然「因爲共匪的騷擾，和國民道德的低落」無怪乎特別注意到會國藩的偉大人格，軍政和學者的生活了。

民國以來，「用現代目光和系統的方法，把會國藩一生事業，編輯成書」，本書確是破天荒第一部。（本書以前，原有胡哲敷君所著「會國藩的治學方法一書」將會氏治學治事各方面加以敘述，但體例與本書稍有不同，合當別論）雖然不能盡滿人意，究竟還有相當的價值。據我個人的經驗，爲節省精神和時間起見，要想知道會國藩的生平事業，與其看清人所著的年譜，或傳記，那就不如看這一本書的了。



# 桃花

聖

桃花！

誰是問津尋源的漁父？

桃花！

誰是去年今日的崔護？

二

桃花紅了，

紅得像酒邊的燈。

桃花醉了，

醉得像燈邊的酒。

三

桃花沒有開，

微微的風，

吹得她笑！

桃花開了後，

陣陣的雨，

又打得她啼了！

四

癡不過我！

保護不了您！

早知道風雨要吹打，

怎不折回來，插到花瓶裏？！

五

沒有桃花，

算不來春天！

春到了，花開了，

不要將飄零和憔悴，

換却了燦爛的華年！

六

一尊銷魂的酒，

一技斷腸的影。

風吹不去，雨打不落，

便染成了幻夢一般的心印。



這一期，我們爲了種種關係，把出版期延遲了一月，這是先要向讀者道歉的。

張江裁君的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由汪先生親自作序，這序提先發表。（實錄另印單行本）不但在文藝上有重大價值，在革命史上和名人傳記上都佔了重要的一頁。

今文選五篇，其他一篇，或記園林，或談書畫，或評詩詞，有各種回味。

地學簡明，是汪志伊先生的未刊稿。闡幽發潛，傳

佈出來，功德無量。

張君收藏名家年譜百餘種，這一次爲陳可園撰年譜，集各種體裁的長處，美備得很。

耐充詞人對於詞曲，很有研究，所撰宮調譜字解釋，一目瞭然。

懷希先生東坡龍馬硯考，可與前期一篇龍馬硯記同讀。

京市名勝古蹟調查，頗能扼要，下期可以刊完。

遊記三篇，都可以作臥遊。

采風新錄，搜集大名家近作，較前更爲充實。

庚子西狩紀事詞，可當史料看。

上已稷集詩，後到的不

及登出，下期再續刊。

後紫霞翁的脂井殘紅錄，弔古跡，出新意，筆致曼妙。

惺惺君的讀書隨筆，是讀書有心得之作。

演肇君和拜袁堂主人都喜歡研究風土之學，作品別具風格。

馬午君的談佛像，在藝術上很有見地，他的漫畫汗水閉情，筆調輕鬆可喜。

徒子君談鄭燮，將板橋整個的活活地舉出來。

曹見微君的「狗」，寫得有趣味極了。

依衣君的給寶珍書信，是一篇純潔的上乘文字，其筆路有像一首好的白話詩。

淳君的蠻子營的故事，

是成熟的創作。國政君的悲

歡的分界線，好像現身說法。育若的咖啡館的一夕，有情人讀之，亦覺惘然。

報告文學是應時妙品。談戲劇的二篇，一中一西，風味不同。

譯著二篇，內容完美，是東洋文藝的結晶。

「會國藩生平及事業」書評，說得原原本本，言之有物。

此外友邦名畫家高澤圭一的人體習作，及各種雕刻書畫等插圖，都是不可多得的純藝術品。

現在我們所存的佳稿很多，因篇幅關係，只得留待下期發表。讀者如有佳作見投，仍屬萬分歡迎。



## 徵稿簡約

- 一、本刊歡迎投稿。
- 二、來稿以未曾發表者為限。
- 三、文言白話體裁不拘。
- 四、來稿須用文格紙。直行繕寫清潔。並加圈點。
- 五、稿紙不得兩面寫字。
- 六、署名聽作者自便。但須註明姓名及詳細住址並加蓋圖章。
- 七、稿酬每千字自二元至十元。
- 八、來稿逕寄本會編輯部。(南京中山北路五五號本會月刊編輯部)
- 九、來稿例不退回。事前聲明並附足郵票者。不在此限。
- 十、來稿得酌加刪改。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十一、譯稿請附原文。以資審核。
- 十二、書畫碑版金石照片。及各種藝術品。可用者。攝影後仍將原件送還。漫畫亦需要。報酬另定之。

### 廣告價目

附註	普通	底封面		地位			
		裏封面及目錄前	一	墨色	全	半	四分之一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價目面議廣告如用各式鉛字，均可指定，如另用洋版銅版木刻等，須由刊登人自備。	一	一	二	一	全	半	四分之一
	一套	一套	一套	一套	面	面	面
	一〇〇元	一六〇元	二五〇元	二〇〇元	面	面	面
	六〇元	九〇元	一五〇元	一二〇元	面	面	面
	四〇元	五〇元	九〇元	七〇元			

## 國藝月刊

第一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廿五日發行

每月廿五日出版

定價國幣二角五分

**編輯者** 中國文藝協會編輯委員會  
 南京中山北路五五號  
**發行者** 中國文藝協會  
 電話：二二八五〇號  
**總分銷處** 中華聯合通訊社販賣本部  
 上海虬江路九七二號  
 電話：〇二二七九四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  
**印刷者** 中文仿宋印書館  
 南京珠江路一五六號

### 定價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零售	一冊	二角五分	三分	一角	二角五分
預定每卷	六冊	一元四角	在內	六角二分	一元八角
預定全年	十二冊	二元七角	在內	一元三角	三元五角

每月一冊 廿五日出版 每卷六冊全年十二冊

本刊每年有一二次特別增刊預定讀者另有優待





爲近代彫刻家所重視之



非洲黑人藝術



許疑會金華雙龍洞詩石刻拓片

六十十年奇古到山腹今年古洞天自肯耀圓珠我未窺雙龍肖物嘆天酷  
初地生扶聖仙衣壯冠教公並具首尾隱見小雲族左側聲淅淅一竇湧  
真洞不流揚炬一盞烟控控接微微絲傾危片石堅應落懸乳簇又觀鱗之而  
張派奮馳逐暗瀑仍流如細點時參無尋源仗扶掖試步屢蹉跎鑽字又  
一境萬象愈森肅孤自門如獅使翅展雄始化人四五軀離立各昭穆鼓鐘  
可考擊竦簾誰雕一榻題即空間墨尚自靛諦觀署萬曆名姓喜捫讀  
溪豎字模胡光短難編燭厚然見隙選幸免值蛇蝮人言朝真幽或說玉壺  
曲我如膏異味貝母此已一受松風吹歸與設設公筆簾

質園先生吟  
洞中四壁字乃萬曆辛酉年四月初五日一郭有本題墨色如新

丙子初春吳竹軒承夫士子搢手眼集別園  
同請見貽不致自秘私壽百取世共賞  
長清吳竹軒詩名天下始於格致高古之情錄之休及行問于子初春后餘與曹晴陶三兄之介蒙書雙龍  
民國九年正月二十一日質園記於佳矣梅

十園主人藏